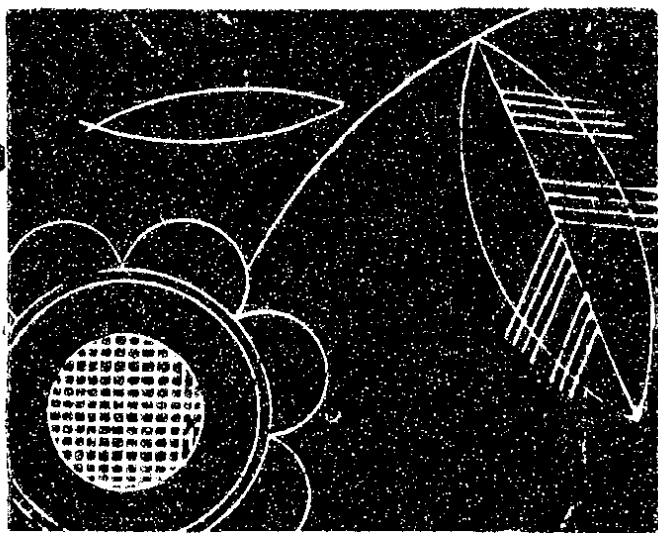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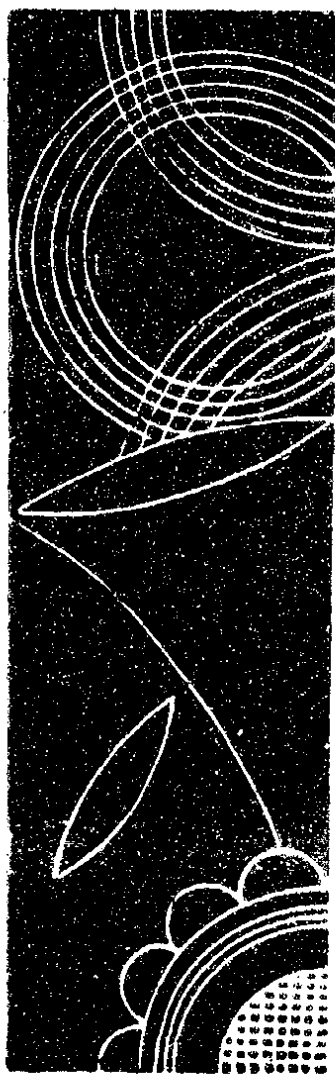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風朔

集俗京



司徒著



行刊店書風朔

司徒著

京俗集

朔風書店刊行

序

讓我先講到這本「京俗集」所以降生的緣由——

我生長在古城，相信誰也愛好北地的「方言文學」的。可是在北方文壇上，「方言文學」像孩兒一樣尚未啓蒙；雖有許多小說家，或是文藝工作者們，口口聲聲的隨時想揭開這幕幔，但往往在寫作的中途知難而折回，不能實現這理想，因此，致力於這一傾向寫作的人們，還是鮮見的。青年作家司徒君，幾年來提倡方言文學不遺餘力，畢竟獲得了不少讀者的賞識，這集子，便是他最獲成功的代表作。文章要求其通俗，這是「方言文學」寫作的原則。但越是通俗，越不容易着手寫來，司徒君用他動人的筆法，寫出輕鬆的文章，趣味和談諧，尖銳和刺激，每篇有每篇不同的寫作技巧，叫人讀後，禁不住掀起無限的敬頌。

太像一幅幅卡通了。雖是文字，但十足具有漫畫型的作風，在這裏，都用通俗的「京語」所寫成。這集子不單是送給舊京人士的一份禮品，凡屬愛好「北方話」的人們，誰也期待着的。

我很興奮爲「京俗集」作序。我覺得司徒君從北方各個社會階層裏找題材，是相當成功的，這裏有農民的悲哀，學生的苦悶，少女的煩惱，和有閒階級們攔了大腿過活的寫照，五花八門，什麼名堂都有，經他技巧地寫下來，有些刻劃和描寫，我敢担保比什麼大作家們的東西也強的多！

程白戈，序於上海。

一九四一，七，一四，

目次

病後	一
熱風	二二
不明白	四二
溪邊	七一
人物	八八
妹妹	一〇三
三人行	一三二
心與物	一四五
隱創	一六一
婚前	一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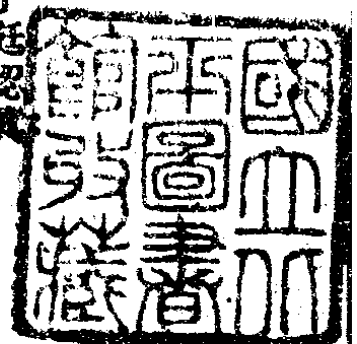
病後

是誰這末說過來着：人吃五穀雜糧，沒有不害病的。等因奉此，我就病了；而且病得還似乎挺認真。

呀，胳膊的都沒一點勁兒，直覺得身子起裏邊往外發燒，嗓子乾得像含着個七月的太陽，神經迷迷糊糊地，像沈落在大霧裏，撲朔迷離，摸不着什末頭緒——一句話：非常地不自在！

可是也有清醒的時候，若不，我怎末知道有一堆人，都怪不景氣地站在我的床邊瞧着我呢。而且我又知道他們都是誰：媽、舅舅、大哥，都瞪着歇斯得里的眼睛望着我。我知道：他們爲了看護我，都熬了夜。這幾張各有春秋的臉上最顯得不太平的是媽，皺紋的臉頰上永遠掛着不輕易見着的淚水；其次是舅舅，又那末抖擻着幾根蒼白鬍子的嘴唇——這是他每逢遇到什末沒辦法的事情時總有的神氣，是要說話而不知怎末總是說不出來的驚扭勁兒——我知道：我病得不輕。

我對媽笑了笑；我不忍這位已經失了丈夫跟兒子的老太太，爲了她最痛愛的小兒子的病而担驚受怕，雖然我已不小，二十多了。



「怎末樣？」鎮定的還是大哥，他給我端了一杯白開水來，一邊瞞怨誰曾經大驚小怪過似地對着媽說：「醒過來了吧？我說讓他睡一會兒就會醒，你們不信末真！」

「也總是菩薩在那兒保佑！」媽鄭重的說着，一邊拍了拍膝蓋上的塵土，——我知道剛才她又去跪禱過她的菩薩保佑我的健康了。這個老太太！

「你好了吧，孩子！菩薩會保佑你的！」她一隻乾巴的手摸到我的腦蓋上：「瘦了！還是這末燙人呀！——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這末唸叨有什末用，真！」大哥一句話就把媽說得直木楞怔：「醒了並不就是病好了，病若好得這末快人家開醫院的吃什末！」

「我最不喜歡聽『醫院』這兩個字！」媽向來是瞧不起醫院的，我知道瞧不起醫院的理由，是醫院都有點兒外洋化，而她供奉的菩薩是中國的，外國人不懂菩薩，而不懂菩薩的大慈大悲，就會治病，她這一輩子是信不過的，還有病人一進醫院，就是不吉之兆，治病總得取個吉利，可是醫院裏由院長到護士，儘是些穿孝的，一色兒白病了再遇着穿孝的，那還能有好兒，才怪呢！由於瞧不起，也就最不喜歡聽到『醫院』兩個字，若想病好。

「不管怎說吧，也得禱告菩薩保佑！」

「你結了吧！」大哥似乎要蹦起來，又氣上了。大哥向來是這末急性子；根據已往的經驗，我知道他主張的道兒並不是不通，而只因為他這種急性子打了前鋒，就往往落了個不能通；別人因為厭惡他的急躁，而抹殺了他的主張。三年來丟了兩處職業，都是由於人家不諒解他這種急性子。這個，他自己也知道；可是一急起來，他又不知道了。人家越不諒解，他越暴躁，越暴躁，就越起急。急躁起來，什末話也說得出，不管話的分量輕重。嫂子去了，宣言永遠住在娘家的好，也就爲了他這分兒脾氣。

「又是禱告你的菩薩！」失業期中鬱積下來的煩悶，使得他更容易發脾氣了，一點兒不如意，就是他發脾氣的頂大的導火線。他又對媽發作起來了，腦門子上的血管漲得像蜿蜒的蚯蚓。「提過你幾回，你都忘了：十年前，爸爸的肺病，叫你禱告你的菩薩禱告死了；五年前，二弟的虎列拉，也叫你禱告菩薩，禱告死了！只要叫你遇到病人，就一死兒不准找醫院，而求你的菩薩！菩薩有什末用？還能死人！你是個媽，我不能說別的，簡直越老越糊塗，現在三弟病得這樣，你又耍……真你是個媽，我不能說別的……」

「你不能說別的，可說了這一套！我大半輩子了，還總得叫你個作兒子的管着！」媽又流着她那

有限的眼淚了，整個的身子都跟舅舅的那兩片嘴唇一樣地抖擻起來了。我知道：媽現在是動了很大的氣，像她那種老年人的自尊心，是經受不起晚輩兒這末奚落的。她瞪着歇斯得理的淚眼，接着說道：『你爸爸你二弟——呸，那兩個死鬼！——他們死，是命短，可不瓜連着菩薩什末事！菩薩能保佑人消災、消病，可不能攔住了人的命！人的命短，命長，是天定，該多暫死，誰也管不了，除了閻王爺！大慈大悲的菩薩可不是閻王啊！她老人家只能保佑人消災消病，怎末，我禱告還禱告出錯兒了？病人都是我的人，我不着急禱告，誰着急？誰禱告？你瞧不起我，是你不孝，也沒什末；可是你萬不能瞧不起菩薩——留心菩薩降你的災！——哦，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老人家可別見怪，別降他的災，他也是我的兒子！菩薩保佑我的孩子都是平平安安的！——現在，若不看你三弟有病，我還得去禱告菩薩，我真要好好地教訓教訓你，別在我眼前衝撞了菩薩，給我滾！』

『不能！不能再把三弟也送給你的菩薩！我主張定了：三弟得上醫院！』

『我瞧誰敢去找那個死兆兒！有菩薩，不能……』

我真不該病；若不，媽跟大哥現在絕不能這末吵吵鬧鬧的。我要爬起來勸解勸解，可是我起不來，也說不出聲音來。我皺了皺眉，對他們搖了搖沒勁兒了的手。

我瞧了瞧舅舅。

舅舅的那幾根還白了的鬍子點綴着的嘴唇，現在是越發地抖擻起來了，像受了邪勁兒不起一處來的風。我知道：這是他越發地要表示意見，而越發地吐不出口來的那種鬱扭勁兒。我感激，也厭惡，我替他着急。

媽跟大哥不服氣地洗靜在僵勁兒裏了，舅舅這才似乎運好了氣，捉住了接碴兒的機會。他隻手把頭上的瓜皮帽子往腦勺上一推，手指就漫無頭緒地捉弄着他馬褂上的鈕釦兒——這是他未曾開言先有的姿式。另一隻手伸出來，一下一下地往下按着屋子裏進不來陽光的空氣。

「別，別，別吵了！」他說話，總是這末結結巴巴地消費着工夫，半輩子了，都是「辦，辦，辦正事要，要，要緊……」

「這不是說的正事末？」媽按了碴兒。

「正事得上醫院。」大哥跟了一板兒。

舅舅趕快上前一把就堵住了媽的嘴，讓媽的話——

「別，別說，別再再說了！聽聽我的。」舅舅是真着急。結巴一句，紅了的眼睛跟着睜一下。誰都知道。

他這種「急急風」的習慣。

「我，我，我都明白……」他都明白。據他說出他都明白的是：在現在這個年頭兒，指望著菩薩給治病，已經是不靈了；因為已經有人說這是迷信，菩薩是最不喜歡有人說這是迷信的，可是已經有人嚷嚷了，所以就不像早先年那末靈了；早先年，他沒聽着過有人敢說迷信。現在的年頭兒變了，也得隨和着點兒。可是也不能叫病人進醫院，不進醫院，並不是因為那裏邊盡是穿孝的，見了不吉——可也不是吉；是不吉，不過把眼一閉，不往這種不吉上想，就沖過去了。他不主張進醫院是另有理由：認為醫院野蠻，就說打針吧，往往還得用皮管子把病人的胳膊給細起來，再不就往往要開刀剖肚子的；誰犯那末大的罪過來着！這且不提，醫院是外國人發明的，治外國人的病，可以給中國人治病，那至少好跟不好得兩說着了。結論：我得請中國原有傳統的大夫，因為我是中國人。而中國大夫只有號脈，提筆像作文章似地開藥方，文明！怎末也不能拿皮管子把病人細起來用針扎，開刀！

「也不能請舊醫，他們的醫識不科學……」大哥是主張到醫院去定了的。

「科，科，科學……」科學值幾個子兒一斤？舅舅哼了一鼻子。科學，他不懂；他懂得的是科舉，科舉能中秀才！不信外祖父就是個秀才……科舉，這年頭兒不行了，他嘆了口氣；因為起小兒批命，他就有

作舉人老爺的命，可是在他正預備着第二年進科場，就他媽的廢了！年頭兒變了，也——他，他，他媽的變，變了我的的命！」

媽的神氣原是挺堅決，不管你們怎麼亂出主意吧，她也一定要施老方子，還得禱告菩薩給我去病消災。雖然經過舅舅對菩薩治病下了一套褒貶，倒叫她有一半兒相信，可是也有一半兒懷疑。不過舅舅也不主張我到醫院，這倒很叫她引為同道，雖然她也不主張請舊醫；舊醫不是不可請，而是既有菩薩，至少也用不着現在就請；大夫還是菩薩保佑的呢，若不他能治好了病，媽所以也反對請舊醫的，跟大哥的反對有點不同：大哥是信不着，媽是信，可是以為多此一舉，家裏有菩薩不是媽還能陪着舅舅的話點下子腦袋的，也是不懂什末就科學，而且對於舅舅之嘆息自己竟被年頭兒變掉了舉人老爺的命，也很同情。由於情感的作用，媽到底退了一步：同意請舊醫——多此一舉就多此一舉吧，橫豎是為了她最喜歡的小兒子。而且也礙不了她禱告菩薩，雙管齊下，我的病還能好得快些呢！

可是大哥始終固執地維持着他的科學信仰：我總得上醫院，他兩隻手橫擋着門框子：

「不找舊醫！」

「你瞧這孩子！」媽似乎氣得沒有精神掙扎了，歇斯得里的淚眼憤怒地望着舅舅。

舅舅好像除了抖擻着嘴唇跟映眼睛，再沒有別的法。他乾黃的臉兒也紅了，再往腦勺上推了
一下瓜皮帽子，腦門子上繃起來的血管比大哥的還要老練認真。

「你，你……」下文似乎要「稿件擁擠，暫停一期」呢，這種尷尬的神氣兒！
我厭惡可笑可憐他，雖然應該感激他。我對他點了點頭——對大哥搖了搖手。

「你也信舊醫末？」大哥問我。

從來我還沒有像這回病得這末瀉氣；已往，也倒是有過小毛病，可是並不認真！我一挺，就挺過去
了；充其量，活動活動，或是多睡一會兒也就算了。對於醫生，不管是中的、西的，我還沒正式領教過呢，所
以說：我信哪個也成，不信哪個也成。我對大哥點了一下頭，給他個失望，為的是少叫舅舅費話。

可是舅舅還有的說呢：

「請王，王，王大夫吧，王，王大夫是我，我的朋友。他的醫道最，最好！我，我都是求，求他……」

……

我閉上了眼睛，我願意眼睛也能兼理着聽覺。

王大夫是怎末個中醫，我們沒見着過，沒領略過，不知道；可是常常被稱讚在舅舅的幾根蒼白鬚

子的嘴裏，我們聽着過。我們也知道：三年了，舅舅都是天天吃着王大夫給他配的戒烟藥，一天吃三回。起先倒是說：只要一個月，藥烟就可完全戒除；可是到現在，三年了，舅舅不單烟癮未斷，還增加了吸量，而且又添上了藥癮！一天三回，不抽烟不成，不吃藥不成；抽烟不吃藥還不成，吃藥不抽烟更不成，天天如此。所以舅舅永遠忘不了王大夫。可是也許舅舅說的對吧：『這，這不怨王，王大夫的藥，不好，是怨我，我自己願，願意這，這末着。王，王大夫的藥，真好，有的時候比烟，烟勁兒還，還足！』

我再從撲朔迷離的精神裏醒過來，六月黃昏的陽光已經殘照着窗外的夾竹桃花兒了，疏散的花葉，淡黃裏透着殘紅。

屋裏不見了大哥，媽跟舅舅都歇斯得里地望着我呢。在舅舅的身邊——

『王大夫來了！舅舅給我介紹着。』

王大夫的長像跟舅舅正成個反比：舅舅站在他身邊越發顯得高、瘦、老；而王大夫却是那末短促，那末胖！像個底兒朝上的特大號的缸。上邊頂着一個籃球那末圓大的腦袋；耳朵、鼻子、嘴跟眼睛，都是頭號兒的，掛着挺少有三五六歲的笑意，打扮倒是跟舅舅的一樣：黑馬褂、灰長衫，可是比舅舅的乾淨、肥；胖腦袋上的瓜皮帽子真像一半兒不小的西瓜皮。肥大的嘴脣兒啣着半截『小粉包』烟捲兒，

非常地不相襯！

媽說，也真巧：王大夫剛剛進來一步，我就醒了。這「巧」裏邊「巧」出個道理來：我的病好得快，菩薩保佑。

王大夫的醫道大概不含糊：人家剛剛進來一步，離着我有半丈多遠，並沒有端量我一眼，就知道我的病狀了。——兩個像半截香腸的胖指頭夾下胖嘴角兒上的半截烟捲兒，收斂了籃球上的笑意，而顯出非常地認真、驚疑、憂慮地對着媽跟舅舅說：

「病人的病可真不輕！我說出來，也顧不了你們害怕，這種病太厲害了，簡直能難倒了多少大夫！」我們不知道——可是他也並沒說出來我這是什末病。「這種病，」他接着說：「簡直就是要命的病！我行醫三十年了，這還是才遇到第二個。第一個比他的還輕點兒呢，我倒是給治好了，可是又犯了，就不治了。這種病——我聽你們說已經病了三天了，爲什末不早請大夫？這種病，太叫大夫沒辦法，唔，在我來以前，還請過大夫末——拿來，我瞧瞧他的方子……」

「沒有，沒有請別的大夫，——我倒是不斷時候給他禱告觀世音菩薩來着……」媽顫着的聲音，充分透露着她的不安。

她跟舅舅的臉兒都頓時不自然地蒼白了，連同舅舅的嘴唇，兩個人的身子都是抖抖擻擻地。

「笑話，笑話！禱告菩薩，有什末用？——迷信！」王大夫倒是不崇拜偶像的，「那要是押個花會，買個彩票什末的，禱告菩薩，財神的，還倒有用心誠，神仙自然幫你的忙！」王大夫敢情還有這末兩手兒，差一點兒我就把他捉摸錯了！「治病禱告菩薩，哪兒成，菩薩又不是大夫，還得請大夫啊，老太太！」

抽了幾口烟捲兒，半截兒「小粉包」還剩個蒂把，兩個指頭把火頭兒搓滅，就把它裝進衣袋裏。他接着說：

「沒請別的大夫麼？還好，——若不現在的「蒙古大夫」太多了，請了也說不定就叫哪個冤着騙了錢，耽誤病！——可是這病人的病，也總叫你們耽誤了；爲什末不早請大夫？我若早來兩天，還有救；現在可是晚了！這病，是一百個也難救好一個的，可是還許不要緊！我可是不把話說在前頭：這種病，是非常地危險，除了我，別人可是定要感到棘手！我現在來了，不能不管，這末說吧：就碰碰大伙兒的運氣好了！——耽誤了不是？可是我要治得好，大伙兒都有面子；若是，若是萬一——可是有我，也不至於……可是脈禮可不能照平常的價兒算啊！老太太……」

我知道這個傢伙賣弄的關子了：先把病狀說得非常的嚴重，——其實也許並不嚴重，可不能不

這末說着；那末治好了呢，是他的醫道高明，得多給點兒謝禮；治不好，也不是他的過錯，本來病勢就難治不是？『大夫是治病，不治命』——這個傢伙成，有點兒江湖！可是我想罵他一頓，甚至揍他幾巴掌；我又叫不出聲，爬不起來！我一百二十分地不該病！

『那好說，』媽的眼淚流到嘴裏去：『大夫您多費神吧！我只有這個小兒子孝順，可別——哦，菩薩保佑大夫，到底他是什末病呢……』

『什末病，得先把脈！』王大夫挽了挽袖子，伸出一隻白中透紅的胖胳膊就奔到我這兒來。來勢汹汹，好像他已經知道了我正跟他鬻扭着，而要跑過來先揍我呢！

爲了給媽媽跟舅舅一些安慰，我挺不耐煩地伸出左手來，放在枕頭上，叫這個傢伙的胖手指怪有勁兒地壓着。

王大夫對於把脈，似乎挺認真：老半天也沒有換手，也沒有作聲。我瞧了一下籃球：兩個胖眼閉着呢，怪有工夫！

媽跟舅舅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地，大氣不喘，在一邊兒抖擻着身子。

屋裏的空氣古廟似的森嚴靜悄。我聽得掛鐘『鏗鏘』地響了七下，以後我就什末也不知道了。

精神再從迷糊中明白過來的時候，掛鐘又「鏗鏘」地響了八下。睜開眼來，有的！這個胖傢伙居然像個泥像似地，還在用手壓着我的左手腕兒呢！在鐘響後的靜悄中，我聽得了他的鼻子窩裏直呼嚕呢，敢情他是少「教」（覺）。

我再瞧瞧媽跟舅舅，兩雙歇斯得里的眼神，仍然都在寂寞中透着那種委屈！

這一切，我若瞧着順眼，就是個孫子！我再閉上了眼睛。

漸漸地，我又不知道什末了。我起了空，好像是……

我再知道什末的時候，已經發見我的環境大變了：屋子已經不是我的白紙兒糊得久遠而透黃了的屋子，而是新粉的白牆、白頂棚的另一間。睡的也不是我的綠色的木架板屨床，而是一張白色的鐵的，懸透透。蓋在身上的白被單，跟地上改變了位置的桌子、椅子什末的，統統都不是我日常應用的。床邊牆上掛着的一個鏡框子，也不是鑲着月光曲作者的遺像，而是一份什末醫院的規章。抽了口氣，醫院裏常有的一種藥味襲進了鼻孔。那個胖傢伙，跟媽，舅舅，都不見了。

「覺得怎末樣？」只有大哥站在床前問着我。

我試探着自己的病狀，居然覺得腿呀胳膊的都輕鬆了一些了，嗓子也不像幾個鐘頭以前那末

乾咽得荒，我覺得我已經可以出聲了。我對大哥點了點頭：

「你送我到醫院來的？」我試驗着恢復自己的聲音。

「嗯，別說話了，醫生叫你靜養。我們來了剛有半個鐘頭，醫生已經給你打了兩針，灌了點兒藥——你不知道未？你睡得很好，醫生說，有兩天，你就可以出院。那個胖東西叫我給轟走了……這屋子據說是院裏的小會客室，臨時騰出給你作了病房的，——病人太多，原有的病房都滿了。——他媽的一地烟頭，瓜子兒皮！怕驚着你，我沒叫他們掃。」大哥這末亂七八糟地說着，就到桌子邊給我斟了杯白開水。鞋底踏得地上真有「哎咯哎咯」的瓜子皮兒聲。他又告訴我：

「外邊陰了天，悶熱得厲害！窗現在打開了——有紗窗，倒不能鑽進蚊子、白蛉子來。回頭下雨的時候，你叫他們關上吧，省得夜裏受了涼。現在九點半了，醫生說，十點十五分，他再來給你打一針，你等着吧。我要回去了，瞧瞧媽去——媽因為我把你架弄到這兒來，在家裏氣着呢！」

大哥去了不到十分鐘吧，窗外就落着沈重的雨點了：起首兒是慢，少；接着是快，多；終於是越來越薄，「浙瀝花落」地。窗外什末盆景的葉子吧，「巴大巴大」地挨着雨腳的嘴巴。滂沱的大雨裏還閃了電，響了雷，起了古城最出色的風了呢，「浙拉轟隆」地。暴風雨下，屋裏由清爽，而趨於寒冷了。我聽

了。瞧打開了窗扇的窗，窗外一陣閃電，動亂着的黑暗中就『嗖』地飛過去兩道白亮的光，電光閃處，粗的雨絲兒、黑的房檐，跟動亂的綠樹葉子，就像在晴朗的白天裏似地看得那末分明，可是只是一會兒。

我得讓人來關上窗——冷！

正好進來一個人，顯明的不是看護：前朝式的短打扮，粗布藍褂子挺髒，積了些塵土，已經叫雨給淋得水漬漬的了。是個老頭子，黑污污的臉上那末些皺紋，還點綴着些麻子，像星，而沒有星那末招人順眼。頭上盤了幾道辮子，拿着把笤帚，並沒覺得屋裏還有個我在，忙忙亂亂地踏着地上的瓜子皮響，就要掃地，假如他再套着件帶號子的背心，我真要認爲他是個不衛生的清道夫了。

『喂，先別掃地，把窗子關上吧。』我告訴他。

可是他像個聾子似地，沒理我的岔兒。

我再告訴他一遍，他還是沒理我的岔兒。地上的瓜子皮叫他掃得——不是擻得直要飛。

幸而房頂來了一聲響雷，他才受驚地抬起了腦袋，似乎這才發見了床上的我。直瞪着眼睛，怪好奇地對着我打量；我是他眼睛裏的一個怪物，好像。

萬一他是個雙子呢？我就連說帶作手勢地再告訴他別擻瓜子皮了，關窗。

他似乎明白了，臉上換了一種表情：是哭呢，還是笑？我分辨不出來。他不擻瓜子皮了，可是也不關窗，夾着笤帚就走了，一語不發。而且門也不關了；可是也幸而他沒關門，若不，他留在屋裏的那種味兒就要越發不容易消散了：因為他三步兩個響臭屁，四步出去了，給我留下了一不，不……『整整六聲響臭屁，真夠味兒；我這是招誰惹誰了！』

我堵上了鼻子。我不知道現在是生氣好，還是笑好。我另一隻手按着床頭牆邊的電鈴。足足按了半個鐘頭的斷續的電鈴，沒叫來一個人。

我有點兒惡心了，要吐，伏着床沿兒，我見着了地上的痰盂，我也見着了痰盂底下一灘水，痰盂裏邊倒是粘糊糊地乾，隻手把牠往近里一拖，兩半兒了！我真欽佩醫院裏的人聰明，有工夫能把個本來兩半兒了的痰盂對成得跟個完整的似的！我也欣賞大哥的眼睛，會這末馬虎……

我吐了一地惡心的，還要撒潑尿，在床底下拿起雪白的鐵夜壺，跟個女人似地蹲在床上，我就放了水。把夜壺放回床底下，我竟發見了被單也突然水漬漬的了！再拿起夜壺來檢查，他媽的，敢情夜壺底兒上一個窟窿！我眨着窟窿，動了氣，一股子勁兒，一下子，我就把牠從門框裏扔到了院子去。『鑽

浪！

那個遺臭萬年的傢伙突然抱着夜壺進來了：

「尼景（你怎）末底（的）」他瞪着眼。

我不懂他的調調兒，「找個會說明白話兒的來！」

他放下夜壺，出去了，這回大概知道我有脾氣，他沒再給我留下屁。

等了老半天，也沒進來個會說明白話兒的；連那個不會說明白話兒的也不進來了。按電鈴，仍然不響。外邊的暴風雨已經和平得多了，我彷彿聽得是對面屋子裏響了鐘聲，默默地一數：整整十一下。十點十五分自然是過去了，可是醫生並沒如約來給我打針啊！爲什麼呢？

窗外有會說明白話兒的了，而且聽聲音，知道還是兩個：一男一女。

「見着了院長末？」男的問。

「噫，」女的答：「可是院長現在不能下樓。」

「怎末？你沒告訴他：臨時號的這一位癩得直玩兒夜壺麼？——擰漏了，得叫他賠，告訴院長。」

「誰敢在這時候跟他多說呢！院長現在的牌風正幸着，一連坐了十幾個莊；這若是長嘴長舌地

多說了，萬一撓了他的牌幸，你受得了？」

「院長知道這個瘋子的事就結了，你別跟我發脾氣啊，小東西！院長現在幸，咱們也幸，瘋子玩了夜壺，我也玩兒夜壺，快……」

「呸……」底下就是淫亂的笑聲。越笑，越遠，越低。

我居然被他們認為是瘋子了！媽的！院長大概一會兒下了莊，必來叫我賠他的夜壺。好，來了再說。窗外送來一陣高音調的皮鞋聲：「多多，多多，一分外地帶勁兒，就像穿鞋的人生怕這雙皮鞋破得不快似的，而加勁兒，摧殘着牠：『多多，多多，』走進了我這屋子。他——

一身雪白禮服式的長衣，黑領帶，黑眼鏡，黑頭髮很長地背在腦後，很整齊，塗着油，很光亮，映着電燈。

「我是院長！」怪威嚴地對我這末介紹着他自己。隻手的兩個指頭順着鼻梁往上一推，黑眼鏡推過了粗長的黑眉。眼睛含着麻將牌幸的剩餘的欣慰瞧着我——不是他以為我不值得他帶着眼鏡瞧，就是他那副眼鏡戴上原是累贅的，反而瞧不見什末，我想。他接着說：「好了些末——我聽說你捧我的東西壞？」「壞」一音聽來很不順耳——大概是「爲什末（Why）」吧。

「這屋裏的東西太不成話了。痰盂，夜壺都是破的。我要關窗，按電鈴……」我還沒有說完我的意思。

「電鈴早就壞了。」他理直氣壯地截斷了我的話。「一切請將就！病人原是該什末都要忍耐的，病才能好得快！不能忍受，而發脾氣，哪能靜養；不靜養……」

「現在十一點都過了。大夫不是說過十點一刻，來給我再注射的末？」我也截斷了他的話。

「哦，打牌打忘了。」仍然是理直氣壯。「不過我瞧你現在的精神很好，就是明天早晨再注射也不晚的。現在我沒時間，也太晚了，大家都應該睡覺，你也歇着吧。——我還有八圈沒完，不談了——狗得奶吃！」我聽得出來：最後一句，是用了兩個英文字（Good night）來祝我的夜安呢！

「不過，」我叫住了他。「電鈴還是早修理的好，省得叫人……」

「叫人作什末？」挺硬地給了我一個反攻。「本院的看護是除了幫同院長的一切工作，不再隨便侍候病人的；第一，本院規模很小，人員不多，一切還是那句話；請病人忍耐；諸種不便，原諒！第二，看護們都是女性，你又是一位米四脫兒，在單間屋子裏，男女接觸，很多不便。本院的看護，又不是你的太太！不過，病人雖然是拖欠本院的醫藥費不成，本院畢竟是個慈善機關，很願意給病人一切的方便；假如

你要找個女的侍候着，談談心，本院也可以給單獨地找一個來——前門外，有的是——只要你肯多給錢！而且她們來侍候你，不管你叫她怎末侍候都成，你可以隨便吩咐。說句玩笑話：就是你要跟她發生性交的關係也成，只要你給錢！不過本院的看護可不成，她們不是賣淫的；她們是看護，我們開的是醫院……」

我真忍不住了，我要罵他。可是他：

『總之，病人得一切忍耐！窩裏來（Afflict）明天見！』就『多，多，』踹把着皮鞋出去了，挺快。簡直我不知道是氣好，還是應該笑。這回沒法子；下回，我，或是朋友病了要找醫院，絕不到這兒來，——我留了底。

我也記不得我怎末着就睡着了，可是記得作了好些夢，而忘記了夢見了些什末，戲里胡塗，彷彿夢裏是在迷霧的陰天裏發見了明朗的陽光，怪舒適地，模糊……。

第二天早晨帶來了雨後新晴的天氣，窗外的綠柳枝兒間點綴着點點麻雀，在興致地歌着明朗的，六月的風光。

白色的院長依然戴着黑色的眼鏡進來了，後邊跟着個不算美麗的，年青的，眼睛充分地帶着憂

眠不足的神色的看護。

院長照例把黑眼鏡推到眉毛上，拿出個溫度計來放進我的嘴裏測量我的體熱。停了那末一會兒，把管兒拿出來端量着；漸漸地，他就在他那粗長的眉頭上縐起了些驚疑：

「你真的病過末？」他問得我怪楞怔地，好像他忘記了昨夜他是爲什末給我注射過來着；「你沒有病；體溫平常；就是有病，現在也完全好了，你可以馬上出院了。」

我也頓然覺得我跟健康的時候一樣了！病丟得居然這末快！

可是回到家裏我知道：媽又鬧着不舒服，已經一夜了。

熱風

一張六月十九日的晨報『花啦』地，落在茶几上，露出來的王先生的葫蘆腦袋，這才睜開了惺忪的睡眼。看了一下手錶，『呀，上班鈴打過半點的時候了，』告訴着自己。很隨便地翻閱着這張作了他一時逃避一切煩惱的陀羅經被的報紙。突然皺起了眉頭，隻手的半截兒臘腸似的食指，指點着報紙的一段紀載，兩個縫兒細的小眼睛，掠過了玻璃窗外的六月天，然後極力地往大裏瞪着：

『你瞧！』他可是沒指出準得叫誰瞧。另一隻手從褲袋裏掏出了手絹，直擦腦門子上的汗珠：『無怪天這末熱呢，——氣溫都到了一百四十五度！你瞧：報上報的』語氣是無限的驚訝。『一百四十五度！』再來一句，是爲了提醒別人的注意。

誰也沒工夫接他這個碴兒。李科長以下，張、吳、馬、牛、孫，幾位先生，都拿着根楊梅的、菠蘿蜜的、或者香蕉的冰棍兒，在嘴裏堵進，抽出，舌尖兒舐把着冰棍的清涼裏透着些甜香的滋味，一口吐沫嚥下去，格外地覺得爽快，舒適。

「噫！」王先生這才知道自己是吃了虧，嘴角兒往裏抽了抽，吞下了一口饑涎沫。走了過來：「我說呢，這會子都這末鎮靜，敢情都有了便宜呢！——誰發的善心？我也來根嘗嘗。」這回是伸出兩根半截兒臘腸來，剛剛伸到張先生的桌子上，那個還剩着兩根冰棍的盤子邊：

張先生就搖了駕：「候會兒，」作出了一臉的哭態——可是人家在笑呢！透出了一個金牙來：「我說您——不忌涼呀？」

以李科長作中心，孫、吳、馬、牛，幾位先生就都陪着哈哈地笑了。就中以吳先生的笑聲最顯得不合性。永遠是尖銳的「嘻嘻嘻嘻」，像個浪漫的女人的那末風騷，而沒有一點兒女人風騷的笑的誘惑性。

「你聽聽！」李科長摸着嘴唇上邊的一撮毛兒，另一隻手裏的半根冰棍兒指着他：「這分子笑聲，簡直就是潘金蓮再世！」

「敢情科長見着過潘金蓮呀？」

「這，這——我是聽過白玉霜的；也別說，白玉霜的潘金蓮，真還叫不壞，動人……」

「敢情嗎？」牛先生跟王先生一樣都是胖子，可是胖得不同；打個比方：假如牛先生圓得像土豆，

王先生就得肥得如白薯。他把一根冰汁嘔吧完了的光棍兒扔進痰盂旁，胖眼睛一邊盯着張先生面前的那根咖啡的：『看誰演——白玉霜——東方的性感女星梅蕙斯——』當代中國劇作家洪深送了這末個銜兒不是？再盯了一眼那根咖啡：

張先生已經近水樓台先得月了。

張先生那句雖然或者是句玩笑，可是假如不以玩笑聽它，也未必就得非是玩笑不可。彷彿大家都明白點兒：王先生似乎應該忌點兒涼，因為大家似乎都聽說過王先生就是在白天，也會抽空兒『愛』一回他那新婚不久的第三位太太的！據說第一、第二兩位，就都是叫王先生黑夜白天高了興就那末『愛』給『愛』走了的；王先生對這一層雖然也關過謠，可是，是真，是假，反正他自己心裏有數兒。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張先生那句玩笑的提醒，還是他已經對着冰棍兒望梅止渴了，他終於再皺了一下眉頭，把已經拿起的那根楊梅的遞給了牛先生：『瞧你還沒吃夠似地，這根飲了你吧，老牛！』牛先生接了過去：『怎末……』土豆臉上堆下了笑容，可是下文——

下文消失在接上去的大家的笑聲裏。

『心靜自生涼啊！』王先生好像很明白自己是怎末種不自在，搭訕地再坐回沙發裏，仍然拿起

了茶几上的那張『陀羅經被』遮住了葫蘆腦袋。

葫蘆腦袋猛古丁地再鑽出了報紙，是因爲。

『我說白玉霜在三國時代的東吳就聞名的，你們信不信？』這又是以幽默口才自稱於同人之間的吳先生的驚人絕句。

『噫！』誰都把注意點集中在他的莫索里尼式的下巴頰上。

『而且是黃蓋嘴裏常提到的人兒呢！』吳先生端出了副說相聲的派頭兒，手裏的摺扇比比劃劃地。他曾說過：中國地道的幽默家，就是說相聲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沒事兒就到雜耍場裏去『泡』的傢伙，他所以很瞧得起自己的這分子幽默，敢情就是受了說相聲的影響。他擺動着大下巴：『聽過羣英會吧？——黃蓋出來那四句引子：』這就學着戲台上的黃蓋的姿式，比比劃劃地。真難爲那分子：『潘金蓮』嗓子，還能學得出大花臉的調調兒來，臉色變得通紅：『憶昔當年擺戰場，勝似猛虎趕羣羊；光陰不覺催人老，兩鬢鬚髮白如霜；——白如霜，』這不是三國時代的黃蓋就知道有個白玉（如）霜末！』覺得夠幽默的了，絕不計較別人感不感到夠味兒，自己先就笑了起來。——好像不笑不足以顯出自己的幽默來。

「成！」李科長朝他把大姆指一伸：「歌舞場中，你算沒白去——學會了點兒相聲的本領，明兒個局長五十整壽，我給你荐個差事，對付個伴兒，就把你這一套貢獻上去，管保有升級的希望！」

「別損我了，科長！」墨索里尼式的下巴頰越哆嗦，越就是吳先生痛快的時候。趁着科長現在正在興頭上，乾脆就再露一手兒給他們瞧瞧！於是：

「學徒會什末呢？也不過是俗中透俗的玩藝兒！說相聲，離不了鬥眼，請示諸位一樂就是了。玩藝兒是一場挨着一場；說相聲的下去，換上學徒來，學徒供獻諸位一段京韻大鼓。學徒是初學乍練，唱得好與不好，請諸位要多多的原諒，捧場閒話少說，以唱當先；現在讓他們把絲絃彈拉起來，請諸位賞下耳音，學徒是誠誠侍候您一段：草船借箭……」

李科長以下，大家一齊鼓起掌來：「批把批把」地，以孫先生拍得最響，也拍得最謹慎，總是以科長與致程度的高低為轉移；科長若是拍兩下，他不會拍三下；科長若是拍個沒完，他就哪怕拍腫了手心呢，也情甘意願，值得。科長若是樂了，他於是永遠裂着黃板牙「嚇嚇！」

「江湖味兒還是十足成！——你真會巴結差事！」張先生朝吳先生這末說；金牙可是對着孫先生非常瞧不起地那末一亮。

「敢情你還來段鼓兒詞！」

「唱呀，老吳！」孫先生隨合了科長的碴兒：「唱兩句你們聽聽，——是吧，科長？」

吳先生還真不含糊：左手舉起，像敲着「板」地搖擺着，右手裏的摺扇當作鼓籤，就憑空作着打鼓的姿勢往下擊了兩下，然後胳膊爽然一抬，這就唱了起來：

「漢高祖，滅秦楚，龍爭虎鬥，傳到了，漢獻帝，是三國的分頭……」

李科長摸着嘴唇兒上的一撮毛，禿着鬚角的腦袋像半空中的汽球那末應聲點動着，怪鄭重地：「字正腔圓，珠走玉盤！」

「真有劉寶全的味兒！」孫先生望着科長的得意勁兒，跟了一板兒。

科長忽然收斂了笑容，對吳先生作了個阻止的手勢：「歇會兒吧；回頭再仔細地領略，領略。」

「對了，」孫先生的厚嘴唇也馬上包攏了他的黃板牙：「現在總還是上班的時候呢，讓前屋聽着我們這鬼鷄貓子喊叫的，也不像會事兒，是吧？」

「孫子！」吳先生非常地不高興，雖然沒這末罵了出來。他卑視地掃了孫先生一眼，再望到張先生的金牙上。

張先生是吳先生的表哥；假如有個派別，他自然是表弟這一邊兒的。他理會出吳先生彷彿受了點兒委屈，他有些個不服氣，可是他要發作，並不是完全爲了表弟那點兒委屈。

『我不是說：像你這末見鼻子見眼的，一輩子也升不了二等科員！』眼睛看着吳先生，金牙可仍然是亮着孫先生，孫先生今年居然升了二等科員，張先生從哪兒也不服氣資格、經驗，論哪樣……他都得永遠拿金牙亮着孫先生，至少也得截止在他升到二等科員的時候才肯罷休；同時他也知道這話有點兒言重。可是他不怕：至少昨天給科長送去的那五兩關東土，就可以叫他有底！

果然科長似乎明白了點兒什末，一個機靈，臉上就恢復了剛才的笑意：『沒事兒，我倒是喜歡聽人家唱兩句，可是——』一撮毛的嘴往沙發上一弩：『老吳，是不是你得歇一會兒，才算成全人家？』

大家往沙發上一瞧：葫蘆腦袋又在一點一點地盹起來了；王先生的睡眠，永遠佔有生活過程的大半部，永遠戰勝任何環境，工作，吃飯，休息，絕對忘不了打個盹兒。

似乎要緊張起來的空氣，於是就依然緩和了下來。

『準是——』牛先生含着最後的一口楊梅味兒的冰汁，咕嘟着胖嘴，怎末也捨不得嚥下去。他從王先生身邊的單人沙發上掙扎出來肥大的屁股，讓屁股把很有粗細的身子扭了過來，三角眼掃

了。子葫蘆腦袋，放低着聲音：「準是吃晌飯的時候，又在家裏跟太太「愛」了一回；若不——」

「若不能撈着這根楊梅的吃？」張先生跟了一句。

「今天的冰棍兒吃得太多了；瞧瞧！」李科長低下了禿鬚角的腦袋，點着地上，痰盂旁邊到處的
光木棍兒：「到處都是。——門口兒那個賣冰棍兒的車子，近來的確作了我們不少的買賣，天老這末
熱。」

「可不是！」孫先生永遠接着科長的碴兒說話：「天一熱，賣冰棍兒的可真發了財！上，中，下，沒有
不吃冰棍兒的！」

「這就是！」老半天都爲了在給報館趕一篇當代坤伶點將錄捧角文章的馬先生，似乎這才脫
了稿，而有了工夫接了碴兒。活動着「名士派」的身段，低着頭，水晶眼鏡永遠打量着脚上千層底的
緞面鞋，一字一頓地：「有棍皆冰，無冰不棍！」

冲着馬先生是局長的舅舅，李科長雖然瞧不起他那一身的酸溜味兒，可是總不能不另眼看待。

「這形容實不爲過；雅人雅語，懇切得很！——畢竟二爺是名士中人！」

「過獎，過獎！」馬先生永遠都是把眼珠轉到眼鏡框邊瞧人：「若說科長不也是風流雅人，未之

信也！局外，不敢說；在局內的幾位中，真懂得「名士風流」的，唯吾與使君耳，唯吾與使君耳！這末着，也照着科長的風度留有一撮毛的嘴唇，就見出了得意矜持的笑容來。退回椅子裏，左膝蓋上搭着的右腿就泰然地搖擺了起來。——心裏可是永遠瞧不起那個：「你也配！」

科長却覺着的是比在熱天裏啗着冰棍兒的滋味都要舒適。於是突然就想起了一件心事似地，忙中拉開自己的抽屜，拿出一個尺來長的紙捲兒來：「二爺！遞到馬先生的跟前：『你瞧瞧我這幅山水怎末樣？』——是一個很有些來歷的隱名士送給我的。——還不算「什末」吧？」

「對了，二爺懂得這個。」孫先生永遠看着科長的眼色說話。有時候科長在背後批評馬先生：「酸，」他甚至堵住了鼻子，以表示馬先生真是酸得薰人。現在見到科長又把馬先生看得雅了，他也不不知怎末，居然也覺得馬先生頗有名士風味。——連忙湊過來，幫同科長把那幅山水放開，陪同着名士們瞻賞，瞻賞。

馬先生好像自己真也怪「名士」的：繪畫，知道哪是工筆，哪是寫意；書法，知道哪是歐柳，哪是顏趙；音樂，知道哪是六律，哪是八音；音韻，知道哪是平上，哪是去入；戲劇，知道哪是正宗，哪是海派；詩、歌、詞、賦……這些個，都似乎考不倒他。他相信自己哪樣兒都比科長高明，因而科長竟能高他一頭作了科

長，他是一百二十分地瞧不起他，抱着一百二十分的委屈。局長竟討了科長的妹妹作二房，才讓這小子佔了便宜去！他恨自己是局長的舅舅，而不是局長的爸爸——哪怕是局長的太太呢，也能有權力不准局長討姓李的的妹妹；若不這個科長還不是作舅舅的事實叫他抱着委屈，以名士的身份居人頭下，雖然是一等科員，也只是科員不是？他不希罕這個；只是冲着那二百元的薪水，不能不敷衍敷衍吧了。爲了表示他除了當一等科員，還能幹點別的，他跟局長要求兼了個圖書室的主任，雖然不兼薪，只有二十元的車馬費——自然這是他認爲不合理的，可是二十元總也是錢，而這樣也足以叫人知道他是『能者多勞』的科員，他倒沒攤着什末活兒——科長也敢派給他？圖書室的主任這份兼職，他可是克盡厥職：書籍分類、編排號碼，也真累——把阿Q正傳編到傳記類裏，九尾龜編到動物學類裏，都是從馬主任這兒開始。

他把眼珠滾到眼鏡框下，把那幅山水上下慢條斯理地打量了老半天，才搖擺着腦袋，慢條斯理地批評了兩個字：『匠——氣』他常是這末批評着一切的藝術作品的——他的『名士』氣派也就是因爲他最會下這個批評，才似乎增高了身價。

李科長一語不發，非常不動勁兒地把畫兒捲起來，丟到桌子上。這不是自己往自己臉上找灰抹？

身爲一科之長，竟好像連幅畫兒的匠氣不匠氣的都不懂！就說是匠氣吧，又叫人家眼瞧着自己會這
樣珍視過多難爲情！可是，可是他真比自己懂得末——真他媽地不識抬舉！

孫先生看出了科長的臉上有點兒陰，心裏是說不出的一種惋惜滋味！對科長笑着，嘴角蹙了一
下馬先生。

可是剛一轉身，馬先生正在瞧着自己呢。一時倒挺窘得荒，生怕剛才的蹙嘴叫馬先生理會了，那
可怪「什末」的！他明白：馬先生是局長的舅舅，連科長還似乎都讓着他三分呢——幸而再一抬頭，
從隔着窗上的玻璃見到科長已經踱到院子裏的龍爪槐樹下了，就再一個機靈，對馬先生也笑了笑，
照樣兒把科長也蹙了一嘴，這才搭訕着：

「二爺，近來沒聽四大名旦啊？」

「那還能少了我！他們，誰不是把劇本求我來審定！可是我哪有那末些工夫？近來的情緒也不佳，
倒很想起晚華來——晚華，當年在平的時候，差不離的日子都要跟我研究研究唱腔，身段——才幾
年呀，聽說他已經有謝絕歌場的意思了，真是人老珠黃，令人不勝今昔之感！晚華現時在港生活倒是
很好，可就將故都的舊雨給忘了！吾恆念念不置，梅郎其幾日歸來乎？」這又是一陣搖着腦袋，背着手，

眼睛有所感懷地望着千層底兒的緞面鞋，似乎在回憶着當年跟『晚華』的密切過從。

『我就不喜歡聽男人扮的女角兒！』葫蘆腦袋不知起什末時候又醒了，接了碰兒，伸着根半截兒的臘腸似的手指在半空裏指點着，好像就指點着那班男人扮的女角兒：『就連有人捧什末『四大名旦』啦，『四小名旦』啦，我都有點兒不贊成！』

『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啊！然則——何以故呢？』馬先生點了根呂宋。

『我是這樣想：男人扮的女角兒，怎末好吧，他也畢竟不是女的不是！』

『哦！——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當作別論了！不過這一點，我倒與你同感！所以我作了篇當代坤伶點將錄，就爲的捧捧女角兒們……』

『是末二爺，你真成，總會作這種容易佔到便宜的差事！——脫稿了末？這倒要拜讀，拜讀。』

『歡迎，歡迎！哈哈——』笑得非常的得意：『不過，完成是已經完成了，可是總得報上見報上見吧。——哦，差一點兒就忘了——』這就跑回了自己的位兒上，拿起他的新作的草稿，往劉先生的

桌上一丟：『劉先生，這個，我明兒早晨就要，拿我專用的稿紙給抄出來，不可耽誤。』

『是，是！』劉先生慌忙站起，滿臉陪着笑。

劉先生，是科裏最渺小的，一個明目張胆的「文抄公」。每天，不管哪位先生們的公事、私件，只要往他桌上一丟，他就得工整地抄出來。整天都伏在桌面上抄寫，抄寫，連掏出手絹兒來擦擦腦門子上的汗，似乎都有人懷疑他是在偷懶。爲了活着，他不能顧慮到手腕子的酸軟，而得永遠執着管筆抄寫。抄寫，才可以維繫了他那被丟在角落裏的，渺小的生命。

「我說：」馬先生對着王先生說：「坤角也真值得捧——噫，「捧」則低級矣，應該說是「鼓勵」！我認爲應該鼓勵的，哪個不是生得「沈魚落雁」，「閉月羞花」……」

王先生可是又打起了阿欠！伸出兩條胳膊，直運懶腰，高凸的肚皮，越發顯着鼓得認真。轉過身子，就要再回到他希望那是專爲自己預備着的沙發。

可是張、吳、牛三個傢伙已經佔領了他的地盤。

他們正在聊着麻將呢。

從玻璃窗射進來的六月的陽光，正把張先生的金牙照耀得貝兒亮。他放下一臉的嚴重，說：

「……那天的牌真夠背的，輸了小二百子抓起的牌，總是十三不靠，而又不儘是么九，可以讓你和把十三么么九裏邊夾着些破牌，成不起張子來；有時候有對發財、白臉兒，可是總碰不出來歸齊不

是壓在牌堆底下，就是跟人家對死了！可是在人家手裏的時候，就碰得那末快！我算沒那個命！牌不成張子不是？可是掙扎得剛剛聽了，人家就和了！——把把如此，怎能不輸錢！

『那是牌背了，簡直就像有鬼在整扭着你！』

『可不是最可氣的，是有這末一把：我的莊，牌抓起來，是三、四、五、六、七的筒子，暗坎紅中，二、三、四的萬子，六條麻將，一張九萬，這牌有多好！打出九萬去，我就扣聽：二、五、八的筒子！可是下家也他媽的扣聽，而又偏偏單調九萬！可是九萬我還能不打末？我一打，人家和你說他媽寸不寸，三頭聽和不過人家一頭聽的牌！起那兒就背下去了。還有一把也是我的莊，手裏的是什末牌，我現在可是記不起，反正有付暗坎的白臉兒，地下碰了二筒，聽了兩圈，也沒和，最後第四個白臉兒抓來了，這還有不開暗槓的開了，槓上又抓了一個花，再開，又把第四個二筒開了來，明槓再開，開了個二萬！我聽的是二、五萬，——和了！這該有多少翻！可是對門的眼睛比我的還他媽快：二萬我還沒抓到手，人家就搶我的二筒槓，——和了我個不和，斷么門兒清，還帶搶槓！你說我他媽倒霉不倒霉！』

『那，那牌背了，那還用說！我有一次——我有一次……』牛先生頗有同感地，也想起了他那一次的背牌。

可是吳先生沒給他留工夫，摺扇左右一擺搭：

「背牌誰都打過，只要是時常打牌的人，還有不碰着背牌的題，那些作什末？我給牌場上的種種局勢擬了些個名稱——他要再顯一顯那股子幽默勁兒，可是——」

「誰不知道又是你那一套：三個男的，一個女的，是『三堂會審』。」土豆臉上掛着俏皮的笑，牛先生報復似地頂了一句：『三堂會審』他聽得夠了。

「可是你知道三個女的，一個男的，應該是什末？」吳先生才不服氣呢！直哆嗦着墨索里尼式的下巴。

「那——『三娘教子』唄！」

「『三娘教子』？」吳先生有點兒瀉氣，可是——可是吳先生難道就這末啞了？下去不成？不能！若不他怎末總以為自己的幽默不含糊呢！他翻巴了一下眼皮，極力地搖着腦袋，哆嗦着大下巴：『不對！不對！那不是便宜了女人？』

「對！」張先生很有同感，大概是因為他常跟三個女人打牌來着。他極端要知道個新名詞兒：『你說那種局面叫什末好？』

「那叫——那叫「一箭三鵬」」

「我還沒聽見有人這末說過呢——都是一箭雙鵬！」

「得了，得了！何必這末認真！」張先生隔了牛先生的話：「而長她人的銳氣，滅自己的威風！難道說你是個女的，不成？一箭三鵬就三鵬吧，反正不是講不通。」

「那若是兩個男的跟兩個女的，該是「連理」、「比翼」了吧？」馬先生也老遠地接了碴兒。

「二爺真不愧是風流名士，說得這末蝴蝶鴛鴦地！其實那又何必這末文縷縷，就乾脆叫他們「二進攻（宮）」得了！」

「語妙天下！」馬先生絕不固執地首先拍了巴掌，腦袋是一字一點。

別人也都跟着很痛快地樂了起來。

在笑聲裏，李科長隻手搓着大腿根兒，另一隻手抓着禿了的鬚角——這末上下騷動地走了進來：「我說，」他說：「四個都是男的，或者都是女的，叫什末呢？」

吳先生怪鄭重地板着付非常惋惜的臉兒，墨索里尼式的下巴哆嗦出來八個字：

「陰陽不合——四路不通！」

李科長以下，孫張馬牛幾位先生的笑聲達於玻璃窗上的冷布格兒以外，院子裏到處的龍爪槐樹的綠枝葉兒間避着暑氣的麻雀兒羣，都被驚動得七上八落地飛起來了……。

麻雀兒亮着乾燥的嗓子落到地上，地是暴熱的，再飛上樹枝椏間，樹枝椏間也是乾燥的，隔着葉亭兒望望天：天上一點兒浮雲也沒有，火刺刺地照着個暴熱的太陽。整個地球上的風的雨的，都被太陽肅清了！蟬伏在樹上拚命地搨動着翅膀，搨得『唧啦唧啦』地響，也搨不出一點兒風來。聽差陸順的朋友『道哥』却披了一身西方小姐的波浪形的燙髮一樣的金黃的捲毛伏在台階底下直伸把着舌頭，呼嗒呼嗒地喘，肚子一鼓一鼓地。眼瞧着地上的那些個不安於室的螞蟻，也懶於管牠們那些個閒事兒了。

辦公室裏，在那末些個交響的熱笑聲裏，劉先生的瘦削的腦門子上的熱汗也滲出得夠了勁兒，一粒、一粒地落在稿紙上，潤濕了不少抄下的字句。歇斯得理的眼睛，望着眼前那末一大堆待抄的稿件，想到那被限制交出的時間，他真想揍誰一頓！大家的笑聲越高漲，他越覺得腦子裏摸不着頭緒地漲痛得荒，腦子裏像是沙漠地帶作起了颶風，風沙瘋狂地遮掩了暴熱的太陽，由灰暗而漆黑，由腦子裏而眼前，可是風沙並沒有減殺太陽一點兒暴熱！他撲朔迷離地端起了半杯涼茶，大概是沒有送到

嘴邊，撲朔迷離地就在半空鬆了手，「狂岔」一聲，整個的白瓷茶杯就粉身碎骨地在方磚地上自裁了——半杯涼茶溪流似地沿着磚縫兒流。

兩小一大的沙發那邊，李科長領導下，諸位先生們包圍着吳先生這個「語妙天下」的傢伙所發作的一團笑聲馬上就停止了，大家都瞪着各有春秋的驚疑的眼睛，集中着劉先生現在也瞪開了的驚疑裏邊透着些恐懼的，歇斯得理的眼睛。

在這短促的片刻中，一切都是窒息地靜寂，所還繚繞着鬱熱的空氣的，只有坐在自己位置上的王先生的葫蘆腦袋抽出來的呼嚕的軒睡聲，跟窗外樹枝葉間蟬翼的煽動聲，交響得非常地不配合。科長摸着嘴唇上邊的一撮毛，皺着眉頭：

「你怎末啦？劉先生！——上班的時間哪好這樣隨便？振作一點，——若不本屋的同人還沒什末；這若是叫局長走過來遇着，多不好看？」還怪嚴重的呢！

「我，我有些頭昏，科長。」乾巴的嗓子有點兒哆嗦，瘦削的臉上滿是汗。

「哦——」局長的舅舅給緩了緩和空氣，——劉先生由於經驗，他能理會得出來：馬先生之所以給緩和空氣並不是爲了同情他姓劉的，而是一百二十分地瞧不起李科長發「科長」脾氣；有馬

先生在，李科長是不應該對任何人端科長的架子的，即使應該對被端的端。『若不是我的外甥愛玩兒你的妹妹，你也配當科長啊！』這意思在馬先生的神色裏透得出來，誰都明白：馬先生也學着科長的派頭：撫摸着人中上的一撮毛，眼珠滾到眼鏡框下：『那末，假如一切公事，跟我那篇稿子能在所限的時候裏不耽誤，不妨休息休息——本來這末熱的天，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是。』可是他心裏要怎末罵他，只有劉先生自己知道。

『沒事兒，沒事兒！』孫先生瞧着李科長笑笑，再偷偷地望着馬先生笑笑，永遠透着黃板牙。一邊作着歡迎的手勢，招呼着吳先生：『老吳！你那個比方真夠眼——還有十分鐘就下班，沒別的，我們全體特煩，你再來十分鐘的單口相聲！』這就『嚇嚇』地笑着，自己拍起巴掌來——猛然一個機靈，就再望着另一個：『是吧，張先生？』

張先生的金牙在嘴唇間一出留，『孫子』二字嚥進肚子裏。一臉的勉強哭態——勉強笑呢。

『我看你好有一鬢……』墨索里尼式的下巴哆嗦着，學着戲台上的老生腔調，用摺扇指點着孫先生——可是絕不等誰給還一句『鬢從何來』，自己就覺得怪幽默地，忍不住就笑了起來，『嘻嘻』的尖銳的笑聲像個風騷的女人的，而沒有女人風騷的笑的一點兒誘惑性。

李科長突然回歸了原位，拍了一個巴掌，放下『事變』的臉子，喚起了大家的注意——連睜得正香甜的葫蘆腦袋都一個楞怔地醒了過來，半截臘腸揉着極端往大裏瞪着的兩個細縫兒的小眼睛。

『別這末找高興了，先生們。現在報告諸位一個失望的消息！』科長的調子突然病入膏肓似的。那末打不起精神來：『關於本月份發薪的事，已經不能樂觀了！剛才我到局長室裏去把我們上午建議的意思請示來着；據局長面示：經會計室的報告，本月的經費正在周轉不靈，本月份大家的薪水能如期在二十五號發下就是萬幸，而絕不便通融；為後天這個端午節提前發放！』

誰的臉上都放了暴風雨前憂鬱的陰天。李科長以下，空氣急轉直下，窒息得像辦公室裏陳列了些殭屍正應着鐘聲五响的下班鈴兒，像全體的送喪鐘，任憑聽差陸順搖得怎末『噹噹噹』地響，也彷彿搖不醒殭屍們的魂靈來。

不明白

壓晚，爸爸回來，老是直擦腦門子上的汗，就像汗專門會出在爸爸的身上；不管天有多冷，也是流不盡，淌不完地。

媽媽的兩隻手挺使勁兒地和着盆裏的雜合麵，兩個肩膀一上一下地聳動着——跟後邊瞧，就像又叫爸爸揍了一頓，在那兒委屈屈地哭呢！——她可又是在那末嘟噥着：

『……日子真沒法兒過了，柴米油鹽都是一天比一天貴；就說雜合麵吧，從前一斤才五六分錢，現在竟漲到了一毛二三，還……』嘴裏還直冒白氣兒呢！

『還他媽嘮叨什末呢！』爸爸一個高跳起來，又瞪起了紅眼珠子，橫聲橫氣地一下就喝斷了媽媽的話，吐沫星子半空飛。爸爸越來越叫二禿子害怕了：成天苦臉悲悲地直繃眉頭，就像一輩子也不會笑一笑！又跟有一肚子彆扭，老跟誰鬥氣似地，動不動就跟媽媽發火兒，瞪紅眼珠子；有時候還揍人呢！二禿子還記得：自己有好幾回不知爲什末就挨爸爸瞪紅眼珠子，沒頭沒臉地一頓揍，揍得真痛再

不，就是亂揍東西：盆呀碗地，摔碎了那末些；凳子，跟姨媽給的那條狗，也都叫爸爸給摔折了腿！二禿子特別捨不得那條狗：過生日那天，姨媽多老遠來送給的！有鼻子有嘴的，耳朵還會擺過來，擺過去，每一條腿上都按着鼓輪，能叫二禿子用繩子拉着到處跑，就跟個活的似地！只是不會叫；可是不會叫更好；若不，叫牠咬着怎末好呢？雖然有時候二禿子也真希望牠會咬，可是不咬自己，不咬媽媽，不咬姨媽，不咬爸爸——不咬爸爸！省得他老動不動地就對媽媽跟自己瞪紅眼珠子，揍人。還咬誰呢？對了——還咬小斌、春子他們，誰叫他們老不跟二禿子玩兒！可是，爸爸到底把牠給摔折了一條腿！真不講理，可是二禿子不敢說什末；瞧着，心痛，不敢哭；你說？你哭？爸爸不揍你才怪呢！他得老遠老遠地躲開那個，那個爸爸！在門口兒大樹底下哭那條狗腿。真哪！爸爸越來越好發脾氣了，越跟家裏人不講理了！——姨媽講故事，講到會吃人的老虎，好像也沒有爸爸厲害！爸爸爲什末這末厲害？二禿子可不懂媽媽可是會捉摸，她說爸爸因爲事情不遂心才這末暴躁，可是，爸爸有什末事情不遂心？二禿子也不明白。他只怨媽媽太老實，會叫爸爸老欺侮。會叫爸爸揍自己，也不給攔阻！——敢情爸爸挨到你身上，你不痛是怎末着？只有嘆氣，只會哭，哭有什末用？——怪不得爸爸老說『婦道家沒用，婦道家沒用，』該媽媽這個婦道家也真沒用！

「天天這樣，天天這樣；難道天天叫你這末嘮叨，柴米油鹽就能便宜了是怎末着？」爸爸接着就來了這一套；看樣子好像又要捧東西，揍人呢！

爸爸可是又坐下了原來在屁股底下的那個木樁子上。手裏托着，嘴裏含着他的烏木烟桿，「啵啵啵」地抽起來，直冒灰烟兒——爸爸的這一手兒，二禿子早就學會了；白天，爸爸不在家的時候，他常常會坐在爸爸一回來就坐的那個木樁子上，偏着頭，瀟着嘴，學着爸爸的神氣兒抽烟，只是沒有爸爸那樣的烟桿，他可是會拿根筷子，最好是偷媽媽的小桿麵杖來代替。雖然這若是叫媽媽知道了，得叫她罵老半天，二禿子可是不服氣；成天老吃窩窩頭，還要你的桿麵杖做什末？要桿麵杖，可老不包餃子給我吃！——想起餃子，二禿子吞了口涎沫。

「他媽的！我一天在外邊受盡了警氣，晚上回來還得聽你這一頓媽媽婆婆的……」烟桿堵不住爸爸的嘴，一邊抽着，一邊還這末叨叨咕咕地。

媽媽於是一語不發，老老實實地像個木頭人——肩膀子可仍然是聳呀聳地，在那兒和着雜合麵。

和着，和着，媽媽突然又皺起了眉頭，好像想起了什末事地：

『早上，你剛走，房東……』

『我知道！』爸爸又跳起了一個高，把她的話堵回去了。『他媽你所唸叨的，就沒一樣兒不關連着錢的！我知道。這個錢，那個錢，都得告訴我；我也不是搖錢樹！媽的日子沒法子過了，不過我也受夠了他們的警氣了——他媽地走着瞧，警得我急了，我可要對不住你們！我也過夠了這個日子了，成天給人家當牛馬……』

『成天給人家當牛馬，』二禿子已經聽着爸爸這末嘮叨過好幾次了；爸得怎末就成天給人家當牛馬了呢？二禿子想不透。問媽媽，她又只會嘆氣，不說什末；再問，就是『你還小，哪兒懂得大人的事！』大人的事怎末就成天給人家當牛馬？二禿子照舊想不透。

『是不是因爲爸爸屬馬的，就……？』二禿子怪機靈地想出來了。可是他還沒有說完——

『是啊！』媽媽就那末不耐煩地給他打斷了。

對着媽媽的背後一癟嘴，一瞪眼——學着爸爸的神氣兒，非常地高興。

二禿子可是非常相信自己猜得對：一定是因爲爸爸屬馬，才老叨唸給人家成天當牛馬，可是誰叫你屬馬呢？爲什末不屬猴兒？媽媽是屬猴兒的，有多好！配上哥哥跟自己屬狗——一個大狗，一個小

狗，這若是『狂狂』地敲起鑼來，一塊兒耍媽媽這個猴兒。有多末熱鬧！爸爸偏屬馬，不能耍着玩兒，不成天給人家當牛馬。還有什末用對！爸爸若是不改屬猴兒，二禿子就一輩子不能同情他給人當牛馬的，好像是。

若說爸爸是個男人才要屬馬，更沒理由；自己跟哥哥也是男人啊，怎末又都屬狗呢？若說媽媽是女人才要屬猴兒，也沒理由；媽媽也是女人啊，怎末她又屬豬呢？不對！媽媽這個說道不對！二禿子也瞧得出來：媽媽一來常常只顧『姐姐』長『姐姐』短地跟媽媽說些他不懂得的；對自己的問話，儘是推三阻四地不往明白裏告訴，還笑自己問得怪呢！——分明是不明白才問，怎末又問得怪了呢？媽媽說：『爸爸是男人才屬馬，媽媽屬猴兒，因為她是女人。』二禿子認為不對；媽媽再沒心思告訴了，緊緊鼻子，二禿子還不問了呢！二禿子一輩子也不究問媽媽爲什末屬豬；豬是最骯髒的東西，只有肉好吃！可是姨媽又那末瘦得一身骨頭！

二禿子又想起來了：小斌的爸爸——吳二爺不是也屬馬呀？他也屬馬；媽媽常跟爸爸嘟念過：『人家吳二爺跟你一般大的年紀，同是一樣的人，人家可是能賺錢，能做衙門的差事，能住大宅子，能支使老媽聽差的下人；你哪樣能比得了人家！給人家拉包月車——我不是羨慕人家，怨你，我只是奇

怪我們的命：同是三十四歲——屬馬的，可是一個做老爺，一個做底下人，真是……『可是爸爸沒讓她啣得完，就瞪起紅眼珠子了：『真他媽眼皮子薄，你嫌我不長進，你去跟那個老混蛋得了滾！』——連幾拳頭堵得媽媽直裂歪嘴唇子，哭了老半天，二禿子可是起這兒知道小斌的爸爸也是屬馬了，這不能不有點兒高興；也可以跟小斌賭賭氣：『我知道你爸爸是屬馬的了，可是我爸爸也屬馬呢！』可是二禿子也非常同情媽媽的話：爲什末都屬馬，小斌的爸爸要比自己的爸爸闊呢！這……二禿子想不明白。二禿子可想出了個希望：爸爸的馬若能跟吳二爺的馬換一換才好呢！一定是因爲他的馬比爸爸的闊，他才比爸爸闊；這若是一換，爸爸就闊了，一定！那時候，爸爸就不至再成天拉車，拉着小斌的爸爸到處跑了，真是跟個馬似地！爸爸一報仇，還要叫小斌的爸爸拉自己呢！那時候，媽媽也不用再命呀命地啣了，我們就會住大宅子——像吳二爺的那樣闊，我們也就會有老媽子們侍候着，爸爸能賺錢，能在衙門裏做官兒了！讓成天不講理，發脾氣的，是吳二爺；成天啣的，是小斌的媽媽；玩兒的時候受欺侮的，不是自己，該是小斌、春子他們了！……對，二禿子這個新發見實在不含糊——可是，可是二禿子又覺得攪扭了：媽媽不願意可怎末好？媽媽跟爸爸哥哥一樣，總是恨着吳二爺，總是罵吳家全是混蛋的——二禿子也實在總覺得吳家的人不是味兒，他知道：這若是換他的闊馬，媽媽哥哥的

準不樂意！恨吳二爺不是？那就不能希罕他的馬了！那可怎末好……二禿子怎末也解決不了這個難關……。

爸爸瞪着紅眼珠子，氣橫橫地把手裏的烟桿使勁兒往旁邊一甩，烟鍋兒正好就扣上了二禿子的腦袋；於是正在二禿子的腦子裏亂七八糟的一些疑問跟不明白的，統統都失去了影子。二禿子含着突然湧了上來的眼淚。他瞧得出來：爸爸的火頭兒可真不小了，神氣兒大概是要揍人。擗東西，二禿子可得要溜出去，溜出去。——輕悄悄地拖起了他那條三條腿的狗，依着牆根，滿是官司的眼睛非常謹慎地盯着爸爸，跟他的烟桿——那傢伙打在腦袋上真痛！腳往門邊兒轉動着，一下子他就溜出院子來了！

陰暗了大半天的天色，傍晚又晴了；可是總還是怪冷的，冬天真不如夏天好過；夏天有蜻蜓可捉，夏天還可以光着屁股跑出來，隨便撒尿澆螞蟻；二禿子撒尿，能噴得老高老高。像救火隊噴出的水龍！冬天，沒什末好玩兒的，只有冷！做雪人，沒有哥哥給做，沒有意思；哥哥又不在家。只有爬在雪地上，再起來瞧瞧自己印在雪上的影印，可是臉呀鼻子地冰涼！二禿子怕冷，他得找個地方暖和解和。他在東牆根一塊石頭上坐下了，因為那兒還有老陽可晒。

壓晚的老陽正蹲在吳公館的樓頂上，就像要掉下去了的樣字。老陽在冬天可不大會拿紅針兒刺人眼睛，二禿子可以愛怎末瞧牠就怎末瞧牠！二禿子越瞧越愛瞧；這壓晚的老陽，越瞧越像個整格兒的雞子黃！於是他想起了雞子兒好吃！

二禿子一想起雞子兒，嘴角上就流下了涎沫來；雞子兒是又柔軟，又香的東西！媽媽養了隻老母雞，可是不愛多下蛋；兩天下一個，就是牠頂叫媽媽喜歡的時候了，可是牠從來不會一下子就下兩個！偶爾下一個，媽媽又誰也不准吃，說是留着賣——二十二個就能賣一元！一元是多少钱？一元能買到一分錢買的那末多的花生米末？媽媽不准吃雞子兒真討厭！人家小斌、春子他們的媽媽都給他們雞子兒吃！

小斌他們常常拿着個雞子兒，吃着給二禿子看：還什末——

「二禿子我們今天又吃韭菜炒雞子了！二禿子，你會說呀：雞子黃兒黃，雞子白兒白，雞子炒韭菜，越瞧越可愛，越吃越自在……」

「還有，還有！」春子也跟着想法兒饒人：「我媽還常給我做雞蛋糕吃；雞子做甜糕，越吃越——越不下去了。」

「越吃越發燒！」一下子就把他給頂回去了，二禿子覺得非常地高興；那沒有鷄子吃的委屈，恥辱一下子就變成了勝利；還有「發燒就伸腿兒聽你還敢吃雞子兒……」這就歡歡達達，跳起來了，嘴裏含着指頭。

爸爸好幾天都不回來了。哪兒去了？多暫回來？二禿子不知道；究問媽媽，媽媽也說得不明白，只是哭，哭得怪可憐見的——二禿子最不希罕這一手兒。

希罕的是媽媽的肚子怎末越來越鼓起來了？準是裏邊搥了個皮鼓，那才好玩兒呢，敲一下大概也能「咚咚」價響？可是媽媽不准敲！二禿子一肚子不是味兒。

多虧誰都嚷嚷着要過年了，這才減輕了二禿子敲不得媽媽那肚皮上的鼓的不痛快。真哪！年來了，頂有意思的還是過年！可是年越近，媽媽的嘴撇撇得越盤扭，就好像年跟她有仇似的，爲什末呢？二禿子搖了搖腦袋：不明白。可是，可是管牠呢，不管怎末，二禿子也要過年；橫是媽媽撇嘴不能把年撇跑了！對，乾脆過年結了！

沒想到，姨媽又來給了個不明白：

「姐姐您真是年頭兒這樣不好，您偏要生養——這回生下來，也是三個了！您真不怕舒適大發

了，讓該子們挨餓——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添人進口地，不管怎末也是件喜事兒；像我們，可沒有你們這個好命，也不知是那個窮鬼的八字裏不該有後是怎末着；您瞧我們也是十幾年的夫妻了，眼下還沒有一個兒呢！姐姐，我又替您擔險，我又願得荒呢！等着吧，等到過年開春，我們給您道喜！」咄咄咄地，姨媽這是哪一套呢？二禿子打算問問。

可是姨媽沒給他問的機會，却緊接着問起他來了：

「二禿子！恭禧你，你要有弟弟了……」

「我有弟弟？」瞪大了眼睛，像要看看弟弟在哪兒。

「嗯，可是說不定，也許是妹妹。」姨媽笑了：「你願意有弟弟，還是要妹妹？」

要妹妹好！小斌的妹妹不是一有了糖就跟她哥哥一塊兒吃末，還有有了妹妹，也可以跟小斌爭一口氣了；別瞧你有妹妹我……可是，可是要妹妹也不好；哥哥有弟弟，二禿子沒有弟弟啊！這便宜不能叫哥哥獨佔，二禿子也得來個弟弟！於是，要弟弟了。

「好！」姨媽說：「就給你個弟弟。」

「多暫給呢？」

姨媽說得過了年。二禿子巴望一眨眼睛，年就過去了。

可是「誰給呢？」

「媽媽給。」

媽媽起哪兒得來呢？

「起西山上抱過來。」

西山在哪兒？那兒有多少弟弟？沒有妹妹末？

姨媽說西山就在西山。——不明白那兒有的是弟弟，也有的是妹妹呢！

「那好極了，我也要個妹妹！」小英給她哥哥的紅呀綠的紙包糖，二禿子怎末也忘不了饞得荒。

可是，可是妹妹能屬什末呢？自己可是希望妹妹能屬猴兒；省得自己跟哥哥這兩條狗玩兒。媽媽那一個猴兒，不夠玩兒的時候也許會跟哥哥爭執得打起來；若是妹妹也屬猴兒，那就一個人分一個了；哥哥玩兒媽媽那個老猴兒，自己玩兒妹妹這個小猴兒，又都是男人玩兒女的，多有意思！再說，哪個耍猴子的不是一條狗，一個猴兒呢！

可是，姨媽掐了半天指頭——姨媽就會那末伸出隻手來彎呀彎地掐指頭；誰丟了什末東西，她

只一指指頭，就會知道那東西丟在哪一方！媽媽說：姨媽這一手兒是跟舅老爺學會的；從前從前，舅老爺是個頂靈驗頂靈驗的神仙！——姨媽拵完了指頭說：

「屬龍的！」

二禿子有點兒失望。可是，「屬龍也好！」有龍，也可以「起登狂登」地敲着鑼鼓扮龍燈會；過年，就不至於去叫人家擠在腳底下。瞧別人扮的了自己有妹妹的龍。

「這個龍，也可以在肚子裏點燈啊！」

姨媽可是沒有理會得出二禿子的高興，居然又好像不耐煩了——她再沒有接碴兒。

她又跟媽媽聊上了：

「姐夫呢？」姨媽老是管爸爸叫「姐夫。」

「有幾天沒回來了；誰知道他到哪兒去了……」說着，說着，媽媽就又流下了眼淚來！二禿子不希罕這個。

叫二禿子不希罕的事，還有呢：他記得，從過小年兒那天起，一連好幾天了，都是從早上到晚上地，家裏不斷擠着一些人，怎末討厭，他們也不滾；都要在我們這兒等着過年，是怎末着，可是，那一個一個

的怪神氣兒：瞪眼睛緊鼻子地，唧唧哇哇地吵得真厲害，二禿子怪怕的！他們爲什末吵呢？二禿子不明白。可是彷彿知道點兒，誰都是爲的要錢，爲什末跟媽媽要錢呢？孩子才跟媽媽要錢買花生吃呢！他們又不是媽媽的孩子！

媽媽也太老實了：爲什末不趕他們出去？老是搖搖擺擺着肚子上的皮鼓，樣子怪可憐見地跟他們說軟和話兒，總是忘不了一滴達一滴達地往下流眼淚！哭什末呢？要過年了。怎末是那末委屈呢！……二禿子不耐煩研究這個了；越研究越不明白末

弄不明白的時候，就溜出街上來了。正碰到了春子，小斌跟他的妹妹。春子身上還帶着把『寶』劍！

『我們快要過年了！二禿子，你也過呀！』春子老是說話帶着瞧不起人的味兒，二禿子頂不痛快了。

『爲什末不過呢？』有點兒楞怔。直盯着他的『寶』劍。

『你也過？——你也過得起呀！』小斌總是向着春子。

『二禿子你瞧瞧！』春子於是就高興得了不得——他端起了『寶』劍：『我這『寶』劍，爸爸

給我買的「寶」劍能殺人，你懂吧？我們，我們才算過得起年呢。爸爸還給我買「嚙——嚙——」的
火車，還有說起話兒來就噤哩咕嚕的外國人穿的衣裳——叫做「洋服」還有……」

「媽媽也給我織了一套又白，又暖和的毛衣；還有個白帽子——上邊一個白疙瘩……」

「還有拍一下子就能跳這末——」小英翹着脚跟，舉着手地比劃着：「這末高的皮球呢！」

「我們家裏又買了那末些點心，鮮貨，還殺豬，殺鴨子，殺雞吃——我們的豬肉，雞肉，吃剩了都給
狗吃，也不給你……」

二禿子的嘴角兒又掛上了怪饞得荒的涎沫，舌尖兒往嘴唇子裏舔了舔，一口涎沫吞下去了。可
是馬上——一個機會：

「可是我跟哥哥都屬狗呢！」覺得這手兒比他們的強；那末，一切的不自在就都壓下去了。

「呦呦呦！」小斌又是那末嘻皮涎臉地：「狗有什末好怪不得呢，你瞧你狗頭狗腦——」伸出
隻手來——那手上戴着的紅手套，真鮮豔！叫二禿子多暫見了多暫要在心上癢癢老半天；可是：「就
像叫了剝了皮！」心上的癢癢勁兒這才勉強消了點兒。——那紅手套的指頭指點着二禿子的腦袋，
一邊跟春子擠擠眼睛：「是吧？」

「嚶，真是狗頭狗腦！」春子跟小英跳着腳笑了。

二禿子不願受這個壓迫，他伸着胳膊挽袖子。

「你敢造反？」小斌跟春子都學着吳二爺對付「下等人」的生氣時候的樣兒，瞪眼，吹——沒有鬍子，吹嘴唇吧。春子這回又嗖地一下子就抽出了「寶」劍，明晃晃地，直對着二禿子。

二禿子放下了挽袖子的手，瞧着那個「寶」劍，有點兒怕；一口惡氣嚥下去了。——他不敢「造反」。

「哈哈哈哈哈！」春子們笑得都直不起腰來了！

「我說，小斌！」春子威耀地擎着「寶」劍，像個武官兒似地：「我們不再跟二禿子玩兒了——我們是一幫兒！我們過年，吃好的，穿好的。」回過腦袋來：「二禿子，你有什末呢……」

可是二禿子眨巴了幾下眼皮，就又是一陣喜歡了：

「我有新剃的——」把腦袋往前一伸：「大光頭！」

「看哪——劍！」從戲院子裏學會了的這一句，春子這回應用上了：給他個冷不防地就把「寶」劍往那個的大光頭上一抹。

二禿子實在下了一跳！可是，多虧他很機靈地一下就把腦袋縮回來了——隻手摸摸脖子，他知道還沒叫『寶』劍砍着。

『噫噫！光狗頭，光狗頭！』小英伸巴着舌頭。

『光剃禿頭有什末好！禿子禿，用手撈，一撈撈些臭豆腐……』春子唱一句，跳一下腳，跳一下腳，瞧一眼自己的新皮鞋，心裏美滋滋地。

『我們可不剃，我們的頭髮留着梳博士頭；純黑純黑，流光流光——博士頭……』小斌指點着他的毛腦袋。

『媽媽還說，等着帶我到理髮店裏，給我剪電影上說的蝴蝶頭呢；曲曲彎彎地好看！』小英總是學着哥哥的得意樣兒：『光剃大禿頭有多末寒蠢——還得叫人打三下！』

『對了，剃頭打三下！我先打——』春子一下子趕上前，拍着那個光腦袋：『一、二、三！』——三下。二禿子趕快用手掩護着腦袋，退了好幾步。罵他們？看樣兒他們還要揍人呢；雖然知道他們哪一個也不是自己的對手，可是他們人多，若一齊動手，自己可不見得就不吃虧——春子那個王八旦還有『寶』劍呢！可是二禿子也不哭出來，雖然自己知道眼淚已經湧上了眼圈兒——哭寒蠢！於是，只

好撇着嘴眼睛用力壓着眼淚，一邊慎重地盯着小斌們——想着萬一他們再來打的時候自己好怎末往家裏跑。

小斌又想起了一件得意的事情：

「我們過年，還跟着媽媽去瞧電影呢——電影嚇，別題多末好了，又有曲曲彎彎的洋字，又有抱着親嘴的外國男人跟女人……你瞧得起末二禿子！」

二禿子的眼皮又眨巴了老半天：

「我，我們家裏有洋油燈，晚上也能在牆上照影啊！有我的影，有媽媽的影，有爸爸的影——都是老長老長，長得都能上了頂棚上爸爸……」

「你還有爸爸啊！」小斌伸了伸舌頭：「我爸爸早就顛兒了……」

「顛兒了也能回來！」他可是這就又翻起了心事：爸爸到底到哪兒了？怎末還不回來！他有點兒想爸爸了，雖然他頂不希罕，而且怕着爸爸瞪紅眼珠子，揍人。

「吹牛皮！」非常地不信任：「他還敢回來他——你爸爸是強盜跟我爸爸要錢，我們不給——」

爸爸說他「混蛋」！他就偷去了我們的東西——可是到底叫我們老王抓着了！爸爸就這樣「做着

打人的手勢：『給了他幾個耳光子，還要把他送到局子裏去！可是後來，後來就不知怎末地他又顛兒了——你還有爸爸？他還敢回來？回來爸爸說要叫他坐牢獄……』

『你爸爸是強盜，是小偷，又是個大頭驢——成天老拉着吳伯伯東跑西顛……』春子也罵起來了。

『沒有爸爸了，你還能過年？年是我們有爸爸，有好的吃，有好的穿，有電影瞧的才能過得起；你個窮禿子也能過年。那才怪呢！』

『走吧，走吧——回家吃雞蛋糕去。——我們不跟小偷的兒子玩兒。我們不跟跑了爸爸的孩子玩兒……』小英推把着哥哥跟春子走了——走了不幾步她又回過頭來，對着二禿子把一隻肥嫩的手指往腮幫子上抹呀抹地，又緊眼睛，又撇嘴唇。

『沒差！』

『啞！啞！啞！啞！』二禿子到底朝他們走遠了的背影吐了好幾口。一肚子的委屈到底把他在眼圈兒裏打團團的眼淚給頂出來了……他得跑回家裏，跟媽媽訴訴委屈；還得問問：爸爸是真的顛兒得不敢回來了？末爸爸是真的偷過吳二爺的東西了？末爲什末要偷呢？還有小斌他們過年都買那末

些東西，自己呢……這都是問問。

二禿子回到家，可是並沒有他插嘴的機會！

那些個緊鼻子，瞪眼睛，滿嘴錢呀錢的傢伙們還在吵吵着沒走呢！

媽媽哭得越發像個淚人兒似的了。

「……你們都是頂會體諒窮人的先生們！請你們行行這個方便吧，再饒我們幾天——等我們禿子的爸爸回來，就給你們送上府去。——也不知禿子的爸爸到底哪兒去了，幾天也沒回來；不過，他終歸是要回來的。現在，我實在一個子兒也拿不出來；撒謊？就叫我活不到明兒早晨！你們這樣候着我，我能上哪兒去籌付呢？一個女人家！——請你們先去忙活別的吧，別耽誤了你們的公事；幫年下的，天也晚了……說真的，我們禿子的爸爸這半年來，在吳公館裏也能領個二十三十的，只要等他回來，準能都給你們送上府去……」媽媽委委屈屈地，像這樣的話，已經跟他們說過好幾遍了。

那些傢伙們可是一動也不動；倚着門框子的，坐在床沿兒上的，坐在爸爸已經幾天沒有坐了的，那個木樁子上的……

而且你一言，我一語——誰都嘟噥着……

「你這是往外轟我們啊？——可是你若給了我們錢，不轟，我們還要走呢；你若壓根兒不短我們的請，我們還不敢來這兒呢……？」

「乾脆你就別拿這份子話騙人了！吳公館的老王早就跟我說過了：吳二爺那裏的工錢，老李早就領下來了，還長支了不少的，可是又偷走了人家吳二爺的東西，這人就算沒影兒了他，顛兒是爲了躲避叫吳公館送進局子裏去，我們不能太怪他了；可是若說他顛兒了，而不先關照你們，那是管誰也不信的——你是他的家兒的，不是他不關照你，不給你留下安家度日的錢，你們怎末過日子？所以錢，一定在你手裏——乾脆，拿出來，讓我們各位分一分，算了！要想憑你一個女人家，以爲我們不能把你怎樣了，就這樣哭哭啼啼地打算賴過去。那算白饒……：你們不想過年，我們還都要過呢。事情早點兒辦完了，誰都落得清閒！快別這樣遲延了；遲延到歸齊，也總得還清人家的饑荒呀！實在爲了你這份兒，我們跑了多少兒腿也沒弄出個結果來——大緊巴的年頭兒跑破了一雙鞋，再買得費多少錢啊……！」最屬那個大鬍子的能嚙唸嚙唸的時候，鬍子都要吹起來啦！兩個紅眼睛好像要往外竄火。

——二禿子認得他：總是來給房東要房錢。他一來，二禿子就搭量他的大鬍子；那大鬍子——「噶，多暫能讓二禿子揪下來，掛在自己的嘴脣上唱戲玩兒，那才得勁兒呢！除了他的大鬍子，却再沒有一點兒

使二禿子希罕的。

「你們大禿子呢？」又一個接碴兒的，是個大肚子——比媽媽越來越鼓起來的肚子都大好像他來，是跟媽媽比賽誰的肚子大的呢——他也擺了個皮鼓末響不響呢？二禿子把牠捉摸了老半天。他接着又說起來了：「到年啦，也該回來了；今年鑛裏的生意照常不錯，準能剩一些回來——就是不回來，他也準能有錢寄來家——小伙子在外邊混得不錯不是——我說李大嫂，我真奇怪，怎末你們儘會拉飢荒不在乎，還錢的時候就心痛呢……」

「我若是接到大禿子寄回來一個子兒，就不是人——誰有粉不願意往臉上抹；這樣讓人家逼迫着還是一件體面事是怎末着——那孩子也總不來信；可是頭幾個月還有信來，自從上回鑛上出了事，聽說窩裏壓死了好幾十口子人命以後，他就再沒有來信！不知道他攤沒攤在裏邊——可是我想不至於若是攤上了，吳二爺不能不打發人來送信兒，也不能不給點兒體恤金；他是鑛主不是？再說，我們並沒有壞過良心，做過沒有德行的事——可是誰知道到底是怎樣呢！我現在總是黑夜白天地心裏不塌實……往年這樣幫年靠節的時候了，他也早就回來了，今年這時候了，却是連一封信也沒有……」這末着，媽媽就題到哥哥了——二禿子也實在想着哥哥，快過年了，哥哥怎末還不回來？這

實在也得問問媽媽。哥哥回來，有多好！有哥哥帶着出去玩兒，看春子、小斌們還敢欺侮我哥哥不揍他們才怪呢！哥哥比自己高得多，棒得多，有的是勁兒，一百個春子拿着『寶』劍吧，也不是哥哥的對手！哥哥從前又常說：他最恨吳公館了；因為吳二爺老剝哥哥跟哥哥的朋友們的皮，老吃哥哥跟哥哥的朋友們的血！吳二爺到底爲什末，怎末樣剝他們的皮，吃他們的血？二禿子可不明白。他只是想：哥哥既然最恨吳二爺了，就準能替自己出氣，揍一頓欺侮自己的吳二爺的孩子。可是哥哥總不回來！哥哥總該回來帶着我玩兒的呀……人家小英，不是總跟着她的哥哥玩兒的末！雖然二禿子却有一陣子不喜歡見着哥哥；哥哥總是一身的煤黑！特別是他那煤黑的腦袋只露出紅嘴唇、白牙來，真像個怪招人害怕的黑頭鬼！

媽媽說着說着，就又哭出聲音來了，抽動着肩膀。

可是那些傢伙統統板着臉子，一點兒也不肯可憐媽媽的那付可憐相。他們老是唧唧哇哇地：

「別廢話了，我們沒工夫聽你這些家長里短，還是給我們籌點兒錢是正格的！再饒幾天，不像話！哪兒有過年不清帳的……若不怎末叫『年節、年節』呢！這末死欺白賴地推搪，真是無知的老娘門兒……」

「老娘門兒也得講理……乾脆該錢還債，沒別的說的……」大鬍子的又在吹他的鬍子了。

「沒別的說的該錢還錢……誰都要過年！」

「誰都要過年，對！可是過年就錢呀錢的老在我們家裏吵鬧？這算哪道道理呢！二禿子怎末也不明白。」

「媽！這末叫了一聲，可是並沒接上什末說的。二禿子有一肚子的話要跟媽媽說，可就是一時不得勁兒地說不出來。」

媽媽可是老半天，老半天都不理他，只是低着腦袋，讓眼淚一滴達一滴達地敲着她肚子上鼓起的那個皮鼓；眼淚只是一滴水，怎末能夠敲得響鼓呢！

可是媽媽又不准二禿子敲！二禿子只好把不是味兒的眼光盯着那個鼓，四面八方的傷感湧上了心頭，二禿子終於眯了眯眼睛，嘴唇一瀟把就哭出聲音來了——

「媽媽——哇——」哭着，哭着，二禿子就什末也不知道了……

可是，漸漸地，二禿子彷彿又知道什末了；而且漸漸地，知道得又挺清楚——
二禿子跟哥哥分別把春子、小斌騎在腿底下，硬巴巴的拳頭「關巴關巴」地直往他們的屁股

上捶——這一頓痛揍啊，簡直叫人再沒有這末痛快的了！可是：

「彭——卞——」

「批——扒——」

突然從模糊的混亂中東一聲、西一聲地響起了這末些招人驚慌的聲響，——就跟去年在鄉下，舅舅們打胡子時候放的那些槍聲一樣地響亮！接着，在驚慌中小斌、春子，以至於哥哥的就都不見了！二禿子掙扎着連忙睜開了眼睛：老陽都照得早晨的窗紙上一大片的白了。

媽媽在被窩兒裏老那末哼哼噓噓地，醒着吧？可是爬過去瞧瞧：她的眼睛又是閉着的，還睡覺呀？可是她仍然那末哼哼噓噓地不算，眼睛還直流淚呢！媽媽這一手兒，二禿子是怎末着也不痛快。

「彭——卞——」

「批——扒——」

這樣的聲響還在不斷響着；二禿子仔細一辨別，知道那是從街上傳過來的。——他也知道這是什末東西的響聲了。

街上挺熱鬧，出去瞧瞧！——喂，慢點兒下床，慢點兒走，慢點兒開門，別驚動了媽媽；雖然媽媽到底

是不是在睡着，還想不透。

二禿子輕悄悄地就溜到街上來了。

嚇！說外邊不熱鬧，那才怪呢！老陽暖的和地。滿街上飄着紅呀綠的紙花兒？有的粘在積雪溶化了的泥水裏。哪一家的大門兩旁都貼着紅紙條子，上邊畫着好幾個手大的字。街頭、門口兒，到處都有幾對老頭兒笑嘻嘻地作揖；孩子們，也都學着大人的樣兒彎腰；也有在放炮、放鞭的；兩個指頭夾着一個小鞭兒，在另一隻手裏的香頭兒上剛剛點着了，就一下子扔出去老遠，漸漸地聽到扒地一聲響，再放第二個。放炮的更有意思：先把砲立在地上，再拿着香碼兒去點——慢慢地移動着脚步去點，生怕突然間就點着了，讓火信子噴着自己的臉。香碼兒剛剛觸着了火信子，人就連忙抽腿往遠處跑，若不那竄起的火信子仍然會噴着臉的——可是因為只顧忙着往遠處跑，往往就不會點着火信兒，有的分明點着了，可是又瞧着怪信不着似地，於是再慢慢地走過去瞧，重點；沒想到剛剛走到了跟前，那原以為沒點着的却突然矢矢地竄起火信來了，正要竄上人的臉，這就驚慌得再跑開了——有的用手堵着耳朵，生怕砲響了驚着；可是砲又是個淘氣的：乾竄火信兒，竄完了就算吹，乾脆不響！再來一個，——這回可是響了，而正趕上耳朵還沒有堵好，也許是人躲開得並不遠，就到底駭了一大跳：「彭！」

一個砲就變成了一堆紅呀綠的紙花兒。二禿子知道：孩子們才是這樣放；大人們放，他們的胆子大得多了；大人們放鞭，是一串一串地放得『批啦拍啦』地響；大人們放砲，就跟孩子們放小鞭一樣：手指夾着砲的屁股，香碼兒點着了火信兒，挺隨便地等着竄出了火信來，才扔出去；又不跑，又不堵耳朵；砲一響，人就裂着嘴唇笑了。

孩子們都穿着紅呀綠的新衣裳，跳跳噠噠地真樂！衣袋都是鼓囊囊地，裏邊一定裝了些糖呀花生好吃的！二禿子瞧着，嘴角上就又掛上了涎沫；好在這種涎沫是流慣了的，用袖子一擦，也就完了。

胡同口兒馬路上，更顯得亂哄哄地——大概更熱鬧；於是一氣兒往前跑，往前跑，跑呀跑地就跑到馬路上了！

賣布的、賣鞋的、賣點心的那些舖子，誰家的門前——也有的是樓頂，都掛着飄呀飄的大花布——二禿子知道：那都叫做國旗門都是關着的——還睡覺呀？都出來老陽了！沒有——沒有睡覺；門縫、窗口那兒都傳出了出殯呀唱戲的鑼鼓點兒來了不是？

『笨的荒！笨的荒！笨的荒……』

有幾家門頭上的那個木匣子又在唱起來了；粗的嗓子像鴨子們吵架；尖的調子像公雞打鳴；還

有『哇啦哇啦』地說話兒的，什末『新年啦……前門外啦……祖傳的秘方啦……單科的一元，加料的兩元啦……我是你爸爸啦……』地一大套，一個字，接緊着一個字，就跟二禿子壞了肚子的時候竄稀一樣——自己長得真矮，若不——若能長得像電綫桿子那樣高，一定要扳着那個匣子仔細瞧瞧裏邊到底有沒有小人兒——小人兒有自己這末大末二禿子不明白。

後邊起了一片嚷嚷聲。

二禿子回過腦袋，小斌、春子他們趕上來了，都穿着洋孩子所穿的新鮮衣裳——對了，那叫做『洋服』，手裏都拿着唱戲的槍呀刀呀『寶』劍的，——真有他們的！二禿子一口涎沫吞下去了。現實的光景引起了二禿子無限的興致，對小斌們那些個怨恨，不知怎末就會忘掉了；於是一股子高興，就迎上了他們。可是

『過年了，你還是這種臭色呀？二禿子！』小斌一句話，就把他頂得感到一切都是冰涼的！

『你又忘了！』小英趕着她的哥哥說：『我們不跟小偷的兒子玩兒，我們不跟小偷的兒子玩兒！……』

『那是！』春子又威嚴地亮起了他的『寶』劍：『我們不跟顛兒了爸爸的窮孩子玩兒！——小』

「斌小英來，我有劍，你有槍，她有刀，我們你打我。我打她，唱鐵公雞玩兒——來，「丁丁丁，倉倉倉」……」
一股風就殺過去了。

二禿子覺得自己特別的孤單、空虛、寂寞！——人家過年，都變了花花樣兒，自己怎末就不能……
二禿子弄不明白，一肚子不高興——眼眶子裏充滿了湧呀湧的水珠兒，水珠兒一個，兩個地掉下來了……

難過着，難過着，二禿子突然就又是一個欣慰的機靈：

——春子、小斌他們唱什末雞過年要唱雞呀好那，那那我也不服氣你們家裏，媽媽也養了隻老母雞呀，我也會回去唱雞！——是那末着：「丁丁丁，倉倉倉」……一路風，二禿子赤手空拳地也殺到了家：

姨媽來了！

媽媽也坐了起來，雖然不像早上那末哼哼噓噓的了，可是仍然不斷地滴眼淚，——二禿子最不希罕她這一手兒！

「給姨媽拜年！——磕頭！」媽媽兩隻手捧着肚子上的大皮鼓跟二禿子說。

這一手兒，二禿子才喜歡呢；二禿子是最愛磕頭，翻跟頭的。磕頭就磕頭，——二禿子也知道要過年，總得磕頭才夠味兒！一下子就朝姨媽跪下了，『砰』地一聲——

『啣！』姨媽怪突然地這末哎啣了一聲，誰都吃了一驚：『這孩子……』可是顧不得往下說，連忙握住了自己的一隻腳——那隻早先年裏不小，現如今又放不大的腳，趾尖兒剛才正碰在二禿子的腦門兒上，碰得真痛。

接了姨媽四毛錢的壓歲錢，小斌、春子們的刀呀槍的馬上就代替了腦子裏的老母雞……一個高兒，二禿子就跳上大街了；——過年了！誰敢瞧不起我呀！我也可以有槍，有刀啦……一路吶喊着：『丁丁丁，倉倉倉』地……

溪邊

八月的鄉村。

綠油油的柳林裏，一片這兒開頭，那邊響應的熱意地蟬鳴聲裏，草地間蜿蜒的清溪，淙淙地往下流蜿蜒地流着，流着。

小溪兩邊，幾塊大石頭上，正盤據着『大嬸子』、『二姐兒』們活動着兩隻袖口向上挽得高高的胳膊，手裏的衣裳往溪水裏擺了幾擺。拖上來放在面前的石板上抹上胰泡，搓呀搓地洗着，『呱呱』地濺着水點子。身子挺悠然地搖動着，腦袋後邊的抓髻跟辮子的，就都一撇搭一撇搭地。

有的把帶水的衣裳疊在石板上，用手裏的棒捶捶着，『棒得棒得』地，挺有一種節奏。棒捶聲中，幾隻正往這邊浮來的黑的白的鴨子，神經過敏地『呱呱』地開了倒車；倒車開得挺慌張，慌張得拖泥帶水，攪擾了附近的李大嫂正在工作着的安寧她，氣憤地就手兒在身邊拾起了一塊石子兒，照定鴨羣的屁股那邊扔了過去。

「死鬼！」這末罵了一句，一邊用袖子揩了揩腦門子上的汗滴：「哼，單往有人的地方來！」

石子兒可沒打着鴨子——鴨羣已經「呱呱」地越發慌張地逃遠了，逃進了葦草裏。可是石子兒落下了鴨羣經過的水紋裏去，馬上濺起了一個不小的水花兒，水點子濺上了這一邊正在把一條褲子放在水裏泡着的一個留着辮子的一臉，一身；是八月的熱天裏意外的一點兒清爽，不過看定了一眼那邊那個扔石子兒的到底是誰，臉子馬上就襲上了一陣子不願意的神氣兒——也許這兒是碰着了路窄的對頭吧，她撇起了嘴唇，眼睛可是盯着那些逃着的鴨子的背影，指桑罵槐地接上了碴兒：

「濺了我一身水，騷戾！」

那個聽得明白，可是絕不能受她這一套！嗓子這就亮了起來，腮幫子鼓得高高地：

「誰是騷戾？！四鳳子你得把話說明白了，別這末指雞罵狗地哼，告訴你：大奶奶可不受欺侮！」

「誰罵你來着？」四鳳子這就有了正式接碴兒的機會，回過了頭：辮子在後邊往肩膀上跟着一用，隻手捧着鬢角上的頭髮，回答得很不是味兒：「我罵鴨子，你受的什末驚？我——指雞罵狗，」你爲什末不願意——你也不是狗不是！可是你若願意找罵挨呢，那也沒法子！」

『怎末我是找罵挨呀？誰也不是傻子，爲什末找罵挨呀？我是騷戾？你是什末？你是罵鴨子？你還捨得罵「鴨子」！你穿「鴨子」！吃「鴨子」！半夜三更偷「鴨子」——在場的人誰不知道呀？只羞着沒有發過報！』一氣呵成了這末一套氣憤的話；話中以下的『鴨子』現在已經是不作鴨子解釋了。

『李大嫂！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在場的人誰不知道！這句話你可不能這末說；你們吵你們的架，爲什末要牽拉我們在場的人？誰騷，誰臭，我們管不了那些個！別這末着血口噴人——賊咬一口，入骨七分！』接岔兒的是另一個，隻手從溪水裏抽出來，在衣角兒上邊揩了揩水痕，狠命地搔着鬢髮底下的頭皮，兩個眼睛皺到一塊兒，很不是臉子地盯了李大嫂一眼。

『喲！』李大嫂往這邊看了一下，原來如此地伸了伸舌頭說下去：『我還沒看見四鳳子的表姐也這在兒呢呀！你還不得向着你的鳳妹子？可是呀！儘向人可不成！向人也總得向不過理去才是！四鳳子憑空不白地罵了我，你怎末就沒有聽着呀？難道大奶奶是受人隨便欺侮的……』

『還有一個說頭』截斷了李大嫂的話的，又是一個作有好像很公平的態度說：『在場的人多着呢；王三姐，爲什末你單單地覺得不受用呢？』接上一聲冷笑：『不管李大嫂的話有沒有道理，這末些個在場的人都沒有作聲，爲什末單單王三姐一個人不受用啊！』又是一聲冷笑——顯然地說道：

話的是李大嫂這一派的人物了。她說完，還挺鄭重地向着身左、身右溪水兩邊的那些個婦人們掃了一眼，似乎要檢查檢查在場的還有沒有『李派』的人在。

被檢查的這一些有的依然在像沒有這末回事兒似的洗着，捶着她們的工作，有的也要有所發作似地着嘴唇，預備等待發作的機會；顯然地，在後者這一羣裏，不是還有『李派』的，就是也有敵對李大嫂那一派的了。

『可是我說『騷辰』，李大嫂爲什末又不受用呢？』四鳳子臉上是『赤白帶下』，給王三姐這末解着圍。接着，又奔了李大嫂去：『本來就是個騷辰！我『半夜三更偷『鴨子』』，『嗯，不錯，姑奶奶含糊不了這個，姑奶奶偷過了，——偷過你家老太爺的『鴨子』，若不，就會生下你這個風流的娘們兒來？——姑奶奶我偷了，可是你能把姑奶奶怎末着？』

『四鳳子偷『鴨子』，還是偷別人的呢？不像某人，單偷家裏的！男人半年不在家，就跟着公公……』幫着腔的王三姐硬揪揪地說一句，盯一眼李大嫂跟『李派』的人物。

李大嫂臉紅到脖子，低下了頭。可是，能這末着就讓她們饒了尖兒去？李大嫂可不能服這口氣，她就——

「呸」狠命地吐了王三姐一口，吐沫星子到處飛：「哼！可是……可是底下竟一時接不上辭兒了，一邊怪聲扭地喘着，一邊只是『哼』呀『哼』地，紅一陣子的臉，又白一陣子的了。

「哼哼得夠味兒！你公公才愛呢！在場的人誰不知道！」後一句是學着李大嫂的口氣——四鳳子是得理（？）不讓人勝利地一陣狂笑聲響過了綠樹叢中的蟬鳴。

王三姐之流也附和着，瘋狂的、冰冷的笑浪，像奏凱歌似地響了一片。

所謂「李派」的人，現在是已經沒有別的說的，只有在對方那一陣狂笑聲裏，開始實行「武力解決」了；起手兒是幾隻手，接着就是十幾隻手不斷地搶着溪裏的流水，往敵方那邊一個勁兒地撥了過去；天下不太平的水花兒，就「嘩哩嘩啦」地濺了起來。

自然，以四鳳子作中心的這一派也不肯示弱了，照樣地也用水力攻守起來。於是溪流的兩岸，就正對地、斜對地，左邊、右邊地伸出了那末些水明莊的女人們的壯實的胳膊來，紊亂的手指之間沒有次序地飛濺着白色的水線，像戰地上錯縱的火線似的，那末猛烈地交鋒起來了。飛濺着的水線，水花兒裏，又不斷地夾雜着石頭子兒，「嘩啦響岔」地在一聲跟着一聲，從那末些個沒有遮攔的嘴唇裏衝出來的以「騷」、「臭」、「死」、「窮」之類的字眼兒，作形容對方的種種所屬，行爲，性情的村婦

們所慣熟悉的花樣的叫聲，罵聲裏，十足地表現着人羣的醜惡。

至於她們的正經工作，自然在這『非常時』下，只好宣告停止。

有幾個沒有參入這個『鴨子的問題』引起的戰團的大半是交戰者跟參戰者對自己都沒有關聯的，跟上了一些年紀的沒落者流，趕緊地收拾起自己的未完成的工作，掖着抱着地，爬起身子就往家裏『避難』。可是一邊走着，一邊又直見着她們的怕事而惹事的政策來：三三兩兩，低低地批評着，譏諷着，咀咒着交戰者中的誰對，誰不對，哪個潑辣，哪個的『底細』真不清楚並且不嫌麻煩地列舉着那『底細』不清楚的『想必是』有那末一回事兒的『證據』不住地回頭往『戰地』上溜一眼，噲呀噲地，像羣人形的蒼蠅，可是一邊又都自己怪『德高望重』地撇着嘴。

那個一下子從鼻孔上抓下來一把鼻涕，甩到地上，食指在人中上粗魯地揉了個來回，接着亮下去她的嗓子：

「……不是我瞎糟塌人，實在是我親眼所見……」

「親眼所見」

「噢，可是你別就這末咬定了是我親眼所見呀！反正，雞子兒不透縫兒，暴不出小雞兒來！哼！不是

我說嘴，這村子裏，誰家的，哪個人的醜事，能瞞得過我的眼去！」

聽着的有的不禁一楞怔，就好像自己家的「醜事」真就被人家知道了似的，有的可很不在乎地：

「也許就真格的有這麼回事。」這麼附和着。

「怎麼能說是「也許」？難道那還有假呀？——我們孩子的三叔親口說的呢……」

「可真的，」別一個接了碴兒：「我說你家老三這些日子可總沒見了，又到哪兒去了？——他那個病，還常犯啊！」

「可不是胡天胡地地就人事不懂了，抖抖索索地抽他的羊癲瘋，什麼傷天害理的話兒，他都敢沒有影子的胡扯完了，那算瘋了二十七八了，這一輩子絕沒有好兒——現時不在家，頭兩三個月，就走得沒影子，沒有信兒！」

「沒有找找末——丟了的時候我們知道，都以為這些日子也許回來了，怎麼還沒有回來呀？」

「沒有——找誰找哥哥成天就叫他給氣極了，我個當嫂子的還能管得了那些！反正沒有老爺子，老太太了，丟了，就丟了吧。這些人不會操心的，省得在家裏犯羊癲瘋，鬧得大小不安！」

「這也好；分家的時候，少分出一份兒。」

「喲！你可初說這個；叫人家聽了去，以為我們哥哥、嫂子的心眼不周正，欺侮一個瘋兄弟呢！再說，我們那點兒家當，有什麼值得分的呀？——可是說真的，若是沒有那個瘋子家，也早就分了，只因爲怕那個瘋子分了去不能過，把東西踢蕩了，或是叫壞人騙了去什末的，才沒有分！現在他若是真能不會回來，死了什麼的，我們也可以分了。——可是，可是還不成呀，還有我們老二呢！老二別看他沒念書，心眼兒可比哥哥的都「鬼」，家沒分，他有吃有喝地能忍得住氣；一下子若是分了，他還能把便宜讓給我們這作哥哥、嫂子的呀？那才怪呢！」

「不分也好；在一塊兒過，日子結實！」

「日子結實？你可以爲我們老二是個窩囊廢啊？我沒有說過末，他才有的是心眼兒呢！成天價吃現成的，穿現成的，都是我這嫂子給作。他作了什麼了？只是到地裏去種種莊稼，一年還得一雙鞋；還得要零花兒。除了哥哥，誰掏錢？這樣兒，得錢；那樣兒，也得錢，都是哥哥一個人往外掏！老二成年價裝二爺，這樣的日子，不分，還能結實？」

「還是分了的好；分給他一份家當，以後他若過得好，也是你們家的光彩；過得不好呢，化完了他

的是有數兒的，再不能跟你們哥哥、嫂子的要了不是？」

「那可說不定呀，你敢擔保他不能再來攪？就憑他，就能把日子過好了？那不是沒影兒的事！別看他三十一、二了，可是一點兒也不知道日子過，清吃高坐！趕上他哥哥，差早了；不是我這作嫂子的苛薄——我若是個苛薄的，早就跟他哥哥把他跟那個三瘋子謀害了，剩下這一份子家當，就全是我們這一邊兒的了？不是？再說，就算他是個能幹的，我們這家現在也不能分；分了，不管怎末，他也不得把這份家當批過一半兒去？那我們作哥哥、嫂子的，怎能吃這個虧？」

「說來你們老二也太可憐了；頭幾年死了家口跟孩子，到現在也沒有續得上，——有限你們提親的沒有？——他不比你們老三：老三是從小兒就有瘋病，沒娶過媳婦，不知道媳婦的滋味；老二是有了家口、孩子，又死了家口、孩子的人，也難怪你說他懶，他是有些灰心呢！你們作哥哥、嫂子的，也應該給他張羅張羅啊！」

「誰給他張羅？張羅個人來家，是不是又得多一個人的花費？這花費，除了他哥哥，還有誰出？——老爺子、老太太活着的時候，能痛他們的老兒子光棍，給再張羅。張羅個人，我們就是生氣，也得白屈兩眼；管不着。現在，老爺子、老太太都死了，他可憐，跟誰可憐去？現在我們當家，他就打一輩子光棍，我們也

管不着，我們不能給他花那份兒冤錢——並不是我作嫂子的苛薄小叔，這是理！其實，你怎麼知道？——「家醜不可外揚」——可是現在我不說，就好像我們作哥哥、嫂子的着實苛薄似的——你們知又我們老二的媳婦是怎麼着才死的……」

「不是說是生筋疙疸……」

「筋疙疸？什麼筋疙疸？這就是「家醜不可外揚」！我若不說，你們怎麼會知道她哪兒是生筋疙疸？——筋疙疸還有生在鼻子上的？是楊梅升天——「髒病呀，我的姐姐！一直叫這種髒病把人爛死的！臨死的時候，鼻子都爛下去了。她死了，孩子才六個月，也有那個病——胎裏就帶着的麼，哭呀爛的，孩子也折登死了！可是除了老二，這都是誰的罪過？我們老二呀！一年到頭地荒唐，逛暗門子，調戲個姑娘，媳婦地，就落了個這樣的下場。把媳婦、孩子的都糟塌了！那時候，老爺子還活着，錢由着他化，化了一大堆錢，也自己的楊梅倒是給治好了，可是轉過春來，老爺子一死，他就一直打到如今的光棍！現在是我們當家了，有他吃的、穿的，已經是我們沒有法子不供給的事，我們還能再給他張羅別的？誰受那個冤呢……」

「原來你們老二是這樣的人……」

「可不是，這就是「家醜不可外揚」呀？二兄弟媳婦死了這麼些年了，我不說，你們怎麼能知道？我這人就是這樣：有話，不說，就不說到底；要說，就得說個痛快——這兒怪涼快的，我們就住這兒坐會子，歇會兒吧；天長着呢，你聽我把我們老二的故事再說會子——坐下，大嫂子！」

噲噲地，正走到一個水井旁邊，周圍有的是大石頭；幾棵柳樹的枝葉兒鋪了一地的影子。說着這話兒的那個婦人，一屁股就坐在井兒上，「累了！」把胳膊彎裏夾着的衣盆——那些未完成的工伴——放在身邊，一邊用手指指點點，讓那幾個伴兒們也在隨便一塊石頭上：「坐下呀！」

這一批「大嫂子」、「二嫂子」們也真捧場——向來是不反對聽人家的「醜事」的，就都放下了各自的衣盆，檢着自己認爲合適的位置坐下，好意思，不好意思地笑迷着嘴唇，就像聽一段荒唐事兒的鼓兒詞似地，放平了氣息，不好意思往下聽，又很喜歡着聽下去。

八月天，油綠的樹枝葉間的蟬鳴聲裏，那個被他的嫂子宣傳着的老二的「故事」，就被他的嫂子接續着說了下去——把嘴一撇，她就開了話匣子。

「說起我們老二，他還算個好人——好人沒長壽，禍害一千年；他若是個好人，那次得了憐病，還不早就爛死了，能活到現在來禍害我們瞧着吧，他這光棍要打早着呢，讓我們這做哥哥、嫂子的跟着

破費吧！你們想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這是有數兒的話；生薑斷不了辣氣，他的髒病雖然治好了，可是那樣荒唐鬼兒，治好了怎麼樣？能不再荒唐！又是死了媳婦的光棍——可是再荒唐起來，還能保得住揚梅不再犯哪？

「是末？他又有了髒病了？可是人，看着倒是挺老實呢！一早晨就抗着鋤頭上地，太陽落山才回家，一點兒也看不出什末花花招兒來！」有一個逼末插了句嘴，要試試對方的宣傳，還有沒有真憑實據。

「他不這末幹，誰白養活他呀！你別瞧他人老實，心眼兒却不老實呢！一肚子的壞水兒！先別說別的，就說老三沒有瘋丟了的時候吧，他一見了他的羊癩瘋犯了，就裝模作樣地替他發愁，讓人家看着，好像我們對兄弟們，大哥不如老二上心似的！其實我們對老三的沒有辦法，操心操在心裏——操『心』操『心』末！現在老三丟了，我們是因爲叫他氣得要命，才賭氣不找；可是他一個作二哥的，怎末也不去找呢？雖然他去找，我們不能叫他耽誤了我們的莊稼，似乎是抽不出工夫來，可是夜裏就不能去找一找呀？不壓晚兒回來把鋤頭一扔就吃飯，吃飽了，就睡，好像成天累得真乏似地，哪兒還有工夫去找老三？其實有了工夫，還不夠他去荒唐的呢！一荒唐，還能不粘上髒病！他的髒病現在有沒

有犯，我沒瞧見過他那個東西，哪兒知道呢？可是這得看人去捉摸：他原來就有個髒病底子，不是打了光棍又越發地荒唐，不用猜，他的髒病就得犯，這有什末不知道的！「老嫂比母」，倒是不錯，可是當初老太太活着的時候都沒有管得好他，我現在又能把他怎末着他！荒唐唐地去逛暗門子，調戲人家的媳婦，不只一次了；——剛才跟四鳳子翻扯底細的李大嫂，就跟我們老二不清楚過！李大嫂那人，跟四鳳子一樣兒不正經，一樣兒偷漢子，這是我親眼所見！」

「你親眼所見？」

「嗯，親眼所見！李大嫂、四鳳子，跟我們的老二、三個人，在海邊兒那個山洞裏，「什末」，那還是去年秋天，晚上呢，也不怕招了涼！半夜那兩個騷東西先在那兒探頭探腦地等着他——我們老二就奔了她們去，哼，我可是不露聲色地跟在後邊盯着……我親眼所見，當時差點兒沒把我給氣死——今天李大嫂跟四鳳子還有什末臉兒在大伙兒跟前翻扯呢！王三姐也不是個規矩的——我猜她，也能叫我們老二荒唐上去……」

「這樣說，剛才李大嫂跟四鳳子的吵嘴，準是爲了吃醋？」

「敢情！可是她的臉上突然一陣怪不自然地紅起來了，腦袋搭軸着一低。」

那些個可似乎沒有理會得出什末來。

她沈默了片刻，這才安了心，就再抬起了腦袋：

「剛才若不是怕鬧翻了，她們把我們老二拉出來，叫我臉上挂不住，我真要結結實實地把那幾個騷貨罵一頓——老二不管怎末不好，終究是我們家裏的人，不是一家醜不可外揚——我可不能讓我們老二的底；這會子跟你們可是說了，可是我們姐妹們和得着不要之緊——李大嫂、四鳳子，都是些什末東西！跟我們的老二鈎搭……」

「那末李大 跟四鳳子也能有了楊梅了？」

「那也用說爛死那些騷貨，我才痛快呢？」咬牙切齒地。

「你們老二也真那個，那個什末……」

「可不是一家醜不可外揚！」老二那個東西，說來才沒有良心呢！對女人是見一個，愛一個，荒荒唐唐地！只要叫他盯上了的女人，是沒有不想着花招兒弄到手的，你瞧他荒唐個什末樣！我們哪能分給他家就是他哥哥要分給他，找也不肯我不放心他那末荒唐！先別說對別的女人，對李大嫂，對四鳳子，王三姐那些個騷貨，就是他對我這樣快老了的嫂子，他也——哦！馬上一個感覺是自己說溜了

嘴，臉一熱，嘴就閉上了，造作一陣咳嗽，才找着話岔兒來給自己掩飾着：「他也求我替他張羅過幾次人，可是他那末不成材，我能得了我怎末能給他張羅——他跟李大嫂，四鳳子那末野，我能不生氣那塊骨頭，太沒有良心了！就說去年那天晚上，我跟在後邊盯着他，他一點兒也不顧及……後來他回來了，我跟他吵了頓好的。——那幾天他哥哥正到市裏去了……」又一個感覺是自己這末掩飾，到底還是不大妥當，只好這末吞吐着停止了底下趕着找來的話。她直覺得臉上發燒。

那幾個明白了點兒什末，又似乎不明白點兒什末，想要把話接下去，又覺得不好接這個碴兒，只好等着別人的；可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於是你看看她，她瞧瞧你，在井旁樹枝葉間的蟬鳴聲裏，八月初旬的夏午，就這末怪不好意思地靜寞了一陣子。

打破這種靜寞的，還是老二的嫂子：

「你們怎末不說話了？是不是都覺得我跟我們老二也有點兒「什末」？其實，我是不會說話，就把話說醜了！我們都是和得着的姊妹，沒有不說的，說出來我也痛快；一家醜不可外揚，——是這末一回事：我們老二真不是人，你猜怎末着？有一天，他哥哥上市裏去了，他竟想到我身上來打主意，可是我能跟他似地不是人？他可是比他哥哥年輕些，不像他哥哥那種成年抽大煙的身子，挺虛，可是我可不能

答應他：「不要臉，你沒有得楊梅的時候怎末不找我？讓我染上淋病，怎末有臉兒見你哥哥？」一頓我就把他罵去了，他再沒敢對我「什末」！只是這點兒，「家醜不可外揚」！可是說出來了，也沒什末，你們別瞎疑惑！其實，我能是四鳳子、李大嫂那樣的騷貨末？這不是吹娘家，婆家地稱上四兩棉花訪（紡）一訪（紡）我是不是正經人？咱們姊妹，是扎一錐子冒紫血，噉噉格噉地好朋友；哪能跟那個不成人的小叔子不三不四地！我若是個不三不四的，還不早就登報了！——如今晚有了紙報，就跟閻王爺似的，我們什末虧心事也作不得！你不信？報紙上早就給你的醜事登出來了，誰都知道！——我們那口子常這末說：他怎過一兩個月的民達學校，什末事都知道點兒。把話已經說明白了，你們可別疑心呀！大嫂子都是有兒、有女往上長的！——剛才李大嫂跟四鳳子那些騷貨打吵子，就誤了我還有好些衣裳沒洗呢，這回子她們該吵鬧了，我還得去洗出來！——人還等着穿呢，成天價忙死了！你們也有沒洗完的末，一塊兒洗去吧，天長着呢！」

「宣言」來得累贅，「行動」可是挺快：站起身子來，抱起了衣盆就往流溪那邊走。臉上「赤白帶下」，滿不在乎。「嘩」地一聲，從鼻孔上抓下來一把鼻涕，甩出去。

那一些伴兒們，——跟着她一起走的，回自己家裏去的，誰的心裏都似乎有了股子勁兒，誰又都

似乎沒有法子把這股子勁兒怎末着。

綠油油的柳林裏，飛出了一隻、兩隻麻雀，飛來飛去，翅膀掠着扶蔬的垂枝兒。

人物

科員們正因為現在身任科員，才會覺得大約世界上再沒有比當科員的生活還會單調無味的，每一個都會有這種感覺，那才靈着呢！於是不只是在本科裏，就是在全所前院、後院別的科裏，若是沒有老孫這末一塊骨頭，同仁們也許就都有不活着了的傾向。

老孫之能調和同仁們的刻板生活中的單調空氣，比那班「花瓶」之流都要起勁兒；對「花瓶」只可以站遠些暗中欣賞，而不如跟老孫之可以說說笑笑。——老孫真是個能說能道的人，而說起話兒來，又能叫人聽了感到哭不得笑又不是的一股子勁兒；科裏所以有了他這塊骨頭才不淡而無味，也就起於這股子勁兒！譬如他跟你談到一個朋友，他會說：「這個朋友，總管他爸爸的太太叫「媽」。——雖然是他爸爸的兒子，却是他兒子的爸爸；也許有兄弟，也許沒有；假如有姊妹當然都會跟他同姓，可是以後嫁了誰，就得另跟着誰姓，如我有大小舅子之流的姊妹之嫁我後，就跟着我姓，而不再姓她弟兄們的姓一樣。」一大段介紹辭，叫你聽了不知道這個朋友是誰。

假如發見了你穿了一件新大褂兒，他少不了要讚美一番。你穿了這身新的人真漂亮；假如我是個女的，一定嫁給你！可是你千萬別透出一點兒這是個便宜的得意；你聽，他還會跟你接上幾句：「嫁了你，我再養漢，於是你就成了活忘八；若不能這一身漂亮的大褂兒穿！」假如你這人太氣短，他會稱你一聲「英雄」！你別認真，趕明兒個我也穿一身新大褂兒來，你可以照樣兒說我一頓。第二天人家果然就穿了一件新的來：「你不嫁我呀——那可得怨我跟你妹子求婚了！」叫人一時難爲於接茬兒。

同桌的胖子莫大概是挺得意馬連良的借東風，挺高興地跟大家報告：

「我認爲馬老板的羣英會借東風工作腔調，簡直是無一不佳！絕了前部忠厚勁兒的活魯肅，後都跟周郎、曹操的胸有成竹、游刃有餘的活孔明，太好了！最後一段……：設壇台借東風，降助周郎……：」抑揚頓挫，太好了！」胖拳頭往胖手裏一捶，非常地滿足。驕地合上兩隻胖眼睛，似乎馬連良就在跟前，那種抑揚頓挫的調子猶繼續在他的耳邊呢。

「太好了！」老孫這就接過了茬兒：「聽過之後，死了也不屈！」

別人也常受老孫這末附和過，雖然覺得有點兒什末，而映映眼，也就過去了；可是胖子莫可不成，

他最忌諱的就是「死」——「就你這份兒不留德行的嘴，老孫，你也死得快！」不能平白就繞過這個傢伙！

老孫興致勃勃地把頭一點，領受了：

「我死，讓你活着；我不單死這一輩子，下幾十輩子我也死——我願意把我幾十輩子的壽都積給你，讓你活上萬兒八千年的長生！」

胖子莫可是啞口無言；眼前浮出了七個字來：「千年忘八萬年龜！」

老孫談吐間的這種叫人哭不得笑又不是的勁兒，有時候真不得人心；可是屋裏沒有他，大家也真就似乎沒有活下去的興致而最不願丟了他的，還是因為人家有一個細長的身段；是那末細長得標致頗具富於曲綫美的女人型！外搭上好給自己畫像時常畫得了自己的臉，接上一具乳房突出的女人裝束的身子，繞屋展覽；若不大家怎末會見了他的身段，就要聯想起了「花瓶」呢！身子是標致了，可是那張臉，却是比他的談吐還要不得人心——譬如他的談吐是對胖子莫而發，覺得他不得人心的，只是胖子莫一人而已；歐陽，紅葉兒梅之輩，絕不會跟胖子莫同感，反而覺得怪過癮的呢；至於他這張臉，却總是叫人不自在得死而後已，絕沒有能叫人覺得過癮的可能。馬臉形，烏黑中佈着紅點子，

皺紋多似都市空中的電線，成天價除了那種談吐，就是緊皺着粗眉，一臉的似乎時刻他家裏都在發生了喪事的情緒。

靜中好練一筆字，挺費勁兒地寫了一大篇，往紅葉兒梅的桌上鄭重地一擺：

「紅葉兒梅，你瞧：我這筆字寫得好不好？」

紅葉兒梅雖然正在煩躁中，倒很能煩中透着和氣。一目十行，怪迎合人心地讚美了一句：「好！好！好啊！」馬臉笑了——皺紋有了子孫：「那末等你死了，我就用這筆字給你寫幅輓聯吧。」利用機會先把「死」拉到別人身上，最是他的得意作風。

對老孫的這份預約的贈禮，紅葉兒梅雖然沒說接受，也沒有明白拒絕。煩躁中的和氣，報之一笑。「你這一笑，似乎比你的哭都招人難過！」

那個哭不得笑又不是地沒再搭碴兒，精神接續沉於煩躁中。

紅葉兒梅，因為眼睛裏老佈着縱橫的紅絲，大夥兒就管他「叫紅眼梅」；後來輾轉反側，就一下子變成現在這個「紅葉兒梅」了，他差不多每天都要這末不耐煩一陣子；因為又是等了一個多鐘頭了，他還沒有等着報看。自然他會看報，可是他要看的，不是政治、經濟、各地、本市等等的新聞，也不是

文藝、影劇、家庭、醫識等等副刊，而是廣告欄。而他要看的廣告也有一定的範圍：只注意賣藥的，而所注意的藥品，又只是「性美膏」、「桃夢」、「腎力素」之類——這都是他的日常必需品；一旦發見了新的，就真是高興得什末似的。絕不計較價格，一定得去買來試用不可。他常說：指着筆桿吃飯的人，終日絕沒有讓精神興奮的餘地，只有夜裏跟太太那末兩三回的「興奮」才可以滋補身心的振作。可是欲這種「興奮」而不充足資本，那是等於玩兒命！就這末着，他每天都要在報上搜索着那「有益身心的興奮的資本」，似乎他專爲了那種「興奮」才活着；他的兩隻焦燥的眼睛之所以老佈着縱橫的紅絲，據傳就跟他這末注意那種「有益身心的興奮」聯帶着相當的蛛絲馬跡的影響。每天到班，必要先找報看；可是他越着急看報，報却越是不在，於是不耐煩，就跟他「泡」了。

他瞪着紅絲的眼睛，挺生氣地亮起了嗓子：

「聽差報怎末還沒拿來？」這已經是第四、五次的曝哮了，——他的曝哮，以對聽差之流，爲最能發作。

「報——歐陽先生拿去了。」

「真他媽的，老大的，一個機關，一科，只訂一份報！——歐陽呢？」紅絲眼睛掃着屋子。

歐陽不在屋。

「又是你吵！」這回不耐煩的，是胖子莫了。剛剛睡着，就叫紅葉兒梅給吵醒了！

胖子莫，腦袋圓似整個的西瓜，這得從正面瞧；若是從兩邊或後頭瞧，就像是西瓜的二分之一了——沒有後腦勺兒。快五十年了，還沒有長出一分脖子來；腦袋緊接在兩肩的當中。肚子可是不辜負活了快五十，特別發育，圓隆得像懷胎十多來個月也不肯生產的孕婦的，似乎全身只有這個肚子高貴。成天到晚，得用兩隻手作保護似地捧着。規定九點上班，胖子莫十點半簽到就是早的了。聽差接過大褂兒跟帽子，斟上一杯茶，胖子莫頓在圈椅裏端起來只喝了一口，神經就進了夢鄉了。誰若在這時候招呼他一聲，驚醒之間，端着的茶水，準保會灌進了他小褂兒上一口袋！挺費勁兒地掏出手絹來，還沒有揩完，人又睡着了。——這種「坐」工的睡最是他的拿手。一天工作時間是六小時，他在班上，是四個鐘頭，而「坐夢」往少裏說，也有三小時半。這回紅葉兒梅正要有所聲辯，他雖然人這立着呢，聲音却已經「呼呼」了起來，真有他的！

「歐陽這傢伙也真少有！報看丟了，人也得叫人登個尋狗廣告！」這回對歐陽的獨佔報紙不滿的，是兼任文學月刊的主編老馮：「聽差，你把東屋第二科的報借過來看看；一屋一份報真不方便！」

一科只有一份報的不方便，老馮跟紅葉兒梅是同感。

並且老馮看報，也是注意着廣告欄的。可是他跟紅葉兒梅的注意點却不相同：關於女性徵求配偶之類的啓事，他才關心。對一般女子徵婚的條件如對方學識豐富、品貌端正、身體健康、正當職業等，他覺得自己都很夠格；只是家有恆產、未曾婚配這兩條，他總覺得彆扭：那真是沒有道理的要求。從來真正有學識、有品行的，有幾個是家有恆產的？有幾個是有學識、有品行的？他認爲這是徵婚女子的觀點錯誤，虛榮心太厲害了。男人總得是已婚的了，才會知道女人的好處在哪兒，才算有應徵的資格；既然肯應徵，縱使家裏有了太太，也是已經不喜歡的了！那末，他還能不喜歡你末？若不誰還來應的什末徵！他認爲這是徵婚女子多餘顧慮的條件，因爲他已經有了太太跟兩、三個孩子。他最恨的，是女子徵婚只願給人作正式太太，因而也最希望女子徵求給人作姨太太，更好的是給男人帶來萬兒八千的體己！於是他天天都在注意報上的女子徵婚廣告。老馮的注意報上的廣告，是跟紅葉兒梅的關心，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很信任自己能幹，若不怎末能兼上那個主編呢！頭等科員只有到班來練『坐工』，於是就不妨吃王莽的飯，給劉秀辦事。成天都在科裏忙活文學月刊。祕密中不收外稿——一月二百元的稿費，不

是個少數兒，不能便宜了別人；——可是印出來時，目錄上的『新進作者』却得逐期增多；你猜怎末着：等到請領稿費的通知單發出以後，人家的太太、小姨、女朋友、小舅子、表哥之輩，就一時都居然成了文藝家了，各都拿着姓名不同，方圓不同的圖章到文學社去領取稿費，然後那些逐月增多，有名無人的圖章，就都祕密中被收進了老馮的祕密的抽屜裏。

老馮寫稿子，每句上，下，差不多都要左一勾，右一線，複雜地增刪幾次，哪一張稿紙也少不了那末些擁擠、綜錯的黑點子、黑線條，凌亂得有如幾幅種種交通標識跟江山、城、河都挺完全的地理圖，可是幾分鐘後再閱一遍，連他自己也認不出哪一句該添在哪一句上，甚至連自己寫的字也有挺多不認得牠們是什末東西了！可是爲了應付檢字工人，又不能不抄清。——若不，叫人家指名轟出去，並不是辦不到的事。好在雖然連自己也看不清地那末草亂，可是抄清的事，都可以利用科裏的那個助手。

助手姓賈，三十來上年紀，短小的格兒。烏皮包裹着一架人骨頭，似乎永遠也不知道肉滋味。烏皮透着菜色，刺一千錐子也刺不出一點兒血來，好像是——人是那末枯瘦，枯瘦得假如把胖子莫比作哈代，馬上就可以把他聯帶着比作勞來，雖然精神不及勞來的那末招人興奮，而只能招人感到死的悲哀，可是也時常可以見得着他的血：一天至少也有那末幾口黑紅的血塊，從他陣陣咳嗽之中打嘴

裏吐到那條收藏得祕密的手絹裏。憑良心說，同仁們中終日忙活得最吃力的，只有這位賈先生，他不單是老馮的助手，也是科長以下，聽差以上的助手。不單是公家的助手，也是每一位先生私人的助手。上午九點上班，他得八點半到；下午五點下班，他幹到六點；當天的文件整理不完，他得拿回來去盡義務地『開夜車』。『累死也不能給加一個蚌子兒』常常因為下班走得晚了，阻礙聽差掃地，倒痰盂時，就要受聽差這末不耐煩地一句警告。——對於這個，他也很有自知之明。

憑良心說：誰都知道賈先生累，誰都不在乎賈先生累。可是，那也是憑良心說：賈先生若是心甘情愿那末吃累，就是孫子！可是他不能不這末把自己賤價出賣，不能不忍受這份子累！沒法子，一家大小，七、八口兒呢，都寄存在他這種累勁兒上。二十五元的月薪，現在是買着他的血，不久也要買了他的命，他知道。可是他連個怨屁也不敢放；咳嗽、吐血，都得祕密地隱藏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正如他本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現實『人間世』的鱗角兒裏。

最坐在那個度着鱗角兒裏的人生的附近的，是大程。手裏跟人中那兒總是跟鼻烟有着不可分的關係，據說是爲了預防賈先生的肺病的傳染；雖然還沒有被傳染上是賈先生的一大幸事，可是大程每上一次鼻烟，總得打上兩、三個噴嚏，鼻涕跟吐沫星子却不斷地往賈先生的臉上、身上噴，外搭着

打了自己一臉眼淚。噴嚏打完，就看着擺在面前的那部已經看了兩年還沒有看完的什末處世哲學，一邊用手往下揪拔着下巴上的鬍鬚，整個的下巴頰被他成天揪拔得通紅，似乎他一輩子也不須用刀子刮臉兒，雖然鬍鬚並不會揪拔得體面。其行像個蛤蟆，不像會走，而是礮，可是比蛤蟆蹦得端正。

喜歡朋友們邀請吃個小館兒。有時候也請人家吃一頓，只是每逢吃完，茶房算完了賬應該給錢的時候，他却總要含了滿嘴的漱口水，仰面朝棚地那末「咕嚕咕嚕」地不理會；朋友們若是客氣地爭着「我給，算我的，」他總是遠遠地站到牆角的痰盂邊，嘴裏含水「咕嚕咕嚕」地朝這邊直擺手，表示這回該是他的東道，可是多暫看不清朋友們已經掏出錢來給茶房拿了走，他那口漱口水是不會在嘴裏「咕嚕」完的；非得看清了是朋友們會了帳，他才肯「瓜唧」地把水吐出來，怪認真地作出「這是何苦」的神氣。

「客氣什末你真！」他的處世哲學沒白研究。昨天下午，他還這末以請客爲名地敲了顏科長一頓西湖食堂呢，好在顏科長是他的表兄，沒有什末。於是得意之下，不由得朝顏科長那邊溜了一眼。

顏科長的那雙眼睛，似乎從來沒叫人家看見過，一付色彩濃厚的墨鏡，據說隨時隨地都是掛在他那個紅頭的鼻梁子上，似乎他一輩子也見不着天地人間種種的本來面目，統統是一片暗淡。見

了他就不大自在的人們——譬如賈先生之流的雇員們——，沒有不想迴避着見到他的眼睛的；誰見了他的眼睛，就會覺得好像他正在盯着誰，於是誰就是一陣子不自在。不輕易笑，不是不會笑，可是他對誰一笑，誰就會覺得那笑裏似乎含着些什末刺人的毒汁，「笑裏藏刀」這句話，誰也不敢——雖然是不甘心不敢——當着他的面說。生平最得意——有時候也最抱歉的，就是忘性挺健全，譬如一件公事過了限還沒有交上，顏科長早就會把牠忘了，直到所長下了催討令，這才氣憤得似乎很值得地找上了那個。

「賈先生！那件什末稿子，怎末還沒有弄出來？好幾天了呢！」

賈先生勉強地嚥下了一口要吐出來的血漬：

「禮拜一早晨，就整理好，交給您了。」

「有這末回事末？」科長照例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腦子會這末作廢，可是又相信憑你個姓賈的小雇員絕不敢跟自己玩兒虛的，於是只好叫姓賈的跟他同時翻抽屜，開壁櫥地大事檢查，總是找不着！「準是你忘了，沒有交給我吧！」不管是誰弄丟的，這責任總得要別人負；雖然找了半天的歸齊，才發見那失去的稿子已經在顏科長辦公桌上的琉璃墊下，壓了兩三天了。

由於有着這樣健全的忘性，昨天被大程敲了一頓飯的事，至少現在顏科長還想不起來。他可是注意到大程了。

慢條斯理地搖擺着身子，他躡到大程的跟前，「嘩——」，「甩開了手裏的摺扇，遮住了半邊嘴臉，低聲地告訴那個：

「看見了沒有？『弟弟』居然駕到了！」言下頗有驚訝跟卑視的意味。

大程順着科長的扇子縫兒往門邊一瞧，果然見着他的『弟弟』，挺慌促地在那兒脫着大褂兒呢。看了看表，這時候距離上班鈴聲已經響過兩個多鐘頭了。哼了一鼻子，大程跟顏科長頗有同感。

這位大程的『弟弟』是二程，跟大程的關係只是同姓；大程是山西出，二程則遠產自廣西；二程不單不是大程的弟弟，並且還比大程多活了十二、三年，只因身段兒比大程的矮一個腦袋，大家就戲里胡塗地把他降格派成爲小程的老二了。

二程算得是一個有福的人：五十多了，不單妻、妾、子、孫滿堂，又是父母雙全，家大業大，可謂花花公子！跟少爺歪打正着地在一個班子裏遇上好幾回，被七十多歲的老太爺從班子裏揪着耳朵拖出來，足踢拳打，也是常有的事，人家一概面不改色地付之一笑，態度是非常地泰然。

最不自在的，似乎是老太爺對於他的經濟政策，統制得太嚴了，只得對外實行開源；本科，以及別的科裏的同仁五十、一百地都借遍了，還是月月都得喫窮。好張羅着打上十幾圈，或是幾十圈麻將，贏了，站起來把錢一收就走：『我還有件要緊的事，』怎末說也不接着打了；假如你贏了他的，他不單『今天身邊不方便，下回再給，』好像一打牌就不該要他輸似的，而且還要把你所贏別人的現款同時也越多越好地借了去：『反正這些也是你贏來的，沒拐着你的本兒；先借給我用幾天，等下回連我這次輸的一塊兒還你？』可是常見着聽着他借過，從來沒有見着聽着他還過。錢到手，人就走走，走得沒踪沒影兒，就像離開了這個世界。

再見着的時候，人家腰裏常常連一大枚都不稱！

科裏，平日輕易見不着他，可是每月二十五號，人家準到；二十五號是發薪的日子。薪水領來，據說眼睛就突然地會痛，握着眼睛就往外溜：『得找大夫瞧瞧，』絕沒有讓給人家討債的機會。三旬不見，見了就告訴同仁們：又曾經去給祖父——或是伯父的——掃墓了，足足在山裏住了一個月，言下透着無限的悲痛。差不多月月都是如此，二程是個孝順的子孫！這且不提，人家有了喪事，你還好意思跟人家馬上要帳呀！二十五號領了薪，再見，至少也得照例地等上二十七、八天。

二程雖然也是個科員，而所長得管人家叫姐夫，因而薪水就比着科長的還要多出五元：『世上哪有講理的！』顏科長之所以要那末瞧着他，不順眼，原因似乎就在這兒。

可是對於二程，誰都是敢不自在而不敢攪扭——心照。

二程今天居然到班了，今天是二十五號。這一月，二程似乎沒有去盡孝道，一進門就嚷嚷着：『瀉了快一個月的肚子！』雖然再沒有別的說辭，人家還是帶病從公呢！

剛剛脫下大褂兒，就往廁所裏進攻。可是進攻了七、八次，而結果竟一無能瀉。

『他媽的！越要用便所，便所裏越是不便！』二程非常地不自在：『聽差！看看是誰？——死在便所裏了！』

這一吵，雖然沒有把聽差吵到，却把睡在圈椅裏的胖子莫給吵醒了。

所裏兩個廁所，原有四個抽水馬桶；今天竟而有二個抽不出水來！能用的，只有一個，而這一個廁所的大門又是關閉得結結實實！忙煞了前後院各科的聽差，急壞了前後院各科的同仁，而廁所的大門依然緊閉得水洩不通——你猜怎末着？本科的歐陽正在裏邊呢！

歐陽這個傢伙，已經坐在恭桶上拿着老馮跟紅葉兒梅所急欲要看的日報，足足地睡了兩個多

鐘頭了——歐陽的『睡風』跟胖子莫的不同；胖子莫是睡得容易醒得也機靈；歐陽則是容易睡得着，而一百二十分地不容易醒。剛到班，就要大便，這已經是定例，而每逢大便，非得找份子報來看着便不可，似乎不看着報，就便不出臭糞來。馬桶坐定，援例先要吊吊嗓子，多半是『楊延輝，坐宮院……』的坐宮，然後便着看着報，看着報便着，人也就睡着了。假如不是睡夠了自動醒來，恐怕即使山洪暴發得驚天動地，似乎也不能把他震醒。你瞧人家這股子穩健勁兒！

往日，因為四個馬桶都可用，大家還不覺得他怎末攪扭；今天可用的只有一個，於是大家就慌了前後院子；總然冒險放了幾個盤不住的，啞的、響的屁，也無濟於無以洩『糞』！

妹妹

我願意天下的女兒家們都是男人們的姐姐，而不是男人們的妹妹——不，不是這末說，應該說：我願意天下的男人們都是女兒家們的弟弟，而不是女兒家們的哥哥——這話似乎越說越盤扭了！這末說吧：我願意天下的男人們最好都有姐姐，而沒有妹妹；姐姐不用多，只有一個就成，就是弟弟的幸福；而妹妹，也別往多裏說，只有一個就什末，就夠哥哥受的了！姐姐瓜連不着弟弟，而妹妹給哥哥的麻煩，真叫人擠眉弄眼地抓脖子，哭了寒蠢，笑又不是味兒！——我這是以己推人，過來人的經驗話。

實在：姐姐真強過妹妹，妹妹真不如姐姐——假如男人有姊妹。假如辭源之類的典籍讓我改編，我一定要把『姊姊』『姐姐』的捧上天去，而把『妹妹』起根兒剷出去，那才痛快呢！因為姐姐給我的，是快慰、舒服，而妹妹給我的，除了不自在，再沒有別的！姐姐比我大着五歲，我從小兒到大了，總是受着她的關照：我上學，她送我放學，她去接，領着我去買文具，買點心，買玩具；回來的時候，玩具都是我的，沒有她的份兒；點心都得先儘我吃，她乾瞧着。給我等門、開門、關門、疊被、鋪床、做衣裳、洗衣裳，都是姐

姐。我有一點兒不舒服，她就問我要緊不要緊；我病了，她給我請大夫買藥，勸我吃；我快活的時候，她高興；我偶爾發了脾氣，她總是小心翼翼地安慰我，忍受着，雖然有時候我瞧見過她紅腫了眼圈兒，而知道那是爲了我的盤扭襠兒才紅腫的，可是我沒有見過她當着我的跟前掉過一點淚，千句話作一句說吧：姐姐對我好透了！她是那末溫順、慈和，就跟媽似的；每每我受了她的體貼、她的照料，就使我想起了媽。——媽起我八歲的時候就丟了！姐姐大規模地愛着我，我知道，我也愛姐姐；可是二十歲那一年，姐姐的生命竟然斷送在她那肺的手裏！我只有這末個知己的姐姐，我真不願意她死，她絕不應該死！我會瞞怨過死過去的媽，爲什末不把我這樣知己的姐姐多給我生幾個，——生個十萬八千的，也不算多！

可是對於妹妹呢，我却瞞怨媽給我生得太多了，雖然只有一個。媽給我留下個妹妹，真是多餘；妹妹是我的累贅，甚至於是個對頭！就打起小兒說吧：我得跟姐姐待我似地抱着她，看護着她，她上學，我得送；放學，我得去接；得給她去買文具、玩具、點心；而回來的時候都是她的，沒有一點的份兒，這回是我得乾瞧着她吃，她玩了，她病了，我得給請大夫買藥，勸她吃；她有一點兒不舒服，我得跟她擔着挺大的心；她快活的時候，我得跟着她快樂；她發了脾氣，我總得小心翼翼地安慰她；而且她的高興跟鬧脾氣，

又是時常地衝突，這衝突又分着『正式戰宜』跟『游擊策略』的情勢，像七月的天氣，陰晴不定，雲雷滿天不下雨，雨又往往落在明朗的晴天裏，叫人揣摸不透！脾氣大了，還不只是掉臉子罵我，打我，我都得忍着；還得陪個嘻皮笑臉，雖然有時候我真沒有嘻皮笑臉的心情！有時候我攤着了些社會的不起一處來的盤扭跟妹妹給我的不自在聯合起來對我來個內外夾攻，我真想哭一場，可是在妹妹跟前我不敢濕濕眼邊兒，喘屁大點兒的怨氣；我得樂。她出去，回來，我得給她開門、關門、等門。直到現在：妹妹都十九了，我還得差不多天天都給她買巧克力吃，而且她越大越知道，越要刀尺了：燙髮、衣料、高跟鞋我得跟她研究着，讚美着哪個樣式好，我倒是不懂這些個女兒家的事，可是只要她一找上來，我總得順着她的顏色，語氣兒流；譬如她說燙波浪式的頭髮好看，我不敢說那像個捲毛的黑色巴兒狗。我還得給她買從頭髮到腳趾蓋兒的種種化妝品。這且不提，連她年來越用越多的叫人從心裏濺起粉紅色的情緒的信封、信紙，我都得給她說出花樣兒來，給她去買。——好在這層倒難不倒我：我跟我的未婚妻曾在粉紅色的期間裏研究着用過。妹妹的交際、娛樂費也是越來越用得多，而每每只要有一點兒暗示，我就得慷慨地給她別說她明着要。她可是不在乎，不管我的經濟是不是拮据，困難千句話作一句說吧：不是儘檢着好聽的說：我對妹妹真是好透了！我是這末溫和、慈順對她，我就跟個媽似

的——不，跟個姐姐似的。我不是個女兒家，我可得給她作姐姐；她不是個男的，我可得把她當作我這的——「作」姐姐的弟弟，因而我「得」大規模地愛着她，雖然我也知道她並不是不愛我，可是憑良心說：我愛妹妹，是愛——絕不是不愛；不過在愛裏邊，我不能不把她認爲是個累贅，是個澈頭澈尾的麻煩！像個風沙地帶擎着件嶄新的雪白的綢大褂兒，我愛牠，可是又怕被泥沙所染而認爲牠是個累贅，麻煩！我愛妹妹；若是叫我根本沒有妹妹，我也絕對不想！可是在這愛裏邊的不愛，絕不是恨，雖然要說恨，也似乎成。反正，不想——想？想起來傷心：爲了妹妹，差一點兒叫我犧牲了蘇小姐的愛！由於女性的基本的嫉妒心的支使，蘇小姐常常對我這末照料妹妹的熱心而怨聲載道過；我照料妹妹，衝突了點綴我跟她的愛！若不是我曾拿出一百二十分的誠懇對蘇小姐說過：「等咱們的小家庭組織成功，絕不叫妹妹進門兒一步，」恐怕她是絕不肯戴上我那個訂婚鐳子呢？——這不是妹妹的麻煩？可是沒法子啊！誰叫我愛，我想着，我老以知己對我的姐姐來着我越愛，越想着，越以知己對我的姐姐，越就得讓着，愛着妹妹這末個累贅，麻煩；姐姐當殘留着最後一口生命的喘息的時候，我含着一泡眼淚站在她的床前，她低微地痛楚地叫着：「弟弟！姐姐沒想到：現在活不成了！你還成，大了，可以自己照管着自己；可是妹妹怎末辦呢？她還小呢！我活着，可以照管她；我死了，誰照管她呢？除了你！弟弟，姐姐相信待你

是沒錯過，姐姐也希望日後你待妹妹也別錯了！好好看着她，愛着她，不管什末，寧叫我們自己受委屈，也別苦着妹妹；她還小呢！弟弟，誰叫我們沒有媽！爸爸老愛作舉發社會的不露臉那一面兒的主筆而叫人家判了無期徒刑，又死在獄裏呢！老人家不能管我們了，我管着你們；我也不能管你們了，只有你得照料着妹妹了！你是個哥哥，妹妹又小，你得好好照料着她，千萬別委屈着她！你能末？弟？你若能，姐姐才閉眼呢！能末……」——姐姐的神色——我知道跟她的心一樣：是那末痛苦着！我不願意她在這種痛苦裏掙扎，我愛她，我對她誠懇地點着腦袋，接受了她的遺囑，讓她舒適伴着痛苦地永遠閉上了她含淚的眼睛。我的眼淚落下了，沿着臉頰，淚珠淌到哪兒，哪兒連着我的心！我傷心；除了傷心，姐姐丟下了我們，還傷心着姐姐的那句話：「不管什末，寧叫我們自己受委屈，也別苦着妹妹！」——我知道姐姐的慈心，從我起小兒到她斷最後的一口氣，她都是不管什末，寧叫她自己受委屈，也沒苦着……姐姐……我越愛越想着，越以知己對姐姐，我就得越愛着妹妹；不管什末，寧叫我自己受委屈，也別苦着妹妹！——姐姐的遺囑。

可是雖然我也能理會出點兒來：妹妹也愛着我，——正如我對姐姐似地——把我當作了她的知己，而也不能就不說妹妹實在是個累贅、麻煩——這一點兒，她不如我給姐姐的印象：姐姐是沒有

把我當作過累贅、麻煩，光是愛，好像是。妹妹有時候想出個招兒來，簡直夠我受老半天的！男人有姐姐是幸福；有妹妹是遭殃，——有我攔着的爲證，而我有過姐姐，我幸福過；我的姐姐死了，我失掉了幸福。而我有個妹妹，於是我的天下就不太平了！

妹妹有時候給我的招兒，真叫我哭不得，笑不得！

古城的六月天。

窗外，紅的、白的夾竹桃花兒開了謝去，一瓣、兩瓣地落在青磚地上的樹枝花葉的影子裏，謝了又開了，一朵、兩朵地浴着明朗的晴空的，過午的陽光姿式是那樣的落落大方。

天下最瞧不起我的——也最叫我希望着他能瞧得起我的，似乎只有蘇小姐的哥哥。他永遠都瞧不起我跟如我之類，因爲我『是個書呆子』，而他是個雄糾糾的武士——蘇小姐告訴我的，因爲瞧不起我這個書呆子，他就絕不願意他的妹妹愛我，給我作太太，自然，他絕不願意我愛，我娶他的妹妹；就好像他的妹妹不能愛，不能嫁書呆子，書呆子不能愛，不能娶他的妹妹。我知道，他不愛我更不嫁我，假如他是個女兒家。可是他的妹妹不單愛我，而且允許嫁我了，他就跟我站在不同的場合上，相同地認爲妹妹是個累贅、麻煩，——蘇小姐告訴我的。說句不自私的話：我願意天下的男人們都沒有妹

妹的好不是？可是，我可絕不會像這位蘇先生這末糊塗；我有妹妹，將來不管她要愛、要嫁哪一類我所瞧不起的——假如我有瞧不起的男人，我絕不反對，瞧不起，省得叫他們像現在的我對蘇先生似地在背後——因為他是個武士，我得在背後；至於我未來的妹丈對我，我倒不敢保是不是也在背後——哼，鼻子。我才不這末傻呢：賠了妹妹又得罪了人。

可是，先別說這末遠吧。蘇先生瞧不起我，不單我，就連我的未婚妻也覺着不受用，生米已成熟飯！何必要這末鑿扭呢，親戚禮道地爲了這個，蘇小姐就極力給我們拉攏感情。就在這位糾糾的武士受了他的伙伴兒們的擁護要對他們的對方作一種鄭重的表示的機會，蘇小姐絕不嫌自己是哥哥的『累贅』、『麻煩』地給我惟荐了個祕書的差事。『叫書呆子作一通宣言來！』我接到第一步這末道命令。可是書呆子向來還沒有幹過這一手兒呢，而爲了叫他瞧得起我，爲了叫蘇小姐安心，又不能不幹，鑿扭——世界上的鑿扭，往往就是由於女人而起。我找了來很多的參考材料，鼓勵着自己，要大大地給他露一手兒——看你還瞧不起書呆子不！

可是，真是夠瞧老半天的，我也沒在寫字台上的稿紙上寫下一個段落，而蹲在椅子沿兒上的我的一隻光腳牙兒間的灰蛆蛆，却被隻手搓下來不少：一地。另一隻手也搓亂了滿頭的頭髮——就

好像宣言的內容都在頭髮跟腳牙兒裏邊呢，可是越搓，越寫不出什末，越寫不出，越搓，搓！假如窗前的紅的、白的夾竹桃花兒是鏡子，我能瞧得出我臉上的狼狽來。

就在這個當兒，妹妹白紡綢衣裳的身影一晃就在夾竹桃花葉之間出見了，花前的橢圓臉上的眉宇之間，含蓄着無限的尷尬，我瞧得出來——有這種經驗。

『哥哥！』這是一聲我有天大的事情不能脫身也得馬上丟下，去關照她的招呼，我聽得出來，有這種經驗。

妹妹的臉蛋兒很像姐姐的，正如姐姐的臉蛋兒很像我的；我見到妹妹，就想起姐姐；想起姐姐來，我就得小心翼翼地拿和藹的笑臉兒去侍候妹妹，我已經這末經驗慣了。

『來呀！』她一把揪着我的胳膊，皺起了眉頭：『你說，怎末辦好呢？』

『什末怎末辦？』自然我是摸不清頭緒，在她說明白了以前。可是我不能不擔着心……。

『你總得幫我的忙——你不能不管！』挺嚴厲。

『噫！』於是我鄭重地把情緒也鼓舞成緊張化，爲了表示我的關心，情願幫忙。緊張裏還得透着輕鬆的笑意，爲了安慰她：別着急，有辦法。——這都是經驗。

妹妹側轉了身子，低下腦袋，鬢角的長髮就拉搭下來，遮住了半邊臉，一隻手有意無意地摸弄着夾竹桃的綠葉子，肩膀學着夾竹桃花兒的姿勢搖來擺去，低聲地：

「有一個人，一定要愛我……」

「哦——」我嚥了一口鬱氣：我知道妹妹這回的麻煩，頂嚴重也就只限於粉紅色的了；當然，這粉紅色彩若是濃厚了，我也得幫忙的，譬如把那個人請到家來招待招待。

「這個人從跟我認識以來，就老追逐着我，不放鬆我，老來信……可是這個人倒挺誠實、溫順；從來信上，我又知道這人的環境不大好，不大好得很能引起我的同情來。這末對您說吧：這個人愛我，我也愛這個人，我們彼此都是很愛，愛到了極點！我們都願意兩個人永遠在一塊兒，說願意白頭到老也成！嘻嘻，這個人要跟我結婚——前天來信，先要我同意訂婚。哥哥，我跟這個人訂婚、結婚，是說不出來怎末那末願意呢……」仰起了腦袋，把脖子一挺，鬢角拉搭下來的頭髮就挺到耳朵後邊去，雙手還住後，捋着牠，櫻桃紅的嘴唇兒笑了，笑得怪腩腆，也天真。兩個笑渦兒挺美。

我也笑了。我猜得出來，妹妹要我幫忙的，就是要我也同意，也高興他跟那個人結婚，先讓我給她買個訂婚戒指——哦，最多也不過再叫我給那個人也買個訂婚戒指；還有，我得再補足，補足他的經

濟；因為他的『環境不大好』——妹妹說出來了，不是沒有意義的呢！我一定滿答應。

『可是，我不能嫁這個人！永遠我也不能跟這個人結婚！雖然這可不是我願意這末着……』

『噫！』妹妹這一熱變得居然叫我挺糊塗！可是緊接着，在糊塗裏我又似乎明白了些什末：粉紅色事件中的信封、信紙，近來妹妹是用得那末多，敢情妹妹現在居現三角的旋渦兒裏了？可是——可是我沒往這上邊究確兒，我還是裝糊塗的好？『爲什末呢？』我似乎皺起了點兒眉。——腦子裏却在捉摸着那篇宣言到底要怎末落筆的好……

『爲什末？』她反問我：『我知道「爲什末」不能，我不能嫁這個人，不能！——沒告訴你是怎的？』

得！宣言又流了！我抓弄了下脖子，只好傻笑。

『你是不是好像沒有拿我這回事兒當回事兒？』

我直搖腦袋，極力地表示不敢。

『那末，你到底是我辦法呀！——怎末辦好呢？』

怎末辦好呢？我管你那些！——我可是連表示也沒敢把我這點兒意思表示出來。可是也不能不

接碴兒：

「那末你不愛他了？」我沒核計我這是不是！

「廢話！」妹妹那一撇嘴，像個鮮豔的肉蓉菜似的：我知道我那是廢話。我聽她的：「沒告訴你我挺愛末！可是愛儘管愛，願意嫁也儘管願意嫁——可是我不能嫁！」

「那，那就不嫁。——可不可以拒絕他呢？」我的話味兒跟態度，就像在順着毛摸撫着個野貓。

「當然得拒絕了，——可是，那末這個人不失望末？」

這也要問我呀！「這個……」

「這個不好辦，可是也不能不辦……」

「嗯。」嗯，我聽她的。

她好像思索了回兒，突然皺起了眉毛：「事情真扎手，——你倒是給個辦法呀！」直跺腳。

「別忙！我可是真忙，——心裏忙有了：『反正委婉地拒絕他就是了！』」

「這還用你說？——難為你！」

「比這個再好的辦法……」我沒有。

「喂！妹妹又在嚴重裏輕鬆了些神情：『哥哥，您真要跟蘇小姐結婚啊？』」

我笑了：「嗯，我們已經訂了婚呢。」

「訂婚了，也可以解約！」這一句又非常地嚴肅。

「噫！」我連忙收斂了笑容；可是又不敢認真，只好「續」笑；我知道我這笑的一斷一續之間，臉色非常地難看。「你突然間我這個作什末呢？」我可是真不明白——難道妹妹讓我跟蘇小姐解除婚約，而跟他那個要嫁而不能嫁的愛人結婚？雖然在她的臉色倒挺有這個神氣兒，可是不能啊！我不是女的，辦不到！她那個愛人是個男的，也辦不到！

「這有什末不明白的！」妹妹說：「我——我不願意你跟武夫的妹妹結婚！我彷彿知道蘇小姐不喜歡我；她不喜歡你跟我好！我知道：你們結婚了，你就不待我好了！」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蘇小姐倒是有點兒不願意我太關照妹妹，可是她不單不是不喜歡，而且還也愛着妹妹；只要我跟她在粉紅色的生活上多來些點綴，而別讓這點綴的工夫都叫妹妹給纏了去，我們的天下就太平了。」

「不！我不信！你不能跟她結婚；我不願意有那份兒嫂子！你快跟她解除婚約——反正我不叫你

打光棍兒，我一定還負責給你介紹一個比她還性情好，模樣兒漂亮的標準太太！」妹妹又是這末堅決！

這不是突如其來的盤扭是怎的！可是我不敢露出一點兒覺得盤扭的神情。我傻笑，「當初我跟蘇小姐訂婚的時候，你不是也挺高興來着末？還幫同我們寫請帖，招待來賓……」我想起來了這一個着真的，當初我跟蘇小姐訂婚，妹妹是那樣的，高興，那樣地歡迎蘇小姐……她高興得就好像跟蘇小姐訂婚的是她，而不是我。她老拉着蘇小姐的手，那末親熱地直叫「備了案的嫂子！全體通過了的嫂子！」怎末現在——

「現在不是當初了！」妹妹老是板着臉：「當初我高興她；現在我不高興她了！當初我認爲只有她的性情好，長得漂亮；現在我又認爲還有比她性情好，長得漂亮的「嫂子」！當初我高興你跟她訂婚；現在我不了！——你得跟她解除婚約！」

好對太太厭故喜新，先有妹妹這兒主張；可是我還沒嘗着蘇小姐呢，哪能厭假如我是厭如喜新的妹妹……這算哪道妹妹？可是我得永遠傻笑，「這不叫我爲難末？妹妹！」

「爲難？」你知道你的事爲難，是難，怎末就不知道我的事爲難，也是難呢！「妹妹簡直生氣了！」

「沒有啊！沒有！」我極力地否認；本來沒敢有末！

「『沒有』那末爲什末我那件扎手的事，你不給辦法呢？」

「哦！」我似乎這才鑽出了個套頭的圈子：「那，那個好辦，那——那……」

「那得——反正委婉地拒絕」那個人就是了，是不是？」

「你說呢？」我絕不敢往深裏出招兒，找氣受。

「又讓我說！」妹妹哼了我一鼻子：「——好，我說也成；可是我說出來，你就得照我的辦法辦——」

——你辦不辦？」

「我辦！」我辦；我還得高興妹妹突然不跟我要辦法呢，我更得高興我這樣承應下來，妹妹就或許不再一死兒主張我跟蘇小姐解除婚約呢。妹妹的事，只要她自己有了辦法，我就辦；我若敢說不辦——」

——我敢說不辦末？」

「那就成！」——其實我對這件扎手的事也沒有什末再好的辦法；我不忍，不忍叫那個人失望，我是真愛人家；可是又不能不忍，就只好照你說的那末辦吧；委婉地拒絕。——可是我起心裏不願意拒絕；那個人太可憐，太好了！到底拒絕，不拒絕，只有瞧你的了；沒別的，哥哥：勞您駕，您去給我走一趟，跟那

個人談一談，——我已經約好了今天下午兩點，在北海濠濮間等着人家。——你快刀尺刀尺去罷！——越領略着妹妹的這在越說越嚴重的語氣兒，我也越不怎末自在，又越不敢怎末不自在；我瞧了瞧妹妹的神色：一臉的嬌羞、野蠻、淒涼、誠懇、嚴重、希望、命令。

這又得叫我出馬？我知道妹妹的事，——特別是粉紅色的事，只要是要我出馬，或者把我拉上，都是些麻煩的差事！——我有過這種經驗；我想起了去年春天那一回。

四月的古城，碧綠叢中到處點綴着盛開的牡丹！臥室窗外台階上那盆紫紅的「丹鳳朝陽」也開得怪鮮豔地，正受着階前年輕的柳絲兒們動手動腳地欣賞着呢！朝陽照自雨後新晴的東方的天空。在這個小小的畫意的場面裏，妹妹正在那兒哭得怪傷心的！——我剛起床，拉開窗簾就瞧見了她，身子倚着樹幹，柳絲兒撫摸着「丹鳳朝陽」似地撫摸着她那低下了腦袋的髮梢兒。她的肩膀往上一聳一聳地，表示哭得認真；手裏拿着凌亂地一捲紅呀綠的——好像是——信紙。

我對於她這種突如其來的感情照例是不明白底細。我越糊塗，越着急；越着急，手裏的那把塗上了牙膏的牙刷就越在牙面兒上磨擦得慌張。馬馬虎虎，我算刷完了牙「呱唧呱唧」吐了幾口漱口水。

「你怎末啦？」

「你瞧——」妹妹兩個手指揩着眼淚，另一隻手就把那一捲紅呀綠的——好像是——信紙遞給了我：「真煩死人了！」

我接過來那一捲紙，果然是些信。一張一張地，顏色不同，筆迹不同，字可都是倒挺下過工夫寫的，句子也都有大同小異的肉麻味兒；有幾句顯得寫信人的態度是那末認真：「小姐！我愛您勝於愛我的媽媽！我若能得到您的愛而變了心就是孫子，就等於強姦了我的媽媽……」信末跟着筆迹的差別而署名不同。參考內容，知道這都是些男人們：張、王、李、趙的，能編小半本兒百家姓；受信人的名字却都是妹妹的，「Miss」、「小姐」、「女士」、「姑娘」、「Dear」，稱銜不一，而說了半天，目的倒是不謀而合：愛妹妹，求妹妹也愛他，而且又那末巧，統統訂在今天這個禮拜天的上午九時在公園裏恭恭敬敬地候着妹妹去談談巧！這些個青年子弟們！我瞧着他們的信，笑了。

「真巧，怎末他們約你的時間，地點都一樣？」

「哪兒！——」妹妹破啼爲笑了起來：「這是頭兩三天，我給他們——一個一個——的信約下的，約會他們在今天上午九點鐘，在公園裏見我。他們，蒼蠅似的，野狗似的，對女人的追求是一步也不放鬆，

——我討厭死了！臉兒又落了陰天。

「照這末說，你是討厭他們了，——那末爲什末還要約會他們呢？」

「就因爲我討厭他們，才要這末約會他們呀……」

「回頭你去見他們……」

「誰願意見他們！那些個蒼蠅、野狗！」

「哦！那就不理他們，不見他們結了！」

「不理不見那哪兒成呢？以後他們不還是照樣兒老來信信來得太頻煩了：一天能接十來封！不
回，當然沒有什末，可是也麻煩不是？再說：不理不見，那你還打算出門兒不？一出門，說不定從哪兒就鑽
出來了一羣。嘻皮涎臉的把你包圍着。比洋車夫還麻煩人！真是些蒼蠅、野狗！這回不理不見，你敢担保
他們不再麻煩我……」

我不敢。我沒接碴兒。

「所以我要今天一勞永逸：統統給他們個解決！」

這得怎末解決呢？那末些，約在一塊兒——我覺得要解決，難！除非預備桿機關槍，而打死人不管

償命。我不是妹妹；妹妹許有解決的招兒；什末招兒？我不知道，我不是女兒家。——女兒家的心事，男人是解不開的。我想了半天，要解決——太麻煩！

『不麻煩！』妹妹好像猜着了我的心事，而叫我安心似地，她接着說：『我這個解決法，一點兒也不會麻煩。可是，哥哥，你得壯起胆子，幫助我……』

我該怎末幫助妹妹？我不知道。妹妹叫我壯起胆子，——敢情她要把他們約在一塊兒，叫我去揍人家？

可是妹妹的臉蛋兒像姐姐的；我想起姐姐，我得照料妹妹，我得答應幫助妹妹；哪怕是揍不了人家，而叫人家揍我一頓呢！都成。

可是妹妹並沒有說叫我去挨揍，而是另一種的叫我去幫助。——不過這幫助叫我這作哥哥的幫起來，未免有點兒難爲情；可是只要妹妹跟我那末一瞪眼，我就得答應。

我跟妹妹如時進了公園。妹妹在前邊走，我就在後邊跟着，隔了那末十來步。

像戴着頂蔚藍色的帽子的公理戰勝坊偉然地立前在邊。妹妹回頭對我丟了個眼色，我的眼角往兩下里一掃，我看明白了——用眼睛數了一數——足足有：

十三、四個青年子弟們，以戲台上跑龍套的姿式那末分列在柏油路的兩邊，竹籬笆跟前。他們，高矮不同，各有肥、瘦；都沒戴帽子，晾着油先貝兒亮的整齊的分髮。最有趣味的，是每一個都戴着紅、藍不等的墨暗的眼鏡，嘴角上含着根呂宋烟。衣裝好像是一個師夫設計的一個師夫作成的呢：青一色地藍上身，左胸衣袋插着管自來水筆，跟雪白的手絹兒。紅領帶、白褲子、黑皮鞋，鞋尖兒跟頭髮一樣地油先貝兒亮，也不知他們怎末核計來着！我看得出來：他們不是穿着西裝，而是讓西裝五花大綁着他們；褲子前的褶縫永遠那末筆直，不許拿一點兒彎子；白色的領子永遠是那末硬幫幫地拘留着脖子，不給脖子一點兒自由！脖子板正正地伸着，像轉個彎兒都覺得是觸犯了，對不起領子！在一種隨便中的不自然裏，他們有的悵望着古城的晴空，跟天安門的樓角。可是妹妹走過去了，他們的視線就都突然集中了過來。

似乎是受了一個總機關的撥弄：這些個方、圓不等的腦袋馬上都透出了低三下四的笑容，一同地走了過來；可是剛剛對妹妹形成了包圍陣勢，又一同在笑意裏透出了驚疑：「怎末也有你！」似乎誰都對着那末些個「同路人」們透着這句不自在的。可是馬上又都在不自在裏極力往外擠着滿不在乎，而像爭奪頭獎似地，誰都鼓足了一股勇氣，邁步上前，一同給妹妹行了個八十度的鞠躬禮，一

同瞞瞞地，飢餓地伸給了妹妹一雙手——誰也不讓誰！——這些骨頭！

妹妹扭了扭身子，身上所有的曲線美都展覽得無遺，他要掙扎着逃避這個包圍陣——忙中回頭再對我丟了個眼色，這是我出馬的時候了，我知道。

我們起先在家裏會這末核計好了的——於是我就照着妹妹的預定計劃：隻手握緊了我的手杖，「囊囊囊」大踏着脚步，慌中透着穩健，奮勇地跟上了妹妹，從身邊跟她比齊了肩膀，怪親熱地把右胳膊起背面摟着了她的右腰，——同時她的左手臂也起後邊掛上了我的左肩，——兩個身子貼得緊緊地，在我另一隻手裏握牢磅了的手杖很隨便地游蕩之下，我們就親蜜地突出了那一蒼蠅似的「重圍」，自自在在地往前走了去。妹妹是依人的小鳥兒；我是雄糾糾，軒昂昂，頭也不回。我們倆這份子親蜜勁兒，就像一對愛到了極點的愛人的，就像我跟蘇小姐在粉紅色的生活中，我覺得出來。假如妹妹是虞姬，我就是楚霸王！——我們這是一種示威運動，給那些落在後邊的妹妹的義務衛隊們，一些難堪的眼色瞧瞧！

可是我們還沒有走到紀念堂，就都突然聽得了後邊起了一陣雜亂，急促的脚步聲：「囊達，囊達，」由遠而近，似乎是直奔了我們倆個跑來。挺多粗綫條的嗓門兒跟着脚步吆喝着：「追！追上他，抓

住他，揍這個小子！在他媽太爺跟前逞的哪份兒能……『這還說什末呢，糟了！妹妹整個的身子都哆嗦起來，臉兒突然青白了。我的手杖也管怎末用勁兒也拿不緊；霸王也有烏江自刎的時候，非常地不受用！我們都受了驚，瀉了氣，恨不得眼前就有個窟窿，鑽進去，我直瞞怨妹妹今天叫我冒這個險，『都是你！』——誰願意來飾這個眼瞧就得挨揍的角兒呢！

就在這種緊張的沒辦法裏，後邊追過來的那些傢伙們可統統地竄過了我們的前頭，而並沒有把我們怎末着！他們依然在張牙舞爪地追着什末。我看明白了：他們並不是妹妹的那班衛隊，而是另一羣。並且從他們的吶喊聲中，我們知道了他們是在追一個扒手兒。『下死我了！』妹妹隻手撫慰着胸口，『怕什末！——他們，——敢！』我可以這末安慰她，虎起來了，消了一腦門子的冷汗。

妹妹這一步棋是勝利了，可是我失敗了：沒有如期把那篇宣言完成。——這若不是妹妹的麻煩，我能那末瀉氣！『我說書呆子沒用不是！』我得由着人家蘇小姐的哥哥的搶白！

妹妹的這種差事本就難當，而這回又來了一檔子，而且變本加厲，這回叫我單獨出馬！可是我瞧着妹妹，想起姐姐，誰叫我是她的哥哥來着！我總得答應。雖然誰願意答應，就是個孫子！

不過，『我不認識人家呀……』我苦笑着摸摸脖子。

「那有什末；我跟這個人還沒有見過面兒呢！信可是通了個半年來子。」妹妹的眼珠跟嘴唇同時作着一種表示：非常地認爲我這個困難是幼稚。

「那末——」

「你聽我說呀：我預先約定了個標識：白衣裳、白鞋，捧着紫玫瑰色的旱傘，在濛濛間前邊路東的，那把椅子上坐着等，到了兩點鐘，這個人來了，一瞧就會認識的。——還有，這個人不管跟你說什末，你都要逆來順受地應着；因爲我很愛這個人，千萬你別生生疏疏地，好像不認識，瞧不起人家！」

我真糊塗，可是我不能對妹妹說我糊塗，免得叫她不高興。只好這末糊塗着「得令，——到了那兒，再說。」

我聽着妹妹的支配：穿着白色的西裝、白帆布鞋，手裏撐開着妹妹的紫玫瑰色的旱傘，——這若是坐在北海裏男的、女的、黃種、白種來往不斷的人羣的路邊椅子上，讓千百個眼睛盯着：我這算哪路貨色呢，男人撐男女用旱傘！

近來的天色總是風跟雨過不去，別瞧有時候陰天，剛剛落下幾點兒雨，馬上風就吹得雲散天晴。五、六月的古城是風的世界，好像是從蒙古游擊過來的，儘天颳，到處人，人們有着「無風三尺土」的

印象的胡同裏更顯得蒙古風的威嚴：泥沙直在半空裏打旋飛脚，好像要把所有的人都埋在土裏才甘心。風沙之下，誰都有點兒不受用；却只是讓那班麻子雀斑的醜女人們佔了不少的便宜去。女人們整個的臉子蒙着蒙頭紗，大塊的綢巾，隱藏了『廬山的真面』，醜女人們居然也敢跟着美麗的們並駕齊驅了。

進了北海，我在妹妹在家裏指定給我的地點坐下了。紫玫瑰色的女用旱傘低低地遮住了我的臉，心裏真不是種好滋味！人家瞧不瞧我，我不知道；我可是有些膽虛，不敢瞧別人。我等着，等着。果然到了約定的鐘點，妹妹的『那個人』就來了，活潑的脚步透着腫脹地，坐在我的身邊。我像個女兒家似的，非常地覺得拘促，我斜低着眼睛往低處瞧這個人：天藍色的單布衫，開襟那兒却露着赤光的大腿，挺有女人的曲綫美，而且腳上還登着女用的高跟鞋——我奇疑地抬起腦袋來：可不真是個女的是什末？袖子短到沒有，露着兩隻白中透紅的胳膊。流行式的燙髮，束着條白色的束髮帶，並沒擦粉，可是怪粉白的兩頰上，輕描淡寫地塗着點兒杏黃顏脂。大眼睛，長眉毛，高鼻梁，小嘴唇，瘦消的身子挺標致，眼睛跟嘴角兒掛着腫脹的微笑。是個樸素、大方、天真中透着點兒浪漫的時代女兒，約摸着有二十浪

管歲。

自然這不能是妹妹所約會的那個人物。——她八成是願意叫我讓給她這把椅子，或是人家本來就大方，以為雖然是不認識的男女，却同是遊人，坐在一把椅子裏也沒什末關係。可是她先開了口，而且叫上我的名字了呢：「……你真有意思！」

我實在有點兒楞得慌；怎末想也牙根兒跟她不認識！

人家却「嘻嘻」地笑了一陣子，挺自然的笑，接着說：

「來了有一會兒了吧？真有意思！你爲什麼硬要打着把女人的傘呢？」

「這是我妹妹的。」我楞拉霸堵地居然開了口。

「我知道，是你妹妹的。——你不是告訴過我了末？在這兒拿着你妹妹的紫玫瑰色的傘等着我；若不我怎末就能認得了你呢？可是，也怪有意思的，你這個招兒！」底下依然是一陣我絕不覺討厭的清笑聲，就像黃鶯在唱歌兒。

我可是非常地糊塗，不得勁兒。

「半來年了，今天你才答應我見你……」她突然低下了腦袋，聲音也低了下去。兩隻手搭在她的擔在右腿上的左膝蓋上，怪姪妮地撥弄着秀麗的指甲。腮幫兒有點兒紅。

我在腦子裏拉出了妹妹——，仍然抽不出頭緒來。

她又仰起了笑臉兒，望着我笑，——露着玉樣的白牙：『你怎末啦？在信上那樣的能說；見了面，反倒沒有話兒了！』

誰給她寫過信來着？我真想頂把她幾句；可是妹妹的那幾句囑咐老拘末着我——『這個人不管跟你說什末你都要逆來順受地應着；——千萬你別生生疏疏地好像不認識，瞧不起人家。』——我彷彿理會出點兒什末來：妹妹總是『這個人』，『這個人』地，沒說出他是個男的，可是也沒說出她是個女的，妹妹這是——這是簡直叫我糊塗！

『瞧你這份老實勁兒，好像煩我似的；——可是在信上你又那樣地喜歡我；若不我今天還不來呢！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女人是不要被你這有錢的少爺容易瞧不起的！不過，我很愛你，我的靈魂已經繪了；你若是不瞧不起我，我也只好忍受了！因為我們的認識是在特殊的機會裏認識的——半年前，我在報上的廣告徵婚，你來應徵，我們才認識的，不是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緣份了；若不，你怎末不去應徵別的女人？我怎末在那末一些應徵的信件裏，單單地屬於你了！真是，始終也要不到你一張照片；我的却已經叫你要去了——照得很不好，真的，你說我們這不是緣分末？有緣，我就一切都愛你！』

我這才似乎明白了點兒什末，原來這裏邊有這末一篇文章——妹妹，那個叫人揣摸不透的丫頭！

「我今天來，是抱着最大的希望來的；什末條件我都依過你了；你說先友後婚我們已經作了半年多的朋友，雖然老是通信，我們都已經有了諒解，並且昨天你那封信上，又已經答應了我來這兒談談——訂婚——這使我多末高興啊！」

顧及遵從妹妹的囑咐，我絕計不使她難堪；也絕對不好接碴兒。

「我最感激你的，是你說過，你是那樣地同情我，愛我，你真的同情，愛我這個沒有爸爸、媽媽的等於孤獨的女人末艾哥！我的環境也真提不得——已經告訴過你了：現在真心關照我的，只有一個哥哥；哥哥愛我，喜歡他有個妹妹；可是哥哥也恨我，也不喜歡他有個妹妹；家裏寒苦，哥哥給人家當辦事員，一月才領來三十五元的薪水，養着他，養着我，養着他的太太跟三、四個孩子；市面什末都貴了，哥哥實在有他的苦處！可是比較起來，這苦處還沒有什末呢！你瞧：哥哥那個科長，四、五十了的黑麻子，肥頭大耳，豬似地長像，成天儘會喝酒、賭錢、逛窯子，脾氣又那末粗暴，動不動就罵人、打人，誰不討厭他呢？可

是大家爲人飯碗，都得巴結他！——他有相當的勢力；他的親戚是局長，說一不二；他一定要哥哥答應

他，把我許給他作姨太太！並且以哥哥的職業作脅制，這實在叫哥哥爲難了，我知道哥哥跟我，都知道科長那份兒缺德，三個姨太太了，都是玩兒一個，扔一個！哥哥愛我，他不願意把他的妹妹給人家當玩物，雖然那末着他能抓牢了他的飯碗！可是哥哥也恨，恨我竟是他的妹妹，竟影響了他的飯碗起了麻煩，叫他痛苦！把我嫁給那個缺德的科長，做玩物，哥哥不忍——我也不願意不嫁，哥哥就得失業！不失業，三十五元已經不大夠維持家用；失業了，這不更什末？哥哥爲難極了，跟我哭了好幾場！沒法了，哥哥到底愛我勝於恨我，叫我自己打主意！可是……」底下竟抽抽咽咽地，沒有說出什末來。

我瞧了她一眼：她已經滿臉都是眼淚兒了。我抓了抓脖子——爲難！好像她不是她哥哥的妹妹，而是我的妹妹；我對於妹妹的事，總是——總是抓抓脖子。我知道這又是一家妹妹給哥哥的糾紛——我願意天下的男人們最好沒有妹妹，簡直越來越對！

「可是我認識誰呢？」她淚眼汪汪地接着說：「誰來救我呢？誰肯幫助我的哥哥呢？真難死人了！……可是突然我就想出了個不知是好還是不好的主意來：登廣告徵婚；我想在這茫茫的人海裏，得一個滿意的，肯救我的人出來！當時我真想不到這個主意是有希望的，是沒希望的！更想不到我會跟你居然有緣——你笑我老還末「緣」呀「緣」的，俗氣末？我不管——你不是答應過我了末？艾

哥，你得拯救我……」說到這兒，人家又破啼爲笑了！「艾哥我愛你，我也感激你愛我！——你那些信上的話是那末慈和，說得那末叫我心裏慰貼，慰貼得叫我覺得那是跟我的媽媽一樣地那末關心我！我真愛你，我還愛你的妹妹！——你不是說你的妹妹比你還要愛我末？不，我不願意你的妹妹比你還愛我，我願意你比你的妹妹還愛我……」溫柔裏邊透着些嬌羞。

我喘着盤扭的氣息，真說不出，也想不出什末來，除了瞞怨妹妹的這分子淘氣。我低下了腦袋，收攏了妹妹的傘，——握着傘頭，任着傘把兒在泥地上亂七八糟地畫弄着……。

我把眼皮展了展，突然發見眼前泥地上筆直的了個人影子！兀然不動；朝着影子抬起腦袋來：我的天氣憤得什末似地的一張氣醜了的美麗的少女的臉兒在我眼前一晃，她就拔腳就走——高跟鞋不惜犧牲一切地「橐達，橐達」地蹣跚着的不是園路，而是我的神經——我的神經痛得似乎直嚷嚷！我瞧着她那連影子都帶有氣憤的背身，楞怔了老半天，——可是我又不能這末楞下去！我不單忘了身邊的這個女的，我也毅然地從腦子裏抓出了妹妹的命令，我非常不受用地趕上了她。

「滾開！別來找我！」蘇小姐暴躁地把胳膊一揚，我差一點兒挨了一個耳光子。

「你誤會了……」我直抓弄着脖子——這可怎末好！

「誤會就誤會吧！」她的眼睛都要瞪出了火來：「我瞧了你們半天了；你都一點兒也不顧及！——你太欺侮我了；在我眼前，就跟野雞「泡」上了！咱們沒什末說的。怎末訂的婚怎末解除好了！你別跟着我請——找你的愛人去……哥哥還說你是書呆子呢；書呆子也有這分兒德行！你，你太欺侮我了……」這就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哭得真傷心，手裏的手絹兒揩着眼淚，肩膀一聳一聳地往上抽搭。

我着急，我知道！「你聽我跟你解釋解釋……」

「我不聽！」脚也躁起來了：「你快滾——你再磨菇，可別說我不給你面子——滾！」高跟鞋再一躁，人又走出去老遠。

我一肚子的委屈——我這是招誰惹誰來着？這若不是有那個累贅的妹妹——我願意天下的男人們最好都有姐姐而別有妹妹！一個也別要，妹妹！

三人行

在張閣老胡同的南口，我險些兒被章宅的李媽給撞倒；——不過說真了，也許我會撞倒李媽，若不是我的脚步打住得利落穩。

李媽，似乎正把全體的活動勁兒都運用到她那一雙『改組派』的脚上，短途的運動選手在比賽的時候恐怕也不肯像她那末不顧一切便往前跑，大概。——可是也許她因為受了全體的活動勁兒的牽制吧，那兩隻脚反倒不如她的屁股往前掙得遠，而屁股還趕不上身子，身子又落在脖子的後邊。最佔前鋒的，還是她那個額上佈滿汗滴的腦袋；其行如羅鍋兒上山，其勢比羅鍋兒上山要急。

「李媽！我悔不該招呼了她這末一句；因為她既發見了我，在勢似乎不便不跟我周旋一回；而在周旋之前的片刻，她那種打住脚步的姿勢比人力車夫僉促間躲避迎面衝過來的汽車時，還要爲難，而舒氣之間，又差一點兒要把她給斃死——我看得出來。——臭汗在她臉上還沒有揩乾，却突然怪不自在地傳染了我一全身！」

「蕭蕭先生快快，快去瞧瞧，瞧瞧我們少少爺吧！少爺病，病得要，要命！」我明知道李媽原沒有口吃毛病的，可是假如不經我這末修正，她這兩句話說得還要拖混帶水呢。

「病了？」

「嗯，病了。老，老，太太叫，叫我去，去請王，王，王半仙來，來，捉，捉，捉鬼……」

本想再仔細問她兩句，可是我跟李媽的嘴並沒有什末過不去的地方，犯不着太累了她。於是我把手一揚，直等她再運用着那雙出力不討好的脚板，追趕着她的腦袋地往前去遠了，我瞧着她腦勺兒上的那一把髮兒的撇搭勁兒中，才納起悶兒來。

小章有病，自我認識他以來這還是頭一次聽說：一向——特別是在球場裏，舞場裏，總是那末活蹦蹦跳跳的小伙子，結結實實的身板兒，居然也會生病？前天晚上，我歐陽，還跟他同蜜斯沈在白宮裏「泡」了三、四個鐘點頭的蘑菇呢！一天沒見，他就會病得這末快？而且還病得「要命」？我不想相信。最奇怪的，是要找那個王瞎子捉什末鬼！這雖有李媽那個老婆子的話爲證，可是我若不愿意裝孫子，也只好自欺欺人地承認我不糊塗。

不管怎末，我得打道章宅。

事情若是怪起來，就不能夠平常了：多年來總以倒在靠椅裏，在太太、少爺、姑娘、外孫兒之中，抓着誰就叫誰給他捶腰，敲腿爲舒服——雖然被外孫兒譏爲『賤骨頭』亦所不辭的章老先生，現在居然也在院子裏邊活動起來了：兩條腿跟不是他自己的似的——以前我還沒瞧見過他肯這末利用自己地——在院子裏踱過來，踱過去，像要數清鋪在腳下地面上的青磚；而那種匆忙慌張的勁兒，又像數一輩子也數不清似的。

「你，你說世，世，世傑，這，這孩子……」張牙舞爪地，這老先生是要飛是怎末着！

「世傑」是小章的名字，我知道。這老先生也突然犯起口吃病來了，是不是被他們的李媽傳染，——還是李媽被他傳染——我就知道了。

我往小章的屋子走去。

章老太太在外屋。可是她好像並沒有瞧見我，絕不跟往日一樣對我挺和藹地招呼了。我可也沒顧到招呼她，怪好奇地注意了一會兒當前這末個新鮮的場面：靠牆突然擺下了神案，香烟繚繞之下，老太太怪聚精會神地，對着神案以上新掛在牆上的一張舊畫兒直磕頭！……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嘴裏還這末着週

而復始地念念有辭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告訴自己：今天所見着的章家的主僕，似乎都應該送進精神病療養院裏去才合適。

我進了裏屋。

小章正睡在床上。臉頰居然比前天枯瘦了好多，顴骨直往外頂着不見了血色的肉皮！

床邊守着的，是他的姐姐。她在那兒已經哭得淚人兒似的。見了我，站了起來，揉着紅眼睛，朝我擺了擺手。

「他剛睡着。」她悄着聲音告訴我，並暗示着：我也要小點兒聲音說話。——把嘴朝外屋一弩：「老太太很怕驚動了她的菩薩呢！」

「世傑怎末了？」

「許是神經上受了什末刺激，——我也不大清楚。——早晨，我帶着培兒來家，老太太跟老爺子就都慌了起來；問也問不清。李媽說他起昨天晚上回來，就直喊着見了鬼，——剛才他還直嚷嚷了一頓「活不成了」呢！胡言亂語了一天……」

「瞧見鬼了？」

「這不是笑話末？更氣人的，是兩位老人家！老太太直拜了一天，一夜的菩薩，又打發李媽去找王半仙來捉什末妖！老爺子又從來不是個擋事的人，有一點兒事就「毛」了；你瞧見了在院子裏那末坐不住，立不安的——你倒是想個正經辦法呀！不准請大夫——老太太一口咬定，這種病總得請神仙……」

「找王瞎子來？」

「管他呢？我不是沒說過：得請大夫來瞧瞧，才是正經。可是老人家不聽，誰又能攔擋得了！老太太說得那末生說我已經是外姓的人了，別硬來管章家的事；嫌我們培兒攪鬧她的菩薩了，直要我領他回去。我回去也成；可是，我哪能真就眼瞅着這末亂七八糟的，丟手就走？只好先把培兒送回家去，再回來看看照，等個明白事情的人來。你說……」

她沒說完，我們就發見了小章突然朝外翻了個身——睜開了尖銳可是沒有神氣的眼睛。

「唔，老蕭！敢情他還認得我！」我們眼看只好來世再見了！語氣是無限感傷，一點兒力量。

「你又鬧的什末瘋呢？」跟他，從來我就是這末嘻皮笑臉的。

「別當玩笑，老蕭。我見了鬼！」一種挺神祕的恐怖，突然襲上了他尖鈍的眼神；空氣竟而嚴肅了起來，好像是。

「是怎末檔子事？」

「昨天下午，在聽鴻樓——是個女鬼……我見了鬼，準活不成！」搖了搖腦袋，非常鄭重地表示惜命。

「你往明白裏說，成不成？」許是我的嗓門兒越來越高，小章的姐姐就去關上了門，光景是很怕惹得外屋老太太聽着了我們的談話聲，而怕驚動了菩薩，不高興。

小章跟我作了個手勢，我拿起了放在桌上的一杯白開水給他。他潤了潤嗓子，依然帶着恐怖的神氣兒告訴我們——

「昨天下午，我、歐陽，跟蜜斯沈——三個人在中南海裏溜彎兒。我們走到聽鴻樓，沿着北邊的遊廊往萬字廊那邊去。遊廊裏挺清靜：除了我們三個，再沒有別人。

「可是，我偶一回頭，忽然瞧見東邊那座漢白玉的石橋上站着一個女人！二十來歲，臉蛋兒跟那座石橋的顏色一樣的白；橋是漢白玉的，自然應該白，而且白得美麗；可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的臉色居

然跟漢白玉一樣的白，就要顯得慘淡、恐怖了，而且穿了一身黑布長衫，雖然是一個很標致的身段，却越發有點兒刺激人的神經了呢！後邊有一個女人……，我回過頭來，告訴蜜斯沈跟歐陽。

「他們倆個回頭瞧了瞧，却都沒有說什末。」

「我單問蜜斯沈：『瞧見了沒有？』——一個女人。」我要讓她瞧瞧那個有點兒神秘的女人。

「蜜斯沈却說：『沒瞧見！』」

「那末『你呢？』我再問歐陽。」

「歐陽却也反問我：『在哪兒呢？』」

「於是我就告訴他們：就在我們身後的石橋上——我還回頭再看了看，那個女人並沒有走開。她站在石橋上，像想着什末似的，往我們這邊看着。」

「可是歐陽還是說：『我沒瞧着。』這怎末還瞧不着呢？那可怪了！」

「我不信會這末怪！『你們真都沒瞧見？』我有點兒急了！」

「人家蜜斯沈跟歐陽却依然異口同聲地：『沒瞧見！』」

「老蕭！你說這是不是一件怪事呢？黑衣女人站在白石橋上——黑白分明得那末清楚，他們會

見不着？——都是跟我一塊兒的踉蹌？

「真！那末是我瞧見鬼了！給誰，誰也忍不住不是！」

「你猜人家蜜斯沈說什末？她把鼻子一哼：「哼，有點兒！你一個人見着的女人，我沒有瞧見不說，歐陽也同樣沒見着不是？」說完，還對歐陽怪新鮮還笑了下呢！」

「這真新鮮了！我不能不有點兒在心裏嘀咕了；難道青天白日之下，我真見了鬼不成？最後我只

有鄭重地再問問他們：「你們別鬧，是真都沒瞧見她是怎末着？」

「蜜斯沈只又哼了一鼻子；歐陽照樣兒說沒瞧見。」

「那，「我算見定了鬼了唄！——這個女鬼，在這兒找誰呢？」

「蜜斯沈竟然說是找我的她！又說前半來月，果真就在聽鴻樓一帶服毒死了個女人；八成就是我看見的這個！——這真叫我不痛快！——是有這末回事末？」

「我們進了萬字廊。」

「當我們出了萬字廊東門的時候，我又瞧見了那個黑衣裳的女人！這回她是正走在我們的前

邊。

「於是，「這回你們可能瞧見了吧？」——我就再對蜜斯沈跟歐陽說：「前邊那個穿黑衣裳的女人，就是剛才在聽鴻樓見着的那個。」

「可是蜜斯沈還是說沒見着；歐陽也又跟了句「哪兒？」——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了；怎末他們還是見不着？怎末就單單我一個人見得着呢？難道那個女人果然是個鬼末？那末，我是實在見着鬼了！——見着鬼的人，還能活呀！——我們來世再見吧，老蕭！」在恐怖的神情裏，小章流出了絕望的感傷的淚來。他說得很吃力了，就再閉上眼睛。

「怎末你也迷信起有鬼來了？」小章的姐姐也怪顯着不安的。

我也一時很覺得果然有如他說的這檔子事。是有點兒邪行！可是，這小伙子畢竟也怕起鬼來了！——我記得據他所表示過給人的，是他的胆子很大呢！就說前天吧：過半夜兩點多鐘了。我、歐陽、跟他同蜜斯沈起白宮裏出來，蜜斯沈說是因爲那天她家外院死了一個人；自己不敢黑夜裏往回走，——怕鬼，小章還直譏笑她居然胆子這末小呢，「二十世紀的青年，還這末迷信呀！」而且他還告訴蜜斯沈：從前他住在鄉下，有一天半夜，他自己從姥姥家裏回家，路上要經過一片野墳地，而天上一點兒星光都沒有，他是滿沒在乎有什末忌諱，踏着一片、一片的鬼火兒就走了回去。說得蜜斯沈越發不敢自

已回家了。可是，小章怎末也會有今天……。

章老太太進來了。瞧見我似乎吃了一驚。她下了逐客令：

「王仙人就要來給世傑治病了。要忌生人的。——您等他的病好了，再請過來玩兒吧。」

她直給我拉開了門，等着我走，絕不希望我說別的。

我剛出了章宅的門口，正遇着蜜斯沈跟歐陽。

「蜜斯脫章在家末？蜜斯脫蕭！」蜜斯沈的「蜜斯脫」說得非常流利，清脆。

我朝他們作了個手勢：一時義務地給章宅門前戒了嚴。

他們問我：這是怎檔末子事。

我先問他們：那是怎末檔子事。

他們全笑了。

「不錯。」我們往張閣老胡同的口兒上走着，蜜斯沈說：「可是昨天蜜斯脫章瞧見的那個女人，

我們也瞧見來着呢！」

「我們轉出了萬字廊。在快到愛翠樓那兒，又瞧見了那個女人一次——走在我們的前邊。」歐

陽也跟着說：「許是去等她的「大耳鈴」吧？」——黑衣裳、白臉兒，假如有鬼，她倒似乎是挺像個鬼；可是青天白日之下，又哪兒會來的鬼呢？——二十世紀的青年人還怕鬼，而且居然無心生暗鬼地還怕病了！小章真是個「具體的笑話！」

「可是當時小章問你們，你們爲什末又都說沒有見着那個女人呢？」

「你不知道。蜜斯脫章那傢伙太招人生氣了：隨便見着個女人，他就注意！——我討厭透了，就故意跟他說：「沒見着！」他越透着招急，我就越說「沒見着！」讓他疑惑他是見了鬼去！——並且我還跟他撒了個慌兒：說前些日子真有個女人死在聽鴻樓，八成他見的就是那個死女人，冤他一冤，省得他見了別的女人就眼饞！」蜜斯沈的語氣很透着一些酸溜溜的味兒，我聽得出來。她接着說：「我跟他說「沒見着」是這個意思；至於蜜斯脫歐陽也說「沒見着」是什末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我因爲你說沒見着，我也說沒見着；——從來我就情願遵從你的意見不是？」歐陽規規矩矩地告訴蜜斯沈。

我明白了：蜜斯沈、歐陽，跟小章之間的關係……各人的心機各自謀；只是這回，苦了小章。

我們出了張開老胡同，約定第二天上午，再去看看小章，並由蜜斯沈親自跟他把那個圈套給解釋

開。

可是，第二天，章宅的門邊居然掛起了一串白紙！『據可靠方面消息』云：在章老太太的支持之下，昨天那個王半仙在小章的屋子裏，關緊了門窗，焚香、畫符之下，手執鋼刀一把，嘴裏不知罵誰，這末着，刀光、火影，在小章的頭上、脚下，演了半天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武劇。小章不知道是不是感到興味兒地領略之餘，就永遠閉上了眼睛。於是章老太太突然就改變了作風：火葬了菩薩，跟王半仙打到官裏去；章老太爺被鄰居們抬進了協和醫院。小章的後事，由他的姐姐跟李媽辦理。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蜜斯沈、歐陽，似乎都有這末一種共同的遺憾。蜜斯沈鄭重其事地洒了把『對不起你』的眼淚，硬要歐陽跟她去跟死了的小章來次『最後的相會』。

可是歐陽這回居然並不願遵從蜜斯沈的意見了！——絕對地恕不奉陪。

而且這傢伙還悄悄地這末跟我說：

『你說，是不是我也算害了小章呢？這小子的鬼魂不能來薩茹我呀！他若是——那可怎末好！——不是我多心，老蕭，怎末這回子我總覺得好像小章就跟在後邊似的！』

歐陽敢情又要作個『具體的笑話』了末？自然，我絕不希望他會落得那位第一名『具體的笑

話』攤着的那樣下場。

心與物

一年來，每天我都要欣賞、欣賞珍珠的。珍珠是附屬一家報紙佔八開篇幅的文藝日刊，我把它當做精神上的食糧，年來已經是不可缺少的了。雖然，在這三百六十來天裏，珍珠裏邊所有的文章並不是我每一篇都要領略的，而是挑着合於自己精神上的胃口而享受；可是到了這一年之尾，想來我認為這是個叫我滿意的刊物，至少因為它曾披露過我扯的幾篇『淡』，誰不以爲文章是自己的好呢！我不能免這個俗，還非常大方地承認珍珠裏邊也有別的幾位的文章叫我滿意，並且往鄭重、好聽裏說，珍珠裏邊有我的腦血的結晶；自然也有別的『同路人』們腦血的結晶，我愛我的腦血，我也愛別人們的腦血，我能愛吾愛以及人之愛——可是絕不敢涉及愛人——所以，這三百六十來天的珍珠，我就從元旦那天收藏到大年三十，把那每一頁裏邊的我喜歡的那些個腦血的結晶，就着題目上標了個紅筆圈，預作他日學而時習之的方便。——我希望不會有人以爲我這是給珍珠跟它的編者作捧場的宣傳；萬一有，查出時隱忍不究外，我得跟珍珠的編者要廣告費。

我對人——特別是對妻不會承認，可是對己却很承認她是我的愛人的蘇小姐，向來是跟我一樣的『單調』着文藝的，時常跟我借文藝的書看，可是我因為從前每逢買了一批文學的書，以後總能有一個時期，遭到一班人們硬叫我忍痛地把它們毀棄；不，就得『什末』這種丟錢傷心的事實，我已經經驗過好幾次了，所以近一年來，我就打定了絕對不再買書的主意！要看，專借別人所有的，再不去到書店裏，書攤邊去『泡』——『泡』磨菇。雖遭出賣者們的白眼頻加，也在所不計；沒有法子，這年頭兒！套一句古人的話，『唯女子與書籍難養！』我就是這個主意。可是這個主意實施以來，竟老跟我對蘇小姐的『什末』上——以『什末』來掩飾『慫慫』實在『什末』——發生了衝突，這叫我時常搔搔脖子，顯得警扭警扭中的不警扭，是這一年來我收藏的珍珠居然可以解決這個警扭了，因為昨天當她感到精神上饑餓時，我讓她欣賞、欣賞珍珠，她挺高興的就答應了。

我把這些珍珠鄭重地歸落到一起，用一大張牛皮紙包了一個大包兒，兩隻手抱着，鄭重地，要去送給蘇小姐。

剛剛要走出我們的大門，就有一個美麗、活潑的小鳥兒似的少女『恰巧』是從街上要跑進來。她在門外堵住了我出去，——我在門裏堵住了她進來，——差一點兒她跟我的身子就起了正面衝

突。她是我的妹妹。

我把身子往旁邊閃開，想讓她先進來，我再出去。可是她並不進來，而兩隻手一左一右平伸出去，扶着兩邊的門框子，腿也當前岔開，倒是成心跟我過不去的光景。

「什末？」她那兩個似乎是不會安靜的眼珠子，挺注意地從我手裏抱着的珍珠上，滾到我的臉上來，從那兩片以人工化裝的櫻桃紅的嘴唇裏，挺認真的吐出這末兩個字。

「珍珠」

「珍珠？」挺驚訝的神氣兒，伸過手來就要搶我的紙包兒：「我要檢查、檢查。」

知道妹妹的，莫如哥哥。我知道妹妹是誤會珍珠爲「珍珠」了！可是我並不給她解釋，因爲她這個誤會正給了我一個引着她發發急性子給我欣賞、欣賞的機會。——我最喜歡欣賞女兒家的煩躁神氣兒，她們煩躁時，眼睛呀嘴唇的，另有一種怪誘惑人的勁兒，我最喜歡欣賞了！爲了這種欣賞，雖妻曾罵過我是「下流」，我都不計較。——我裝模作樣地，要弄假成真，把珍珠挺鄭重地舉得老高老高：「這不是鬧着玩兒的！給你看，你給弄壞了呢！你知道世上還有比「珍珠」高貴的？」我說得非常的莊重，口氣。

『我一定要看！——』妹妹這就急了，這就瞪眼、鑿嘴、伸腿、撩胳膊地要搶上我的身了。

『一定不能給你看；——你又那末眼饞！』我掙扎着，保護着我的『珍珠』。

『我不要你的，只是看看還不成末！』硬攻不成功，開始她的柔和的手段了。眼睛乾巴巴地看着我的珍珠。

『不成！』

突然想起了剛才蘇小姐打給我的電話，她現在正在家裏等着我呢，叫我快去。我若是到晚了，不又是招她生氣了？我也不願晚到，多跟她玩兒一會兒是一會兒！於是：『別鬧了，』我就趁着妹妹那個軟化的當兒，極力地擺脫出她的勢力範圍。跑出了大門外，要一直往蘇小姐的家裏跑去。回頭看了妹妹一個笑眼，她已經被淚珠兒把她的眼圈內訂得通紅了！這倒有些不忍，可是又似乎是怕中了她這一計，我不能老對付她，就只好丟給她一句：

『這不是我的，我要去送給蘇小姐！』

『好呀！你又去找蘇小姐！』妹妹失望、哀怨之下，竟一變而成怒，好像突然得了什末報復的把握似的，在後邊挺不是種好味兒地吡呼着：『你看我不去告訴嫂子！』

起先我倒不在乎；最後這一板兒着實叫我覺得不怎末得勁兒真。哪！我去找蘇小姐假，如要讓妹妹的嫂子知道，簡直讓我這作哥哥的受不了！她那個嫂子的那種拿手，我早就領略得夠了！沒有法子，我只得跑回來，低聲下氣地給妹妹陪着一臉的笑，和藹地拍着她的肩膀：『好妹妹！別，別告訴她，回頭我請客。』

『給我看看你的珍珠，我就不告訴。』妹妹把嘴一揪揪，她算有了底。

『這哪兒是怎末「珍珠」？我哪兒來的「珍珠」？我不能不給她解釋了：『不信，我可以打開給你看；可是明明不是珍珠，我打開包上的有多麻煩！老實告訴你，這包兒裏……』』

『別磨菇，你冤誰！』切斷了我的話，她可是沒有讓我解釋清楚。

『我冤你，我就是條狗！這裏實在不是什末珍珠。——』蘇小姐的怨臉兒彷彿就按在妹妹的脖子上，我得走我的：『回頭我還帶回來，打開給你看；哥哥還能冤你好妹妹，千萬別告訴嫂子說我到蘇小姐家裏去了！』我從衣袋裏掏出兩包原是買給蘇小姐的巧克力來，擰進妹妹的手裏——這種場合總得『運動、運動』、『謝謝你』。

妹妹受了賄，這才撲哧一笑，笑得叫我覺得自己怪沒有出息的。她跑進了大門裏去，可是快要跑

過穿堂門的時候，她又回過腦袋來，伸出隻手上的食指往她的腮幫子上抹呀抹的，就又對我揪揪起了嘴唇兒：

「啐！不冤我，爲什末還跟我行賄賂！」

沒有辦法，只好不接她這個得了便宜又賣乖的碴兒——可是既受了賄，大概她就不致去對妻多嘴的。——我真得走了；蘇小姐直在我的眼前譏笑我怕太太呢，我不能見她晚了，我不願叫她等我，等得怨聲載道的！哭不得，笑又不是的，我離開了家門。

天色灰暗得像蒙上了一大片鉛，沈壓得似乎有掉下來的危險。真是夠瞧老半天的！雖然已近黃昏，可是並沒有無限好的夕陽。雪後風乍停的乾燥勁兒裏，非常地尖冷；最受不起這種冷勁兒的，是耳朵邊兒、鼻子尖兒、手跟腳趾頭，非常地不受用！我踏着水呀雪的街路，——從蘇小姐的笑渦兒裏回到家裏，剛剛進得叫那個大型的煤火爐子熏得暖烘烘的屋裏，我的眼睛就看不到面前的一切了；眼鏡上已經罩上了一層水蒸汽。

我摘下眼鏡：「真冷！」嘴跟鼻子窟窿裏直往外冒白汽兒。走到爐邊，先烤烤凍紅了的手。

這時候若在往日，那坐在椅子裏給我們的如兒織着毛線褲子的妻，早就會丟下她的工作，起來

給我接過帽子，脫下大衣，握着我的手，挺關心地問我一句『冷末？』給我斟一杯暖茶，然後笑微微地跟我談幾句，譬如問我到哪兒去了，報告我如兒今天怎末機靈地會跟她幹這個，比量那個之類，很像個怪喜歡，痛愛丈夫的太太；可是這回她却是徐庶進曹營——一語不發！並且坐在那兒，撇着個嘴，低着腦袋，除了她的手指在針線裏還會動轉，真就像個雕刻成妻形的木頭。我看了她一眼：那是一身一臉的冷神氣兒，這種冷神氣兒比外邊天氣的冷勁兒還要叫人不受用。假如在這種不受用裏勉強找一點兒叫我聯以自慰的，是妻現在似乎已經變成一半兒美人了：『豔如桃李，冷若冰霜』形容女人的美，早就有這末兩句話兒了？不是？妻雖然還沒有如桃李的豔，却是已經若冰霜的冷了。

『冷！』我得打破這種僵局；若不這還像倆口子！

她還是不接碴兒，她跟沉默，算『泡』上了。

我想起當我出門時，遇上妹妹那段子引線了。八成就是——總是愛那末扯人家的閒淡，那個丫頭！

我喜皮涎臉地湊到妻的跟前：『冷！』

她猛古丁地就把身子躲開地一閃，這才開了口：『冷？去找熱的去！——回來作什末？』語氣兒跟

人的神氣兒一樣的冰冷，可是含了些酸素。

我搔了搔脖子，不能不把明白的裝做糊塗，裝到底——

『這是跟誰這末生氣呢？』

『我敢跟誰生氣？不生氣，那末一大包的珍珠、瑪瑙我都攤不着一個；我再敢生氣，人家還不得把我給趕出去，肯讓我吃他，穿他的！』妻的嘴唇似乎要掀進鼻子裏去。

在牆上的鏡子裏，我發見了我笑得很『難看』——敢情這會子又出來『瑪瑙』了！——我真得對她解釋，解釋那檔子事了。我剛把解釋的辭兒擬妥——

門突然地就被推開了，進來的我們的如兒那一嘴的鼻涕就把我的辭兒給拉斷了；那鼻涕拉得挺長。我掏出了手絹。

『來，讓爸爸給擦擦鼻涕！』

他沒有理我，兩個在院子裏凍得通紅的拳頭正要伸給他的母親給暖一暖；突然——

『不兒』的一聲，他放了一個屁，這就一個來月才開始了的照例的習慣地，他張開兩隻手，低下腦袋，腳在磚地上轉着圈子地往四下裏找，嘴裏『噢！噢！』地，什末東西從屁股裏掉在哪兒了？神氣兒

是非常地驚慌。——還不到兩歲的孩子，知道什末！

這時候若在往日，妻一定要點腳、拍手地嘆賞着她的寶寶精明得越來『故事兒』越多地笑了，笑裏還跟着湊一湊如兒那末驚訝的趣兒：『哪兒去了？哪兒去了？』可是這回，如兒的屁也崩不出她的笑了！依然冷冰冰地視若不見，就像她根本沒有這末個她很喜歡過的寶寶。

可是爲了要打開這種不受用的空氣，我得藉着這末個屁機會活動活動，給妻代這一回差。我就笑着學着往日如此情形時的妻的口吻：『哪兒去了？哪兒去了？』

如兒在地上轉了幾個圈子，照例沒有找到他的屁，却在爐子旁邊檢到了兩個煤球兒，握在手裏，乖乖地送給他的母親，一邊學着成年人的話：『媽，媽！煤球兒！』

『髒！扔了吧。』我趕着機會插嘴，我看見他的原來就不乾淨的小紅手現在越加污黑了。

他又沒有理我的碴兒，把煤球兒往妻的膝蓋上送：『煤球兒！球兒！球兒！』

妻從他手裏搶過了煤球兒，扔進了爐子門裏，這就借題發揮了：

『嘿，煤球兒！我們有了煤球兒，已經是不錯了呢；還想希望珍珠末？——珍珠、瑪瑙，是專給人家小姐的；我們算沒有那個命！』一味的怨聲載道。

「命命！」如兒只是學着妻的話，可是不明白她這套酸的；明白的是「奶奶！」一頭就鑽到她的
身前，兩隻手抱緊了她的腳腕子，開始享受他生活的要素。

我不好說什來，搔了搔腦子。

許是如兒享受又享受得野蠻了，咬痛了妻的奶頭兒吧，妻就「哎喲」地叫了一聲，——雖然在
往常也不過只是這末叫一聲，並告訴孩子慢一點兒吃吧了；可是這回則不然，怒氣未息地就咆哮起
來了，把如兒使勁兒往外一推：「咬死我了！」接着就是每逢氣極時就不自覺地引用起我們家鄉婦
女的口味兒來責備孩子了：「你個小壞鬼！小臭鬼！小野鬼！小死鬼！」像放炮似地，一口氣兒給如兒加
了這末些個形容的罵名。

我似乎有點兒忍不住了，可是妻的威風我又不肯折，只好也拿着如兒洩氣：「哭什末？」——因
爲他委屈之下，把嘴一癢，已經「哇」的一聲使出了他生下就帶着來的本事，以示抵抗了。「小窮
鬼！」這一句，我是學着妻的口吻。

可是這又引出妻跟我的正面衝突了：

「你爲什末罵我的孩子？」小窮鬼！「我的孩子不會窮！」——別以爲你的珍珠、瑪瑙沒有我們

的份兒。我們就窮了，哼！我們才不希望那些呢！沒有你的珍珠、瑪瑙，我的孩子也不會窮！別管你罵他什麼，我都不生氣；哪怕你罵他「小死鬼」呢，也不許你罵他「小窮鬼」！我的孩子，是寧死也不窮！……得妻是捨命不捨財的。

我們的劉媽進來了，才算給我解了圍。劉媽手裏抱着個牛皮紙的包兒——正是我自天送送蘇小姐的那個我包珍珠的包兒。「少爺！」她把包兒送給我。「這是蘇小姐打發他們聽差給您的——還有一封信。」

蘇小姐本是挺喜歡要欣賞我的珍珠的，怎末這末一會兒就能把那末些珍珠欣賞完了？若不忽然送還來是爲了什麼？——劉媽也是，偏偏正趕着妻正爲了這個發脾氣的當兒送進這個來，真……不叫我又奇疑，又不自在！我統統接了過來，把紙包放在桌子上，打開那封並沒有封上的信。是一張湖色的信紙，寫着：

艾珍珠我是喜歡看的，可是我是喜歡看曾經你用紅筆圈出來的那一些文章。而你却連同沒有圈出的也一塊兒都拿了來！雖然你讓我一頁一頁地翻着、檢着看，可是當你走後，我又覺得這樣做是很麻煩的事：三百幾十多頁呢，紙張又大，這樣看，我不耐煩！現在暫時還給你，請

你即時把圈出來的剪下來，一篇一篇清楚地粘在一本冊子上，像一本書似的，再拿來給我看看！
要快……

真是小姐脾氣！蘇小姐總是這末把我支使過來，支使過去的。這雖然麻煩，可是我倒很願意服侍她；她這樣麻煩，我並不以為有什末不滿。

猛古丁地，她就跑到我的跟前來，把我手裏的信跟桌上的珍珠包兒統統地搶了過去，氣狠狠地打開爐蓋，一下子就把它們擡到爐子裏去了。一邊發着『宣言』——

『蘇小姐的東西，別擺在我的面前！蘇小姐的信，別在我的面前看！——劉媽，你出去！』

劉媽向來是服從少奶奶的，她怪難堪地退出去了；——我在那扇經她一開一關的門的縫兒裏，看見了她正在門外背着我們，伸了一下舌頭。

如兒的哭聲沒理會什末時候已經噙回去了。現在挺驚慌地瞪着眼睛看看他的母親，又看看我，我也瞪着『這是哪里說起』的眼睛，看着那敞開蓋的爐子裏，一包的珍珠已經在受着火災了！火花兒直向烟筒口兒裏鑽。這是我經過一年的工夫才收藏的自己跟別人的一些可貴重的腦血的結晶呵！現在竟遭到這樣慘痛的厄運，我怎末能不痛心！於是——在牆上的鏡子裏，我看得明白——

我臉紅脖子粗地跪着脚，責備妻：

「怎末你能燒它呢！你燒了蘇小姐的信不要緊；你怎末能燒這個紙包？——這裏邊儘是珍珠；

……

「什末？」妻的神突兒突然也變了：「這裏邊有珍珠？那你怎末不早說！」一臉的挺怨急，挺痛惜，挺後悔，慌慌張張地拿起火鉤子就把那個被火災催殘了的牛皮紙包從爐子裏鉤了出來，鉤到磚地上，顧不到她的鞋會不會受損失，就三腳二腳地把火苗、火點子的統統都踩滅了。然後蹲下身子，用手去把拉紙包的殘餘：「哪兒珍珠在？哪兒有多少？」嘴裏怪難過地像替孩子招魂似地叫着。這末着，就在搜尋着她的珍珠了！

如兒也覺得怪好玩兒地來把拉着。我也伏下身子幫同着妻搜尋；自然，我要搜尋的珍珠，跟妻要搜尋的「珍珠」是不同的。我發見了還有幾天完整的篇幅還沒有遭了火葬，也有的有了題目，沒有文章；有了殘文，沒有題目，我把那些完整的檢出來整理妥當，一邊用手指點着一頁的刊首那「珍珠」兩個字給她看：

「你看這不是珍珠末？——你也不是沒有見着過，就只這末大驚小怪的……」

「就是你這份兒家當啊！」此外，妻自然是一無所得，除了兩手黑灰，她站起來，皺起了兩道眉毛，懷疑跟省誤纏繞着一個失望，流露在她那眉目之間。

「那末又是哪個呢？」我這回應該笑個冷笑了：「你想想，平空我能從哪兒弄到一包你所想的「珍珠」呢？——還還「瑪瑙」呢？——偷搶？又到哪兒偷哪兒搶我的太太，請你平心靜氣地，替我仔細想一想！」

「你聽你這一套威風！」她翻了翻眼皮，似乎真的替我想了一想，而恍然諒解似的，這才開了知人委曲的笑臉：「那個丫頭……」這是怪妹妹呢，準是可是只這末一會兒，她這笑臉就又收了起來，依然撇着個嘴。

「可是，可是信燒了，蘇小姐給你來信，都說些什末有約會，跟你？」對於此路不通，另走別的門子，絕不輕易認錯，這是她的慣技。

爲謀天下太平，我還得流露着——誠實告訴她，而絕不敢怪她神經過敏的——笑，坦白無私地把蘇小姐來信的內容宣布了出來。

「好大的勁兒！」她把嘴一瀟——「嗯，她這個勁兒也夠瞧老半天的！」還有對你的什末命令？是

不是讓你去找她？」酸氣是咄咄逼人。

「沒有。」萬事忍爲高。

「你很愛蘇小姐吧？」

「我愛她作什末？」撒不撒謊，得看跟誰來。

「我不信！」可是語氣兒和平了點兒。

「那你讓我怎末證明，你才信了呢？」

她鄭重地翻了翻眼皮，這才翻出一點兒笑意來，鄭重地：

「第一：今天晚上，不准你一個人出去；第二：回頭吃完飯，你得跟我一塊兒到單牌樓，給我買雙鹿皮鞋——」把脚朝我一伸，一邊用手指去彈着底兒上的紙灰：「你看我這一雙，都叫找你那些珍珠，給火燎壞了！」沒有提到賠償不賠償我的珍珠。她接着說：「鞋樣子我早就挑好了，回頭你就可以見着價錢我也問過了，不貴才八元六角。——買完就跟我回來——這兩樣你能馬上答應我，辦得到，我就信任你，我就信你對我忠實——回頭有好處給你——怎末樣？答應不答應？」

不出去倒沒有什末；橫豎蘇小姐也沒要我今天晚上去找她。可是這個來，回至少也得九元錢的

竹槓子，光景是得唯命是從地叫妻敲定了才不致於再發生什末「事變」；若不，那還能叫人痛快了才怪呢！本來，明天就是明年的元旦，大年下的班兒上又有兩天假，實在不願意倆口子鬧得驚驚扭扭的。沒有辦法：「成！」財帛去了人安穩，我答應了實踐妻的這約法二章。

妻又笑了。——我很有經驗地看得出來：這回她確是從心眼兒裏往外透着笑了，笑中又透着怪痛愛、怪喜歡她的丈夫的神氣兒。這才過來給我脫大衣，掛帽子：「渴了吧？」還給我斟了杯熱汽騰騰的香片呢！我的天！

如兒也被恢復她的「寶寶」的身份了，她挺慈愛地一把把他抱在胸前，怪親暱地吻着他的嘴，跟腮幫子，握着他的已經褪了些凍紅的顏包的手：「寶寶的手還涼呢！」又湊到我的跟前：「好寶寶，給爸爸握握手！親親爸爸，親親！」

這是最後的一幕大團圓！

隱創

白的、紫的丁香花兒放着最後殘餘的香氣，五月初旬的古城，已經在風沙中透露出新夏的景象了；磚石欠整的鋪道上的行人們褪去了夾衣，——尤其是先天氣點綴着季候的變換的，似乎是時代的女性們，已經從開叉很高的單薄的綢衫下赤光了大腿，誘惑得槐樹花兒都忍不住地笑了。

身邊沒有太太而對於針綫活兒外行的旅居在異鄉的人們，跟成衣店又沒有照顧，遇到衣裳呀褲子，或是襪子破了窟窿，跟掉了鈕釦的時候，只好把盤居在街頭巷尾的縫紉婦們當作救星了。

——假如把這種零碎活兒送到沒有受你照顧的成衣店裏去，那門頭高一點兒的即使不回你一個冷淡的白眼兒，也會「忙」——沒工夫！——叫你不急末得勁兒地退出去；門頭低一點兒的，不是敲你一個小小的竹槓，也要叫你等個一天半日地才能完成！實在不如交給這般救星們；價錢最貴也不過十幾枚的事兒，而且在當日，甚至幾分鐘後，就可以給你做得。她們沒有對你冷落的白眼兒；反之，倒是跟你挺和氣地問你要縫，還是要補。

街頭巷尾的縫紉婦們是街頭巷尾流浪的孤獨的男人們生活要素中所不可缺少的，——衣裝的唯一和藹的照料者！

身上這件五六年前製做的咖啡色的西裝，照目前的生活情形來看，今年恐怕還得有如往年那樣地叫牠四季長青地掩飾着我的身子了！上衣的兩個鈕釦又不知道在什末時候，已經記不得是第幾次的掉了下來。我把牠裝在一個充滿了紙煙碎絲跟氣味兒的衣袋裏，有時候用伸進去的手指摸索着似乎是在提醒着自己：有機會把牠們再釘上。

五月的太陽發着初夏的光熱，照耀在古城的天空，把我的影子短促地向前移動在我的腳下。我往北走，沿着西單大街東邊的鋪道上。

柏油路兩邊緊鄰的百貨店、鞋帽店……等等模仿着近代建築的門頭，或是窗口上，綜錯地交響出由裝設着的擴音機裏放送出來的留聲機唱片，跟廣播電台娛樂節目的種種的聲調：相聲、大鼓、崑曲、皮簧，跟當代的東方、西方流行的電影主體歌，「哇啦哇啦」地嚷亂了寬敞的柏油路上，古城五月的半空。到處的音波，都留戀着過去，過來擁擠的市民們神經上各有向往，好像有開的步踪。——百貨店裏的職員們挽着白色的袖頭，閒散地立在門裏邊，用急躁的笑臉兒望着門外這些個駐腳的「顧

「主」們——被擴音機的陣勢招攪得似乎是失了神的「願主」們，怪難爲情的一口惡氣嘔在肚皮裏——於是古城繁榮起來的情形，就這樣地點綴起來了。

在靈鏡胡同的西口，我發見了一個就地盤坐着的縫紉婦，正低着頭，在縫補着一隻黑色的襪子。看到她那一頭蒼白的頭髮，我認爲她是個至少也有五十歲了的老太太了。穿了一件肩膀上補着色調較比深厚的補釘的藍布夾袍子，已經洗過好幾次了，洗得倒是挺乾淨。身邊放着個盛了一些布活兒的籐篋。

我想起了衣裳上掉下了的兩口釦子來，就立住了腳，把牠們掏了出來：

「喂！我問着她：『給我釘兩個釦兒，要多少錢？』」

她沒有抬頭，可是回答了我——似乎先是笑了一聲：

「兩個釦兒，我能跟您要多少？」嗓子是蒼老的，關外的口音。

「可是，要我配釦兒，我可沒有您……」她接着還沒有說完，就接上一陣蒼老的咳嗽。用拿了針

正在做着工的那隻手的背面堵着了她的嘴，是要制止着咳嗽的接續。

「不用你給配——就是我現在穿着的這一件上掉下了兩個釦子。」

「那成。您脫下來吧。——要不了您幾個子兒，您隨着給就是了。」

我把上衣脫下來，頓時覺着身上一陣輕快。連同兩個鈕釦，丟在她的身前。

她看了我的衣裳一眼，並沒有去動牠。低着的頭髮蒼白了的頭始終沒有抬起來，依然去做着她手裏原有未完成的工作，工作的情緒似乎很緊張：一針扎進襪子底兒上的黑布補釘上，一針從補釘上拔出來；拔出來再扎，扎進了再拔，——緊張中現着泰然，就像並沒有接受過我的活兒。

我因為急欲趕到圖書館去鈔一篇在我的工作上可供參考的文字，就催促着她：

「不能現在就給我釘上末？」

「照理是應該先把這雙襪子補完了再做您的。——也快，還有半隻，——不能等三四分鐘末？」

她一邊工做着，一邊說：

「不過我希望就得，——因為我還有事呢。」我希望着：「好在我這只是兩個鈕釦，用不了多大工夫就可以釘上了。」

「好吧，我先給你釘。——這雙襪子原是不緊着要的。」於是她把手裏的針插在未補完的襪底兒上，襪子放在身邊的籐籠裏，再從胸前的衣面上拔下來另一根原已引上了黑線的針，拿着針的這

雙手往旁一伸，另一隻手就在線頭上打了一個結兒，然後拿起我的鈕釦跟衣裳來，針從衣裳裏邊原來的針蹟扎進，外邊抽出來，就穿進了鈕釦的窟窿——手技顯得那樣地靈便。

「你會釘洋服釦啊？洋服釦的釘法是跟釘中國的衣裳的不一樣呢……」我怕她不懂得釘西服的鈕釦是得把釦子跟衣裳有分來長的距離，而在中間纏上幾道線去。

她蒼老地笑了一聲，似乎笑我的費話，她說：「知道的，洋服釦不能緊釘得貼在衣裳上的……」語聲又非常地慈和。

她安靜地在工做着。我閒散地轉過身來。

映着五月的陽光的柏油路，油柏路兩邊的鋪道上，往來着男人、女人們的市民，跟電車、汽車、洋車、公共汽車、自行車、豬羣、羊羣、駱駝羣、騎驢的鄉下人……

「再給您看看裏邊還有要縫的地方沒有。」——我回過頭去，她已經把兩個鈕釦給釘上了。

五、六年了！我這件四季也閒不着的舊衣裳，裏邊要縫的地方還是很多，只爲穿在身上從外邊倒看不出來，不縫，也就算了。現在因爲要趕到圖書館，自然還是不必急於管牠了。

我正要告訴她不必，她突然「啾」了一聲——對我抬起了頭，眼睛是那末叫我奇异地朝我瞪

着，在兩片白銅邊緣看去，度數是很深的近視眼鏡裏。

我不覺得也怔怔地望着她。

她蒼白的頭髮底下，是一張瘦削的蒼黃的臉兒，特別是在眼角跟額頭，皺紋竟是那樣的深密！唇乾巴得失了血色，眼神奇疑中透着遲鈍，凸出的顴骨，這一切都在表現着她是個曾經久久苦於風塵奔波的婦人。

我似乎記得曾經在哪兒見過這末付輪廓，可是一時又想她不起。——幾年來跟生活的風雨掙扎着的我，乏了的腦神經是越發不靈敏了！

這時候她正把我的衣裳裏兒朝上地拿着，精神一時陷於像在思索的呆滯後，她再似乎加了些仔細地低下了頭去看了牠一眼，第二次抬起頭來，兩道稀疏的眉毛已經皺到一塊兒了。

「慫是絮末？」她突然叫起了我的名字！

「唔——？」我奇疑地看着她，總認不出她是誰來。

「這倒是巧遇！」她好像欣慰，可是欣慰中又含着傷感地，就再把頭低了下去。一邊兩隻手撐開着我的衣裳，接着像告訴我，又像對她自己低語着：「像像——怪不得像呢；原來真就是……」

我兩隻手交互地搓弄着我的胳膊，試探地問着她：『你認識我末？』

她再抬起了頭；呀！那兩片近視眼鏡底下已經掛上兩行淚水了！

『我怎麼不認識您！您是絮不是？』一陣蒼老的咳嗽，她摘下眼了鏡，用袖頭揩了揩眼淚，再把鏡子戴上。她把我的衣裳高舉到我的眼前，隻手顫慄地指點着裏邊左胸那個口袋上用紅色絲線繡成的我的名字——『絮』用我可以領略得出那是極力忍住了傷感的調子對我說：『您還記得這個字是誰給您繡的末？』

她爲什末會問起這個來呢？我一邊極力追憶地瞧着她那付『多事』的面孔，一邊爲難着自己：似乎她是個熟悉的人，爲什末却不知道她到底是誰呢……

我接着，把我的衣裳上的我的名字也看了一眼，這一個玲瓏、秀麗、行書四繡字，我是熟悉的——這是三姐的手紅。

三姐，是我的第二故鄉梅家的第三個女兒，是小學同學梅呂的三姐；因爲我跟梅家交往得很熟，也就跟着梅呂把他的幾個哥哥叫做哥哥，幾個姐姐叫做姐姐了，熟悉得就像梅家的兄弟姊妹就是自己的兄弟姊妹；自然梅家那位作母親的老太太雖然不是自己的母親，也就把她當做自己所最熟

悉的伯母了。這位梅伯母今年大概有五十歲了，面容已經不能真切地記憶起來，不過勉強追憶一下，似乎也可以在眼前浮見出來一個模糊的輪廓來，這輪廓是——我不由得似乎受了一個靈感的主使，再把當前的這個縷緝婦看了一眼——呀！

「您是梅伯母！」

「想起來了末？」她笑了，笑得有點兒感傷。

「您怎末會到這兒來的？」我從一團糊塗、奇疑、急躁中，抽出了這末一句。

「還不是爲了你的三姐……」

這或者是引起梅伯母的一段傷心的往事吧，她再流下了淚來。

可是她這短短的一句，並不能解釋開我現在的糊塗、奇疑我壓住了青年人的急躁，讓靜寞安慰着她的感傷。

感傷中，她再沒頭沒尾地說出了一句：——

「她——她也死了！」

三姐死了！不管她是怎樣死的、多暫死的、死在哪兒，這在我認爲真是個不愉快的消息！雖然她在

梅家兄妹中也如其他幾位一樣，都不如呂跟我的交往密切。

腦海在翻着不得勁兒的波折，我眼前浮出了一個模糊中現出清晰的少女的面孔來……

長眉毛、雙眼皮、橢圓形的臉兒，白淨中透着嫩紅，細長的黑髮披在腦後。高高的身材，很有些時代小姐們所自傲的曲線美，可是她沒有那般時代小姐們的驕慢放浪，而是性情那樣地柔和、淑靜的一個少女！她是三姐。因為生在原有的傳統的束縛的思想沒有解放得澈底，跟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的家庭，她正如二姐，只受過小學教育就輟學了，在家裏跟着對於刺繡工作很有修養的母親姐姐，八九年來學會了一手精巧、細緻的女紅：床幔、桌巾、窗簾、手帕，她能鎖繡成等等有着流行於東方、西方的不同的美麗的圖案花紋！

我認識梅家的人遠在童年。在小學時代，我跟梅呂是同年、同級。我知道一點兒梅家的情形，則在六、七年前我在呂的屋裏寄住過的一個時期。而我跟三姐恐怕只交談過三、四句話；見着，倒是時常地見着過，似解放而沒有解放的原有禮教傳統的家庭下的女兒，往往對一個外姓的沒有親屬關係的年青的男性，雖認識也會保守着那樣的冷靜。

六、七年前在第二故鄉，病魔先後毀滅了我的父親跟母親的生命，使沒有遠近親屬的我，頓然成

了無家可歸的孤獨的孩子！當時由於一個年青人容易發生的缺乏世故的幼稚然而純潔的念頭的打動，使我把沒法處置的種種傢具送給了左右的隣居，只提了兩個皮靴，坐上馬車，逕直地投奔了我的住處只二三里遠近的梅家。

時候是呂正在隣省的一個市上求學的暮春，梅伯母偕着二姐到朋友家裏去了，當馬車把我連人帶東西拉到梅家，梅家只有——

「三姐！」

「你有什末事末？」她隻手扶着門框子，眼神從安靜中透着奇疑，看着向來沒有這種像搬家的舉動的我兩隻手裏的皮靴，跟我的不大自然的面容；她說話的臉色透出些處女的羞澀。

「我，我想要在你們這裏住幾天。」我沒有斟酌我這樣的回答，有沒有什末兀突。」

「那——我媽不在家。——」她似乎在考慮着說，對我的請求像是不便應許，又像應許了也沒有什末防礙吧，那泰然中透着不自然的神氣。他再看了我一眼，彷彿才有了什末主意似地接着說：「若不，你先把東西搬進來，——搬到呂的屋裏放一會兒，等我媽回來的時候，再說吧。」

我一顆顫抖着的心這才塌實下來，——覺臉上發着燒。——真的：假如當時她說一句「不成，」我

將到哪兒寄住呢？旅館？經濟方面辦不到；而除了梅家，又找不到第二個像呂那樣跟我密切的同學或是朋友的住處可投！——我流露着感激的情緒，把兩個累手的傢伙提進了呂的屋裏。我看得出來：只有她一個人守着屋子的時候，爲了她的處女心弦的自然，她希望着我快些出去。

燈光照耀在暮春的黃昏後，我再返到梅家，給我開門的，是透着慈祥的笑容，眉宇之間一團和氣的梅伯母了。她的精神很健壯，比現在胖得多，自然頭髮也不像現在的這樣蒼白。

爲了一向由於感情跟我投洽的呂時常替我對她作善意的宣傳的原因吧，梅伯母很表示了些對我的孤獨的同情，當我告訴了她我的遭遇，她慷慨地允許了我的請求，並答應我可以長久在她家裏住下去，還情願供給給我每日的幾次飲食。——從這一天開始，那間在呂回來之前老是空着的屋子，就作了我的臥室跟食堂了。

時間竟如蝴蝶掠過一朵花兒的那末快，我已經在梅家寄住了一個多月了。在這期間，對於梅家的人口、生活、等等的情形，漸漸地我已經跟是自家人般地，比已往從呂嘴裏知道的更詳細了。

梅伯母有三個女兒，三個男孩子；呂是最小的，比我小着半歲。當他生下來一週歲時，梅伯父就患腦溢血症死去了。大哥跟大姐早就結婚了，都遠遠地僑居在海參崴，三年二載的才給這位作母

親的一封信，我並未會見過他們。二哥是個異鄉鑛廠的工程師，沒結過婚而有兩三位太太，跟大哥、大姐一樣地也是成年不同一腔家，甚至不來一封能安慰這作母親的的關切子女的慈心的信！我也沒有見過他。二姐是已經跟一個外省的商人訂過婚的了，夫家是極欲要娶去偕往外省，而二姐是極力堅持着要在家裏多守幾年母親。這位像生下的孩子的羽毛長成了後一個、一個都飛去得遠遠的，只剩下一個孤獨的老燕的母親，也就無可無不可地留着她；想到她的將來，畢竟是有了寄託的，老人家也常在嘴角兒上浮出安慰的微笑。可是這微笑也時常地淡薄下來，反之，更增加了她的心事；最大的牽扯，不是爲了丈夫的死去；長子，長女的生疏跟次子的浪漫，而是關於三女兒的還沒有擇配跟呂的性情。

「老三這孩子，太讓我耽心了，年輕輕地不定性！」時常跟我提到呂的叫她關切：「可是若說他年輕吧，也不小了，快二十的漢子了；——你才比他大幾天兒呀，已經這末穩穩健健地是個成人的氣派了！老三，太不定性了，就拿求學來說吧：放着課本不念，却成天價看小說！放下小說就是玩兒——人家說是一運動：「什末毬水，踢球跑，再不就研究音樂：拉提琴，又要學美術：國畫、洋畫，樣樣都要學，又樣樣都學個半坎子就丟下了，這哪兒成！就是把這些個漂浮的時髦道兒都會得熟了，將來也不容易吃

飯呀！——誰會花錢請個踢球的！他真不如你：成天用功，看些正經書……別忘了，將來你作了體面差事，要提拔，提拔他才好呢！我這末大年紀了，實在遭不得心事，而現在却叫我成天放不下安靜的，只有老三這塊心病，跟你三姐的將來！——三姐也快是個老姑娘了，還沒有相當的人家……」

這末着，她就又提到了三姐：

「說起來，我對於已經有的兩個姑爺都不怎末稱心！她也時常這樣告訴我：『雖然都是大家庭，可是我的女兒一輩子跟的終久是一個人不是？伯叔弟兄多了，未必就能合作，照關事實已經擺在這里，你不看見大哥跟二哥的生疏末？成年不通一封信，雖然都是有錢的人家，可是有錢適足以養成醜惡的驕氣，反而不能修養品性！——所以對於三姐的將來，我希望能找到一個單身獨立的姑爺；不怕窮，只要是個性子穩健的正經讀書人，將來讓他們組織個文明的小家庭，我才喜歡！像大姊丈作過官，就會擺官架子；二姊丈是商界上的人，就只會唯利是圖，我看得夠了！——可是姑娘已經許給人家了，我有什末法子挽回！三姐的姑爺，我可得要好生地選個讀書的人了！不是我誇口：三姐雖然年歲大點兒，可是脾氣柔和，過日子又會省檢，粗細的活兒，也都能拿得起來——更會一手的精巧刺繡！人長的也不算醜吧，喜歡看書，寫的字也不太難看……』這就又得意地微笑了。」

爲了奔波一家的生計，梅伯母很忙。十幾年來的從早晨到黃昏，只要不是爲了病，任何天氣都攔擋不了她出門，夾着個藍花綢的大包袱，她奔波着當地歐洲、美洲紳士買辦的宅門，跟那般太太、小姐、管事先生們招攬些睡衣、褶裙、床單、幔帳、台布、窗帘、沙發套子、椅墊……等等需要製作跟刺繡的工作，回來有時候熬到明朝，領導着二姐、三姐們趕做。精緻的手紅，準時交貨，得到也有可觀的代價，維持一家幾口的生活，跟呂的學費，任性需要的消遣品，如攝影機、留聲機、收音機、繪畫工具、梵俄琳什末的經費。梅伯母是個能吃苦的婦人，除了奔走生計的來源，還要節制消費的分流：買菜、作飯、作菜、洗衣裳，都是親自動手，不僱老媽子。她工作不情緒是那樣地緊張，往往因爲趕出作品熬了夜，第二天睜開乏了的紅眼，而對於來訪的白種的女主顧們依然是怪懇勤地說笑着招待，一點兒也沒有疲乏的樣子，從來沒聽着過她說一聲累了，好像她是不會疲乏的。對各種女紅，她有着精熟的技巧，教成了女兒們一手精緻的刺繡藝技。特別是三姐，爲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吧，不單幫同母親刺繡，也幫同着作菜、作飯、收拾杯碟什末的。

從早晨到黃昏，在我住的屋子裏把飯菜端進、端出的，就是那老是一見了我就低下頭去的三姐——因爲我是個異性異姓、不佔親屬的人，爲了一種不便的避免，她們特意爲我單獨開着早晚的飯

食而不跟她們一塊兒吃。不單照料我吃飯的是三姐，甚至連打倒洗漱水，疊放被褥，也是三姐爲我照料。往往我早晨起床後照例到廁所裏去解手回來，臉盆架上已經由她送到洗臉、漱口的水來，被褥也整理得整整齊齊的。我剛洗完臉，她就端進來豆漿跟燒餅。我吃着的時候，她已把洗漱的穢水倒完而刷淨了臉盆跟漱口盂。晚上我從附近的公園散步回來，她已經替我放開被褥了。更時常地替我整理寫字台上的書筆。——據梅伯母說：呂在家的時候，三姐就這樣給他照料；現在雖然呂走了，而我在，她仍要這樣機械地作做的，許是向來的習慣吧。起先對她這樣對我的關照，我很不過意；後來這種歉意也就隨時間的過遷淡薄得成了自然。可是時常到我屋裏來的三姐並沒有跟我談一句話，穩靜的態度就像她是個只會工作，不會說話的機器。

可是，自然她不是個不會說笑的人。有時候——我沒有出去——也時常聽到她跟梅伯母或是二姐談到過去說部裏的人物，如紅樓夢裏的林黛玉、西遊記裏的孫悟空、老殘遊記裏的老殘；等等。等的故事，談到有趣的時候，她就格格地笑起來了。談笑聲發自她們母女工作跟睡眠的北屋裏，住在臨近着北屋的一間東廂裏的我，聽得是很清晰的，三姐的笑聲是那樣地活潑、嬌柔，而沒有活潑、嬌柔的浪漫氣。

風雨的天氣往往把我逼在屋裏看書，靜坐，靜中思動，我會情不自禁地低聲唱段當時流行的歌曲。而每逢唱起，漸漸地，就會引起北屋在工作着的三姐的附和的調子來——我聽得出來，雖然那調子是如我的一樣低微。於是，我有點兒下意識地不自然了，就再把歌聲低沈一些，以至於停止；我閉住了嘴，那附和的歌聲也就停止了。

有時候我從牆上摘下來呂沒有帶走的那隻梵俄琳，往往就奏起萬里尋兄來——因為我只會奏這一隻曲子；奏梵俄琳是我跟呂學會的，而百分之八十不如呂奏的那末熟練，勉強強，只能奏出這隻萬里尋兄來。而每當我奏起來，也往往會引起北屋裏三姐的隨着音絃的抑揚的歌聲，像「尋妹兄，千山萬水間……」是那樣地哀怨、繚繞。

梅伯母常常發見我的汗衫、手絹髒了，就搶了去說：

『讓三姐給你洗洗吧。』

而洗完了給我時，往往她又附着一條新的手絹來。

『這是三姐新作的，——給你用了吧。』

假如我有慚愧於接受她表示，她就

「等於自己一家人，還用得着客氣末！」語意、態度，沒有一次含着虛偽的作做，統是感人的誠懇。還記得有一次我正在整理着我的貼存照片的簿子，梅伯母掀開白地繡着白花兒的門帘，安靜地進到屋裏。看見了，她就將簿子要過去看了幾頁。一會兒，她微笑着告訴我：

「三姐也喜歡這個。你這一本還有幾頁空地呢。——我那里收有一些三姐貼剩了的風景片，給你貼上吧……」接着就挺有興致地出去了。再進來時，手裏拿了一些大小不等的風景照片來，一張一張地給我看。——突然給了我一張三姐的四吋半身照。

「呀！」她似乎出於意外地說：「我竟而把她的也拿來了！」樣子是要從我眼前抽回牠去，可是只作了個要抽回去的手勢，終於又遞到我的手裏：「你就也貼在你這個本子上吧，她還不算醜……」——我看得出來，她這時候的臉上有些浮紅，透着一陣不大自然。

我大概也有點兒忸怩地，接過牠貼在我的簿子上了。——這簿子、這張照片，到現在還在我的身邊呢。

有時候梅伯母使我怪可疑地問我：魚好吃，還是蝦好吃；因為我愛吃蝦，就回答她說蝦好吃，下一頓飯她就幫同三姐給我端上一盤蝦來，並對我說着：

「這是你三姐親手做的，你嘗嘗還可以吃末？」

我明白她起先爲什末要那樣使我奇疑地問我了。爲了不過意，就在她再那末問我譬如「雞跟鴨子，你覺得哪樣好吃」時，我就說都不好吃；她又問我「比較」哪樣兒好吃，我不應該辜負她一片誠摯的雅意，又不願讓她爲我多花費，就只好檢着省錢的說，譬如「雞子兒最好吃」。於是在下頓飯，我就有了雞子兒吃。——梅伯母仍然告訴我：那是三姐親手做的。

工作清閒的時候，梅伯母似乎挺願意跟我聊天兒。曾問過我喜歡什末顏色；喜歡在「哪一界服務」；喜歡住在什末地方……我記得告訴過她：我喜歡白顏色，因爲它純潔；我喜歡在文化圈子裏混，因爲我愛讀書，寫些文章；我希望能永遠住在現在這個古城，因爲牠是個文化區，我要在這兒學習，充實自己一些知識。我並愛這兒有名勝的風景線，有悠久的史蹟，到處點綴着東方的美……

「你三姐也很希望着能有到北平的機會呢，——她說那里的學校多，要去多求點兒知識……」梅伯母曾經這樣告訴過我。

時間像鳥兒掠過樹梢兒那末快，我寄住在梅家又是兩個多月過去了。對梅家母女們那樣盛情的關照，自然很有些感動，特別對三姐那樣柔順地照料得適意，更使我漸漸有着一種微妙的莫名的

情緒蕩動在腦子裏——這情緒是一種愛力的潛伏吧，在一個緊張的時候，我竟突然想到要給三姐寫一封追求戀愛的信了！……

可是終於因為多方猜疑的恐怖的自警，才把那封已經寫成了的，字句現在差不多已經忘盡了的粉紅色的信，自動地拆碎了。——我沒有那個勇氣！

仲秋節後幾天，是呂因為患了肺病輟學回來了的不久，我才有了作一家雜誌社裏的助編的職業。因為在市東的社址，距離在市西的梅家太遠，上下班耗費時間，跟心裏覺得老住在梅家也太不相宜，並且又被一種莫名的煩惱在煩惱着情緒，我就毅然地搬出了梅家，到社裏宿舍裏寄住。雖然當時梅伯母確實對我曾有過如有所失的表示。

在搬出前兩天，我購製了現在還穿在身上的這套咖啡色的西裝，裏邊我的名字的「絮」竟被西裝店裏的工人給錯繡成了「恕」字了。字體又非常地難看，我就把牠拆了去，經梅伯母的推薦，讓三姐給另繡一個字，也是三姐寫的，繡得是這樣的玲瓏，精緻！記得當時還聽得三姐對我的名字向梅伯母批評過呢。她說：

「絮，太渺小了！一個男人爲什末要這樣地瞧不起自己，叫這樣渺小的名字！絮也很不容易追求

呢：總是飛在半空裏，看看是要投到你的手裏了，可是你一要捉它，它就又飛得遠遠的了！……」

對於這個批評，我曾感到過無限的莫名的悵惘。

提起來，實在不露臉的而且又是生命中的不快活的事的。是在第二年，我竟因為要鞏固自己的職業而跟一個自己不愛的陌生的——社裏主任的一個姪女結婚了；那會是主任的暗示：假如我拒絕那門子親事，我的職業就會發生問題。婚後，我知道她原是個沒有一點兒時代的靈魂的女人……

當時，梅伯母曾打發在病中的呂，老遠地跑來給我賀喜，並贈給我一幅白色的床幔。呂說：

「母親說：按中國人的習慣，在喜事中送白色的禮物是有些不相宜的；可是因為知道你喜歡純潔的顏色，就送給你這幅迎合你的純潔的心理的白色的床幔了。請你跟你的太太不要在意。這幔子是三姐親手做成的；做成了，三姐原打算着在上而繡一些圖案花兒的，可是不知怎末就總覺得情緒不好，也就沒有給繡……母親還說：年輕人結婚，似乎不應該太早了，應該慎重些……」

我頓然覺得心就好像被一根繡花針扎着似地那末不大受用，莫名的，悔歉的一種情緒！我對呂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從那時起，我就很少再到梅家，偶爾去一次，梅家的人對我似乎冷淡了一層！當時我確會不自

在過，可是以後漸漸地也就丟下了，似乎始終也沒有再到梅家。

許是對環境的認識是跟着年齡、知識的增進而加深着清晰吧，二、三年後，我突然如夢初醒地發見了我的周圍竟是些魔鬼……我厭惡了牠們，就毅然取着逃避的步子，我遠遠地漂流到這古城來了。

漂流在這一向就欲投進牠的懷抱裏的古城，距現在已經是三、四年了。在這三、四年中，我從沒有給第二故鄉的任何熟人一封信！自然，梅家也是沒接到我的消息的一個。——我受了新的環境的支配，就忘記了他們得乾乾淨淨，我也願意他們乾乾淨淨地忘記了我！

於是現在竟會在古城的十字街頭遇到這位情緒、容顏跟六、七年前的完全變換了而變換得這樣容易叫人激動惆悵的情感的梅伯母，實在是一個意外的意外。

梅伯母繼續地流着傷感的慈母之心的眼淚，跟我談了很多使我想像不到的往事……最後，她鄭重地問我是不是能維持着我六、七年前在她家裏所說過的希望：在這古城長住下去，我回答她這是可以的，她才在她那蒼白的頭髮底下的皺紋的風塵的臉上，現出了似乎是達到了她唯一的希望的滿意的笑容來。

「我多年懸着的這顆心，現在才算放下了！」她對我說：「我更希望你答應我，你要永遠對於你這種信念負忠實的责任……」

在她這一些我所想像不到的話裏，我知道在我們別後的六七年裏，她會遭到過很多的不幸：二姐已經嫁了，被那位經商的姑爺借出得遠遠地，突然竟跟大姐、大哥一樣的轉變了，永遠不給這位作母親的一點兒信息。作工程師的二哥竟爲了一個不實的罪名，已經在獄中喪了生命！最叫梅伯母心痛的並我也很感傷的，是呂也被病魔在三年前拉進死亡線上！只有一個三姐當時曾在她的身邊；可是，不久却又給她一個意外的打擊：竟然也遠遠地丟開這個母親，而潛逃到這古城來，追尋着深藏在她處女的心靈裏的『希望』了。

可是結果她失敗了，竟而消失在這古城！

「你三姐直到病重在公寓裏的時候，才想起我來，才寫信把我招來；可是當我趕到的時候，她已經閉上了眼睛……」梅伯母嗚咽着，摘下近視眼鏡，揩揩眼淚，再戴上：「當時我真要瘋了，可是我爲了她的善後，我爲了打發她最後的隨心，我又極力鎮定着自己：不敢瘋！果然蒼天不負苦心，終於在

半小時，我匆匆地已經備妥了一個悼祭三姐的花圈，陪同梅伯母坐在一部汽車裏——汽車直發黑白義園。

梅伯母的神氣是只在傷心的思索，思索着她噩夢一樣的生命史上爲什末要有那樣多的，慘變的波折吧？眼淚不斷地往下流流，呆滯地凝視着身前的花圈，好像那花圈裏就在浮着她心的深處的紊亂的創傷，一語不發。

我也沒什末要說的，雖然有一腦子要安慰她的話。

車子出了西直門，她才突然想起什末來似地，鄭重地從懷裏摸出了一個污舊的信封來，遞給了我：

「這是前年，當你三姐病重時候給我留下的一封信，我原是始終要留着給你看看的——怎末竟差一點兒就忘了！」她責備着自己似地說。

信是在由於羞、恨、憂、哀、驚、懼錯綜的病態的心理下寫出的——我看得出來，那痛苦、紊亂的潦草的筆迹：

媽！您不能饒恕您的女兒末？丟下您兩、三年，始終忍心地不把我的消息告訴您一點兒，而

直到這病得奄奄一息的時候，才給您這封失望的信；傷了您的慈心的女兒，您不能饒恕她末！媽！可是現在我想您，已經是這樣地急切了！媽！假如您肯饒恕您的女兒的忍心，就請即刻來看我吧……。

媽！我真羞懼於告訴您，可是也不願始終瞞着您，——您知道我遠遠地偷跑到北平來，是爲了什末呢？

我是要追求我的『希望』而來的。這『希望』對您也是熟悉的；他原是有個時期寄存在我們家裏，才引起了我美麗的、熱烈的『希望』！可是，他終於給我丟下了失望的暗影，後來甚至使我都不知道這暗影竟落在了哪里！——這殘忍的『希望』！

可是，媽！我會根據一個堅固的信念去想，我想他一定落在北平。我要追求、獲得這影子暗了下去的『希望』，就冒險地、忍心地丟下孤獨的媽，而來到這古城。是的，媽，不是我的神經錯亂了，我這『希望』一定在這里，雖然我在這裏已經跟一些人類的魔鬼掙扎了兩、三年，雖然我是永遠純潔地戰勝了魔鬼，而始終也沒有得到我的『希望』！

媽，您不會忘記吧：這『希望』曾告訴過您他是渴望着要永遠住在北平的；因爲這裏有

許多許多可以供他學習，充實他的學識的資料的，他並愛這裏有着名勝的風景線，有着悠久的史蹟，到處點綴着東方美……所以，我才認爲他會一定落在這古城裏了呢！

可是我失望了，媽！同是在這一個城裏，我竟像是跟這『希望』遠隔在海角天涯，兩三年也沒有見到他一面！老大的古城，人海是這樣地茫茫呀……在這茫茫的人海中的失望的情緒裏，我常唱過是我的『希望』所最熟悉的那闕萬里尋兄，我每唱到『妹尋兄，千山萬水間……』媽，我就忍不住這熱情的淚水的湧下了；因爲兩三年來，我竟沒有歌出我希望中的知音的『希望』來呢……

我終於感到深切的失望了，我已經掙扎、追求得疲乏了，我病倒了！媽，我病得已經很重！——我觀察大夫的尷尬的神色，我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接續的希望，已經呈出了毀滅的灰色！在我是這樣熱烈地想着您，我知道，世界上永遠真心愛我的只有媽！假如您肯饒恕我，就請即刻來吧！我恨不得您能即刻飛來！來得巧時，或者您還能見到您的對她的『希望』痴心的女兒的最後一面……

真是媽！我已經知道我的生命是沒有接續的希望了！生命的結束就在眼前，只還有片刻

的時間讓我殘喘吧！萬一不幸您來到，我已經死了，媽，我誠摯地請求您允許我：把我的屍體永遠埋在這古城——我要讓我的死亡跟生存永遠地接連在一起，永遠地追求着，獲得我的『希望』！我相信，我的『希望』是會永遠地留在古城的人，我是跟他迷離在古城的兩個角落裏，靈魂却已經跟他附和在一起了，是永遠不會離開的，我的『希望』……

梅伯母一邊揩着眼淚，一邊抽咽地告訴我：她把三姐葬在黑白義園之後，所以還在古城那樣掙扎地淪落了這末些年月的，只是爲了要替三姐接續着追求她的『希望』！她不忍叫三姐活着作了孤獨的人，死了還叫她只有個孤獨的坟墓，冷清清地沒有人關照。在追尋到三姐的『希望』以前，她是絕不離開古城的！雖然古城對她只有永遠的怨恨，奪去了她所痛愛的女兒！雖然她又急切地思念着故鄉，故鄉裏有着她不多方面的思慮，特別是故鄉裏有着她一時也不忍離開的，梅呂的孤坟……

『到底現在遇到了你……』一陣蒼老的咳嗽。

梅伯母告訴我：她決定明早搭車離開古城的恨怨，安慰故鄉的渴念了，懷着熱烈的、憔悴的慈母的心——明天，古城的街頭、巷尾，就要缺少一位是流浪在十字街頭的孤獨的男人們的，生存要素之一的，唯一和藹的照料者了！

我攙扶着梅伯母下了汽車，進了黑白義園。

是五月的初夏裏最鮮豔的點綴的，新綠的林叢的半空飄上，飄下，不斷地飛舞着白色的柳絮，像初冬的雪花兒繽紛地落了滿地，平添了傷感人的情緒中以無限的傷感。

「你看，三姐早就讓絮守着她的坟堆了！是她孤獨的、熱情的靈魂不會死去吧；她生前是最愛護、最同情絮的飄散呢！……」走到三姐的坟前，梅伯母似乎有點作用地指點着那黃土坵邊飄散着的，白色的柳絮，怪感傷地，竟說出了一些詩意來。

楊樹、柳樹圍繞了三姐長眠在裏邊的凸出的一坵黃土，坵前立着一塊石碑：「永遠追尋着她的希望的梅雲女士之墓。」是她在人間世裏青春的遺蹟！

我把花圈，跟幾樣菓點放在她的坟前，情緒裏受着非常紊亂的遺憾、遺恨的感情的痛苦，眼睛已經有些水分地模糊了。我怪不自然地立在一邊，讓飄上、飄下的絮絲兒增加着流露不盡、流露不出的悲哀，安靜地聽着梅伯母在告訴着那孤獨的靈魂——

「雲！你的「希望」終於被你等來了，我很欽佩你這堅決的意志！你放心好了，你的「希望」已經允許我他永不會離開北平的——知道末現在他在你的近前呢，並且，他會永遠不斷來看你的！」

雲，你覺得安慰點兒了未雲，你現在得到了「希望」，得到了允許爲了安慰你的靈魂負責的希望，我也放心了。雲，我恐怕這是最後一次地來看你了；明天，明天我就要遠遠地離開你，回到故鄉去，看守你那弟弟的坟墓了！雲，你能原諒媽媽的這樣丟下你未雲，我祝福你，祝福你的靈魂會永遠地安靜，微笑；你的「希望」來了啊，雲……」突然像被誰壓迫着推倒了似地，梅伯母猛然跌在三姐的坟前痛楚地哭泣起來了。

我要去勸解她——我又決定不去勸解了，我讓她哭，讓她盡情地哭，哭出她那蒼老的心田上的，深刻的傷痛。

枝頭的小鳥兒似乎受了感動，「啾啾」地附和着她的哭泣。

她自動地揩乾了眼淚立起來，已經是清涼的傍晚了。我忍着內心的創傷，望着她那腫紅了的呆滯的眼睛。

「絮，你不跟她說幾句話未？」她咳嗽着，像是哀求着我。

我鄭重地對着墓前——感傷中覺得有一些腴腆地不自然。

「三姐——雲女士……」

我說什末好呢？我一肚子紊亂情緒發洩不出來。……我只有再行一個敬禮！

抬起頭來，半空中扶疏着的楊柳枝葉，已經染上五月黃昏的陽光金黃色的殘照了。斷續飛落着的白色的柳絮，突然趁着一陣輕微的旋風，怪叫人感到一種淒涼地，直繞着三姐的坟邊團團轉，就像不忍離開那黃土坵裏長眠着的孤獨的靈魂——也許是她不願意放走這渺小的絮絲兒末？

婚前

航利的龐大的身軀，不斷地衝過了白色的浪花兒，再衝過白色的浪花兒；讓尾巴把浪花兒劃分了兩道長流，再劃分兩道長流。——這樣，駛出了蜿蜒的白河，駛進了茫茫然不見邊緣的海程。肚子裏的機輪奏著『突突突』的單調而有節奏的『航行曲』。

一個、兩個灰白的海鷗，常常在茫茫然不見邊緣的海空裏展開了翅膀，像護送，也像永遠都在越納悶兒越要研究地，尾隨着這個科學界裏的怪物。

這個科學界裏的龐大的怪物，照例裝載了一肚子的人間歡喜、憤怒、哀怨、焦躁，等等不同的情緒；——時時都苦惱在憤怒、哀怨的情緒裏的胡小姐，就是一個。

她隨同着胡老先生、胡老太太佔據着一間二等艙房。現在，正躺在自己的床位上，可是翻來覆去地，怎末也睡不着；雖然那掛在牆上的電錶的時針所指示出來的，已經是應該睡眠的夜深的時候，兩個老人家都疲乏地在那兒睡着了，她却正讓一些紊亂的情緒糾紛着心神；就像被壓上了沉重的鉛，

釘上了尖銳的釘子，總是那樣地抑鬱、痛楚，她雖然捧着腦袋，掩着心房，也制止不住那些綜錯的激刺、紊亂的苦惱……她忍受不住了！她要把牠們驅逐出去，而需要着冷靜。於是她拿起了枕邊的一份日報來，要在報紙上找些輕鬆的材料，休息、休息精神上的創傷。

可是，她失望了：報紙並沒有使她心神上的紊亂得到休止、冷靜；反之，而越發助長了她的羞悔、悲憤；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游藝，甚至於廣告，消息居然都是於時局牽連着直接、間接的關係，而使她想到了那些受難的人羣，陷於羞痛的不安裏；一向理想的使命終於叫自己殘忍地放棄了，招惹得姊妹們那樣地失望、冷落……種種的不自在，胡小姐不敢再瀏覽手裏的日報了，趕忙把它們丟掉，她再痛苦地捧着了腦袋，依然讓那些綜錯的煩惱激刺着。

可是她到底，還是忍受不起這激烈的鬱熱、煩躁啊！猛然爬起身來，拉過大衣披在肩頭，走出了艙門。她要到外邊去清醒、清醒。

夜深的海上秋風迎頭打到她的臉上，分外覺得寒冷，當她剛剛走出了艙門，她忍不住地打了一個認真的冷噤。往上拉了拉大衣的領子，遮蔽一些脖子。風威襲着的海浪的顛蕩裏，船身失了均常的平穩，於是她的脚步也就把持不住安定，而像喝醉了酒般地，蹣跚地踱上甲板來，蹣跚地踱到船柵欄

前，伏上了她的瘦削的身軀。

可是，海上秋風的涼爽，依然沒有洗除了她的鬱躁！綜錯、悲憤的情緒，依然像一些固執的蛇，在盤剝着她的神經，心房……

她正把兩隻手臂「八」字形地分下去，憑撐着身前的船欄，仰起了腦袋；——夜深的海上秋風，飄呀飄地吹亂了她的髮絲，涼意有如冰錘的威力，襲擊着她的臉頰，以至於全身；可是她並不覺得這寒冷的壓迫，而像失掉了一切感覺，怪超然地，悵望着茫茫然不見邊緣的連着不安定的海；被不安定的海連着的夜空，四面八方地，都是黑暗、黑暗！夜空裏沒有星，倒是渺茫地有一個鈎子似的月亮的輪廓；那不是光，而是只那末一點兒灰白，跟最遠處的掙扎在風浪裏的孤獨的海燈一樣地慘淡、慘淡，非常地慘淡！

自然，『像』失掉一切感覺而怪超然的，並不是真格的失掉一切感覺，並不是真格的超然啊！

那末一些熟悉的面孔，又浮見在她的眼前了；這個、那個，沒有不跟她怨聲載道地……

是的，她還記得啓行前兩天的那個下午，曾懷着一顆羞愧、悲哀的心，趕到西站，參列在拉開了層

層擁擠的長列，以興奮的情緒送行的各界代表團的人羣中，恭送那些正實見着是自己原有的偉大的理想，而去實地工作的姊妹們的情形：當那末一些橫的、豎的、大書着『歡送熱情的天使們』的旗幟招展在空中，觸到眼臉，她雖然有一肚子的羞慚、哀怨，可是，總得承認自己畢竟作成了跟姊妹們一向所共同抱定的那神聖的理想的叛徒。她只有在良心上受着應有嚴重的懲罰，而隱忍接受着姊妹們的不諒解——噫！不是不諒解，是不應該諒解，她承認她認為她們那一派對她的怨聲載道是應該的教誨。她不敢，沒有餘地反對，假如姊妹們甚至於由於怨憤，而揍她幾個嘴巴。

作了那一羣姊妹們的領導人的志趣，從就要開行的列車的窗洞裏探出腦袋跟胳膊來，握着她的手，以嘆息的語氣嚴重地告訴她：

「姊妹們誰不盼望你今天跟我們一起去，救救那些在血腥的濠溝裏，受了創傷的苦人們！可是，想不到你終於叫我們失望了，你終於在狹隘的孝道裏屈服了，可是這是自私——以前的話，我算跟你白說了！可是，你原是個堅決的，能幹的人呢！姊妹們誰相信我們中國的奈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竟會這樣沒落得一蹶不起——噫，有些言重了，你是個快要作少奶奶的粉紅色圈了裏的新人了，不必再提這些舊話吧；說新的：我現在應該代表同行的姊妹們祝福你了，雖然我們也並不

是沒有一點兒不奇怪你，就是沉醉在粉紅色的生活裏，也竟然會丟下了理想的，而屈就這個厭煩的！

——噫我怎末又說起這個來了！幸而我們是，即刻就要往兩種不同的生活裏分別的好姊妹……

胡小姐忘不了：這一片話直等於千百根銳利的錐子在懲戒地激刺着她的神經；痛苦到極端，她一陣麻木地殭立在月台上老半天。前邊列車頭上一聲長嘯，才把她嘯醒了過來。她極力鎮定着自己，終於也沒鎮定住滿腔的悲憤的熱淚湧了出來，她並沒有什末辯白的餘地，可是她又急切地盼望着姊妹們在對她憤怒之下，務必賞給她一點兒憐憫的原諒、饒恕。

可是她剛剛掙扎着啓開了嘴唇，事實已經晚了！——連這一點兒希求都化做了泡影！——那個已經放開她的手，眼前蜿蜒得老長老長的列車已經沿着那不見盡處的鐵軌蠕動起來了！

她只有隨同着那些狂呼的熱情的送行者們一樣地伸出手來，高高舉着白色的手絹——可是任怎末招搖，也招搖不停，招搖不回來那被蜿蜒前馳着的科學界的怪物吞載了的姊妹們的面影。反之，而逐漸地由遠了而再遠；由再遠而消失了，消失了！

可是，並不能因為她們消失了，而使她落得腦子裏清閒！反之，跟着她們消失以後的時間的增進，却更時常真切地攪擾着她的神志，而越發溫起了那種羞慚、哀怨。現在雖然置身在茫茫的海上，黑暗

的夜裏，那些含怨的面影，話聲，又繚繞在她的眼前，耳邊了，而且逐漸在怨聲怨色裏，又增染了憤怒：

接着，接着，眼前，耳邊這些熟悉的怨憤的聲色，突然又換了一些陌生的了：那是另一羣，正是她在一向偉大的理想中要以最大的同情去救助，而結果竟殘忍地並沒有，並且還不顧了的，顛沛流離的受難者們！『你太忍心了！你欺侮了我們這般殘廢、寂寞的人！你的心，不是人類的熱情的，你沒有偉大的人類愛，你是奈丁格爾天使的虛偽崇拜者！我們……得到了什末？竟遭到了這樣的苦楚，又得不到一點兒同情地救護啊！』——連同那有如潮湧的憤怒的神情，再把她逼——深沉的羞愧、悲哀、恐怖中。整個的腦海都被攪擾在紊亂的委屈的風浪裏了，兩隻手連忙再抱住了腦袋，好像怕牠炸了。

不安定的夜風的鼓吹下，突起，突落波動着的茫茫然沒有邊緣的神祕的海上的嘯響，壓倒了宇宙間一切的安靜，一片地『嘩啦，嘩啦』——航利衝破着的浪流，沿着船身往後劃過，在深夜的黑幕下翻着明顯的白光，就跟一條咆哮的水龍一樣，澎湃着的漩花兒有如水龍活動着的足爪。這樣響澈的海嘯，這樣銳亮的浪花兒，漸漸在神祕中引起現在是孤獨的胡小姐的神經質的恐怖來了！可是她並沒有希望退出這種恐怖的環境，而且反似乎被牠征服了。那白色的浪花兒不停的澎湃，就像不停地朝她招着手——她打算一下子就躍身投了進去！她知道，這樣是可以馬上就洗盡了自己的紊亂

的煩惱的。

煩惱現在從紊亂中抽出來的一頭，是眼前又浮出了那另一個熟悉的，熱情然而怨憤的，年青然而憔悴了的！面容！她感動他的熱情，她滿意他的年青，她憐憫他的憔悴，可是她又多末難堪着他的憤怨啊！……

——不能原諒我，饒恕我末靜波！她淒楚地從創傷了的心的深處，迸發着低微的悲鳴：自然，事實我已經欺騙了你，是世界上最對不起你的一個人；可是我並不願意要這樣對不起你啊！我實在迫於掙扎不過那些高壓的勢力，才不得不這樣負了你呢！你知道我是絕不願意嫁給那個肥豬的啊！可是，誰能想到他竟那樣地糾纏呢！依舊一向驕慣着他的那個楊老頭子的勢力——他的爸爸，是我們家近十萬的債主呢，假如我不答應，楊家就會在物質上致我們一家於死地的，而在現代物質勢利高壓於一切的社會中，一旦物質上被致死，精神的生存也就會自然地毀滅呢！兩位老人家爲了逃避這種種致命的打擊，才那樣苦苦地要求我，允許這檔子『婚』事——我們欠着人家的不是？自然，這對於我，是最大的壓迫；爲了你，我極應該反對這種不講理的要求！可是，老人家們又都是那樣老的年紀了，爲生計掙扎了大半輩子，而並沒有遇到一點兒得意，他們全部的希望都放在我這個作女兒的身上！

假如這次我不遵從，使他們失望，他們半生兢兢掙扎得來的那點兒物質，就要整個地被迫破產是未必說了的；就是生命也會爲了這個打擊而保留不住呢！情形是這樣，我知道得很透澈可是我愛我的爸爸、媽媽，我不願他們爲了任何一個人的激刺而遭到物質、精神上的毀滅；何況還是爲了我！我就只好忍痛地應許這個無理的要求了！雖然我又是多末委屈我——我怎末說才好呢？感情到了這種境遇時期，就不能不這樣委屈着自己的衝動了呢！啊，我不必跟你再怎樣反復解釋了，似乎解釋不明白的！你肯原諒，饒恕我吧，靜波？你可以忘了我吧？如忘了一個死去已久的故人——本來我現在就是走着犧牲自己一切幸福的路子了，我相信我的驅壳不久就會離開這人世間的，可是我純潔的精神永遠是屬於你的呢，你不會爲了我的離開了你而感傷吧，靜波！怎末，你還是這樣的憤怒，麼？我知道正是你關心我才這樣地憤怒，可是你爲什末竟又好像忘了我一樣地，出來後快一年了，不回來，也不來封信呢？假如你早一些回來，或者我預先知道你在哪兒，我也許不至於這樣孤單地被他們壓倒呢？我會找到你要保護，要主意的，可是——你到底漂流到哪兒去了？生活可是安定的？受不受人家的欺侮呢？——靜波，我已經改做『憶冷』這個名字，而不是秋雲了；秋雲始終的靜波的，現在被他們劫奪的，受他們侮辱的已經是憶冷，而不是靜波的秋雲了呢！——你不會不理解『憶冷』這個名字的意義吧？

秋雲雖然屈服給了惡劣勢力，也永遠「憶」念着「冷」靜波的啊！我更不肯答應他們在P市把我買賣；因爲P市是我獲得了你的聖地，要我在聖地結婚，對象就得是你；而不是你，他們就得允許我到遠遠的地方去把我買賣！在我跟我的愛人結識的P市跟一個我所厭煩的東西結合，那是不能忍受的侮辱！我反對這樣污穢我們的聖地！幸而那些糊塗的人的糊塗還可以利用，同意了我這兩個條件，這也算得我生命的創傷中，一點兒慰藉呢！——你感傷我這點兒慰藉是空虛的吧？可是我孤獨的力量也止於這一點兒了。怎末，我現在逃避開這吃人的世界好末？好吧，我很願意遵從你的指示……這末着下了神經質的決心，悲痛中竟似乎頓然覺得了一陣輕快。於是她再注視着船身下澎湃着的浪花兒；情感到了堅決的時候，澎湃的海浪的神祕的恐怖現在已經感動不得她了！她知道：現在只要把眼睛一閉，身子往上，往前一聳，所有的恥辱、憂怨、悲哀，就會在片刻的漩渦兒裏完全解消了！她終於拋棄了一切，只要現實的死，死！——上牙狠命地咬緊了，下嘴唇，她全身的勁兒都運用在兩隻扶着船欄的手臂上，毅然地往上，往前聳躍起了瘦削的身子。

往上，往前，狠命地聳躍起了的瘦削的身子，可是又平安地落到了甲板上，是受了突然又是兩個熟悉的面容的阻止：那蒼老、憔悴、慈愛的神情；那急躁、驚疑、哀怨的口吻，哪樣兒都足以阻止她——

「死不得呀，孩子！你怎未能這樣？你再想一想，假如你尋了短見，是不是把誰的希望都給斷送了？表哥得不着你，舅舅準要照樣兒翻臉，——那末，爸爸依然得整個破產，爸爸跟媽媽就是不會叫他們折騰死，也要想你死的孩子，你還是忍耐，委屈到底，可憐可憐你這一向虛弱多病的爸爸媽媽的殘生吧！我們是怕冷，怕餓地把你小兒時候就把你撫養到這末大了的，你忍得這樣讓我們絕望末？」

「媽……」最大的感動，胡小姐哭出了悲慘的聲音來。挺了挺脖子，死的勇氣這就算完了。可是淚眼模糊着，她再沒有當前這樣為難過。他再木然地悵望着茫茫然沒有邊緣的，沒有光明，沒有溫熱，只有黑暗，只有冷酷，顛波着神祕的海程的深夜，深夜的海。

風，現在越發蹂躪着她的頭髮，衣服，淚珠兒了，殘酷的冷意越發進攻着她心靈的深處了。

一陣子的麻木，她倒感到了一陣子的清醒。一隻手伸進大衣的口袋裏——她要掏出手絹來擦擦臉上那沒有辦法的眼淚。可是，她又受了一驚。

一個奇特的觸角！

伸進衣袋裏的那隻手居然摸着了一件像是封信的東西！可是她明明白白地知道，並沒有這件

一類的紙張裝在衣袋裏呢！於是驚訝地掏了牠出來，對準了舵樓上射下來的慘淡的燈光，果然就是個白色的信封！雖然封面上並沒有什末字，可是兩個手指認真地按了按，裏面確實還有着幾張信紙！

——這是誰裝進來的呢？胡小姐非常對這封信件感到生疏。她以奇怪的意識往四下里注視着：四下里統統是無邊的黑暗，無邊的空虛，寂寞得連自己的影子也沒有。——是爸爸，是媽媽隨便裝進來的？可是從上了船，到現在，自己並沒有睡，大衣又不是穿在身上，就是堆在跟前，誰裝進去什末，自己準會知道呀。她知道得很清楚：沒有見着誰往她衣袋裏裝進過這封信，於是她不能不對牠的不翼而來發生最大的驚疑了。反過牠來，口兒並沒有封上，胡小姐當然懷着那一團的驚疑地把牠打了開來。——裏邊是兩張白色的信紙上，潦草地塗着似乎是熟悉的筆迹：

我始終戀着的，也曾經戀過我的秋雲——噫，現在我該拘束一些自己了——胡小姐。

七八個月以前，在一個暴風雨的夜裏，承你那樣熱情地惜別的第二天，我終於離開了古城，離開了當日還是我的愛人的你，到遠遠地到處的異鄉漂流——那時，你當然知道爲什末我要離開你的——現在我也沒有忘記：原來是企圖要達到我們未來的所謂美滿的希望，而去跟社會掙扎。

沒想到：漂流下去，到處都是嚴厲的失意——這冷酷的人間！因為怕你知道了我的失敗而傷感，跟其他情緒的，時間的不允許，我就沒有給過你一點兒訊息；這可以說：我對不住你；也可以說：正是我在愛你。我更是這樣想：以你，我間的情感，慢說才幾個月，就是幾年不通一點兒音訊，誰也不會跟對方發生生疏的；因為我們曾經那樣互相諒解過，熱戀着的不是我還記得；那天早晨你去送我，在列車快要出站的時候，你那樣懇摯地告訴過我：『你要好好兒努力！我祝你回來的時候，帶來我們的理想的成功；不過，萬一不如意，千萬也別灰心，我們的前途是不怕有什末坎坷的！記住：千萬別只爲我而耽誤了你的進展！不管幾年，幾月，不管成功、失望，我都會等着你的回來；雖然現在的感情，我並不希望你去放心吧。我等着你，我永遠都是你的！』縱然這兒有一個惡魔在時時想着劫奪我，我也絕不會屈服給他們，而負了你！』這實在使我感到說不出來的欣慰！我應該信任你，我鄭重地跟你握別了。

依然是當日的潦倒——我回到古城，事實才使我知道，了七八個月以前的，那不能不算，是甜蜜的我們的往事已經如煙、如雲、如夢，隨着時間的轉變而消了、散了、遺失了——那縹緲的往事，那是一週之前，當我懷着往日的熱情——現在才知道原來是個奢望——去拜訪你，

才輾轉從府上的門房那兒知道了你正跟那位——雖然是當日你『厭煩』的『惡魔』現在却突然成了驕子的——楊少爺籌辦着新婚的大典呢！自然，你們已經很久就訂婚了，可惜我知道得已晚，致祝賀的禮貌也就遲了一步！

這是一件趣味的事實呢！我已經打聽明白了：你跟楊少爺的新婚大典，竟而不在兩家世居的，親友衆多的古城，而遠遠地跑向生疏的異鄉的青島去舉行爲什末呢？自然我問不着：我，可是很替自己可惜：回來得這樣不湊巧！我應該晚回來一些日子，而等着歡迎你們才是——因爲我正是從青島回來的；在那個濱海的都市，我已經顛沛過兩、三個月了呢！——好在我是個清閒的人，現在我願意不顧這往返的疲乏，跟你同一個日子搭上了這同一的船裏來鄭重地送你一程，以表我恭祝你幸福的熱誠！——你也許要冷笑我這是無聊肉麻而感到厭煩末？可是你又哪里知道我是多末地愛着你啊！

正因爲我愛你，才始終覺得這樣意外地失掉你是我永遠的苦惱——我忍受不下去這苦惱的激刺！正因爲我忍受不下去這苦惱的激刺，我才絕對要擺脫掉牠，澈底地擺脫掉牠！——好在我已經是一個在冷酷的人間裏漂泊，掙扎了多少年月也都是失意的人，就讓他在這

失意中一蹶不起到底吧！人生的成功、幸福，原是跟我沒有緣份的，我很可以結束這份陷於激刺中的生命了；就讓我們的那已經像消了的煙、散了的雲、遺失了的夢的甜蜜的往事永遠消逝下去，在甜蜜的愛情圈子裏，做一個殘忍然而渺茫的陳跡吧。

啊！春蠶到死絲方盡，我始終也不會忘記那個——現在想起來——簡直就是這痛苦的現實的預兆：當古城那個暴風雨的夜裏，我們握別的前夕，爲了伴奏你婉轉的歌唱我會把這張永遠都隨在我的身邊的梵俄林意外地拉斷了一根絃！這斷了的絃是永遠也完接不上的了。正象徵着意外演變到如此田地的，我們的愛情！雖然你那永遠也不能再讓我聽到的婉轉的歌聲現在還縹緲地繚繞在我的耳邊……

以下，似乎還有幾行字句，可是胡小姐已經不能看下去了，潦亂得沒辦法的熱淚已經沒有節制地，哀怨地模糊了她黯淡的眼圈，久已深陷了的視覺。潦亂的淚水打濕了她的臉頰，打濕了她手裏的兩頁信紙；信上潦草的藍色的字跡大半都潤亂了。自然，用不着再往下看，用不着看那寫信人的名字，她也會知道這封打動着自己的哀怨、恐怖、急躁的信是誰寫下的了。

可是在無限的委屈、哀怨、恐怖、急躁的情緒中，她又湧出了一種愉快、希望來！他也在這個船上呀！

這實在是她生趣的絕望中意外遇到的救星，在深陷的黑淵裏意外得到的光明！她下了絕不再爲那惡勢力犧牲的決心，要自由返到她這光明的救星的懷抱裏。她是多末想望着愛慕着這光明的救星啊！他那思想，性情，風度，都可以牽扯住了這顆少女的心。她更向往着他那音樂的天才！她重溫起了七、八個月以前的那個夜裏，他爲她展覽着的音樂天才：

那時，他正用梵俄林給她奏着一隻帶安慰意味的等着我的歸來的曲子。那音律不同的三根絃上響出來的音調像一根無形的月光色的綫條，蛇一樣蜿蜒在幽靜的夜空裏，一種沈浮飄蕩的姿勢叫人維繫不定：似乎起先是平行的，接着一聲響起，猛然間就往高裏騰起了騰起，騰起，好像直要鑽到天頂的雲裏去，噲噲然就跟響在神秘的夜空裏的點點星羣的笑渦兒裏一樣。逐漸地騰起，騰起，還要往上騰起，往上蜿蜒地騰起，有如炊烟的繚繞，可是比炊烟清明。一個轉折，它又往下落了，落落，再落到平行綫上——縱的蜿蜒變成橫的，往前進，進，進，像曲折的清溪在曲折地流水，而進中有退，退，退，像溪水的倒流漸漸地，綫條再往下落，落落，更往下落了，似乎要落進地層下裏去，像天空沉下了一顆流星，可是絕沒有流星落得那樣急促；流星不如它落得那樣婉轉。正以爲它要落得消失了踪影，却又漸漸地昇起來了，往上，往前，往後，依然是那末彈性地飄蕩着——猛古丁地一翻騰，誰都會認爲它還要

鑽進星空了，它可是又猛古丁地往下落呢。落中似進又退，而落下來的那種姿勢是那樣熨貼着人的神經，那無形的綫條是那樣不定地起、落、進、退，那抑揚的絃音聽來也就有時候覺得遠，有時候覺得近；近得像就響在人的耳邊，可是絕不覺着喧嚷，而是那樣地愉悅；遠起來呢，那音律就像跟人隔上了十萬八千里路，可是絕不會讓人的聽覺忘掉它，是那樣在遙遙地悠揚着，有如一隻細羽在絮絮地撩撥着人的心田，癢癢，而癢癢得受用，就好像在望着一片無邊的皎潔的月光，浴着一流不斷的清靜的溪水，那末受用。蜿蜒在幽靜的夜空裏的這根無形的月光色的綫條的音律的起、落、進、退，不管是怎樣地自然，猛然，統統能叫人忘記了一切的煩惱，——雖然在煩惱的忘記上會有一些曲折的繚繞，——而代替以無限的愉悅。所以胡小姐就是流着傷感的眼淚，也會讓一個非常會心的、欣慰的微笑，偷偷地飛上了她的兩片櫻桃紅的唇角兒上。

挺突然地，「崩」的一聲，梵俄林斷了一根弦！在緊跟着中止了抑揚的琴聲中，兩個人都吃了一驚。胡小姐瞪大了眼睛，慌張地瞪着冷靜波同時也瞪大了起來的眼睛。

又是「崩」地一聲響，兩扇玻璃窗子已經從外邊被推了開來：一陣寒風衝進，夾着幾十根落到臉上，怪冰得荒的硬雨絲兒窗外，神祕的夜空已經失去了原有的靜朗，皎潔的星月，而是一片烏雲低

壓着的天下，風跟雨結了瘋狂的盟，發作着瘋狂的威嚴，形成一個恐怖的魔網了！暴雨就像幾千百萬根鐵絲似地在狂風裏折成幾千百萬節彎子，沒有任何顧忌地落下來，越落越起勁兒，嘩啦啦地片刻間，院子裏邊的積水已經可以行駛划子了。遠處的天邊，逐漸轟隆轟隆地滾過一陣雷聲越滾越近，越近越顯得轟隆轟隆的，就像木板橋上滾動着幾個龐大的鐵球，而人正在這架木板橋底下呢，聽得那末迫切——雷聲已響到屋頂上了，猛古丁地一道雪亮的電光閃過，黑暗中院子裏黑烏烏的樹影、花影，跟垣頭、房頂的輪廓，一時就都照得挺油綠、鮮豔、明亮、潔淨，跟着「卡岔」地一聲震動，就像崩壞了世界上最高陸的山峯那末一個霹靂擊來，整個古城之夜的電燈都被襲擊得失去了光明——屋裏的空氣頓然緊張了起來。——突然又是一道雪亮的電光閃過，直要射進窗口來，於是在片刻前突然黑暗了的屋裏的一切就跟着這一道電光恢復了光明；可是只一會兒就過去了。緊接着仍然落下來，又響來一聲更顯得重大的霹靂：「卡岔！」整個古城都似乎遭到了世界最末一刻的到來。

胡小姐「哎喲」地一聲恐怖，兩手顫抖地抱着自己的蓬鬆着波浪式的長髮的腦袋，尖銳着眼睛，失神地倒在心弦也在悸動着的，冷靜波的懷抱裏……

七八個月以前的往事彷彿就是昨天的。——可是只要投進靜波的懷抱裏，就可以馬上獲得排除一切不如意事的慰藉。她毅然地要返回這光明的救星的懷抱裏去！她擺脫着哀怨的現實，讓心緒裏追尋着那愉快的享受。

可是，她並沒有忽略了這封信帶給她的恐怖跟焦躁！於是情緒再陷於慌亂裏。可是她掙扎地鎮定着，而慎重地注視着四周；——她揣測，希望着那救星一定會隱身在這四周的某一個角落裏；「他也在這個船上呀！他回來了！」可是——

四天皆空，胡小姐還沒有擺脫掉現實的哀怨、喜歡、恐怖、焦急的紊亂的心緒！
驀然打斷了她這勉為其難的鎮定的，是從背後傳過來竟是那末慘絕的一聲——

「秋雲」

連忙回過腦袋來，胡小姐又遭到了一個新的驚慌：船欄的那一端，果然發見一個修長的人影！沒有，她沒有因為淚水的遮掩而看得模糊。她更看得明白：就像閃電似地，那人影——提着一件東西——倏然向外躍了起來，——是一種無限絕望、悲慘的姿勢，躍過了船欄以外，投進了茫茫然沒有邊緣的神秘、黑暗、恐怖的嘯動着風浪的海裏！

她本能地認識了那個影子。「靜波！」一聲是人間最悲哀、最絕望的慘叫，她蹣跚地追趕到船欄杆那一端：——假如不是白色的鐵柵欄還算結實，也許攔擋不了，而會讓她追趕過甲板以外，那種急勁兒！憑着船欄望下去：到處都是響嘯的、黑暗的、恐怖的澎湃的浪花兒！澎湃的浪花兒！哪兒還有靜波的影子！絕望的瘋狂再紊亂了她的神經跟手脚。雖然她還本能地沒有忘記了應該喊叫「救命」可是「救——」只慘弱地叫出了這末一個並沒有實用的字來，連她自己也模糊地陷於不救的狀態裏了！最激烈的傷痛、恐怖、最慌亂的急躁、哀切已經攪失了她就受了複雜的激刺的神經的一切知覺，掙扎的疲乏已經耗盡了她忙亂可是沒有準主意地忙亂的手脚，跟虛弱的喘息的支持機能，整個的身子都由極端認真的顫慄中癱軟了下來，一下子就跌倒在甲板上了。

假如有個光亮，很可以照出現在她散亂的髮絲下，那無限焦躁，哀怨的皺起了的眉毛下的半閉着最悲慘、最絕望的眼睛的瘦削的臉頰的蒼白——那樣恐懼的蒼白！縱橫模糊着淚痕的蒼白的臉頰因為是半仰着的，就更被打上了冰涼的水點子；冰涼的水點子也打濕了她的髮絲、肩膀、手脚、全身——當前滿佈着烏雲的海空已經消失了那渺茫的一鈎月色，而驟然間落下了雨來，雨點子由短促的稀疎而似乎永遠的密切起來，恐怖地滂沱着不平靜的海，不平靜的船，不平靜地僵臥着的胡小姐。

——猛烈的勁兒，就像要瀾盡人世間一切感情的絲紋。

同時，冷酷的深夜的海上秋風，也在紊亂的速率裏越發地咆哮起來了，助虐着滂沱的雨脚，翻騰的海波；波浪瘋狂地浸濺了顛蕩的船面，到處都是水流、水渦兒。風捲怒波顛蕩了船裏所有人物的安靜；行李到處滾動、響亂；人們是一會兒腦袋朝東、一會兒腿脚南向，躺着的硬不自然地站了起來，一會兒又把腦門子倒豎下去！惡心、嘔吐、恐怖、哭號，一片慌亂的聲音達於艙外，可是並掩飾不住風雨的瘋狂。茫茫沒有邊緣的沒有光明，沒有溫熱；只有黑暗，只有冷酷的神祕的宇宙，到處都是顛蕩、恐怖、顛蕩、恐怖。騰伏掙扎在這樣風雨飄搖中的航利，就像失掉了唯一生存希望的羅盤，——雖然已經預定了此行的航線，可是這瘋狂的現實，又似乎讓牠非常為難着：到底要渺茫地漂泊到哪兒去呢。

英 漢 對 照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孔子之學

(第一集)

語堂先生之著作久為中外人士所稱贊，本書
係林氏之心血傑作，向為歐美人士所愛讀，
特將讀書譯成英漢對照，并註有詳解，俾為
研究英語者之南針也。本集定價一元八角。

代銷章程 函索即寄

著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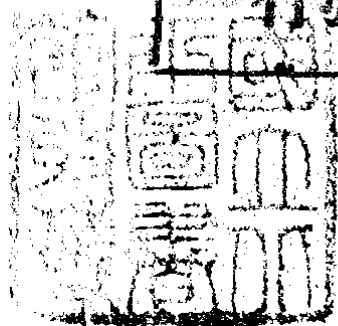
幽默小說選

本趣任且取
書任且取
輕任且取
字一任且取
快手。輕任且取
你快手。輕任且取
特手。輕任且取
價不。輕任且取
國釋。輕任且取
幣。輕任且取
一也。輕任且取
元。輕任且取

第二集孔子之學

准於十一月份出版

一 流 書 店 發 行



胡風文學叢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司徒

出版者 畏立書店

上海愚園路四五二弄

發行者 朔風書店

經售者 五州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三二一號

實售者 國幣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刊行

82
176224

82

176224

